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六】

徐醒民居士講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楞嚴經十八 目錄

二五八、即時如來將罷法座。於師子牀。攬七寶几。迴紫金山……一
二五九、佛告阿難及諸大眾。汝等當知。有漏世界。十二類生……一九
二六〇、汝輩修禪飾三摩地。十方菩薩。及諸無漏大阿羅漢……三五
二六一、阿難當知。汝坐道場。銷落諸念。其念若盡……五三
二六二、阿難。復以此心。精研妙明。其身內徹。是人忽然於其身內……六九
二六三、又以此心。精研妙明。觀察不停。抑按降伏制止超越……八五
二六四、又以此心。成就清淨。淨心功極。忽見大地十方山河……一〇一
二六五、阿難。如是十種禪那現境。皆是色陰用心交互。故現斯事。……一一七
二六六、若魘咎歇。其心離身。返觀其面。去住自由。無復留礙……一三五
二六七、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前無新證……一五三

二六八、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新證未獲……一六九
二六九、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自謂已足……一八五
二七〇、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於明悟中……二〇三
二七一、阿難。如是十種禪那現境。皆是受陰用心交互。故現斯事。……二二一
二七二、阿難。彼善男子。受陰虛妙。不遭邪慮。圓定發明……二三九
二七三、阿難。又善男子。受陰虛妙。不遭邪慮。圓定發明……二五七
附講表……二七五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（十八）

徐醒民居士講　研學小組記

第二五八講

即時如來將罷法座。於師子牀。攬七寶几。迴紫金山。再來凭倚。普告大眾及阿難言。

現在念的這段，完全講修行必須注意的事情。這部經先把學佛的道理以及修行的方法說得很清楚，也說得很詳細，可以說全部的意思都說完了，後面再說什麼呢？真正要修持是很不容易的事，無論學那一宗，沒有下真正的工夫，看不出來，真正下工夫的時候，很多障礙就來了。所以後面開始講這些障礙，經文裏講的是魔障，你真正修行的話，魔障就來了，如果這些魔障不把它辨別清楚，你修普通法門，甚至於念佛，也很麻煩的，所以後面講如何辨別什麼是魔障、什麼是正法，這個非常重要。往後的一大段經文，就是教我們學佛的人辨別魔的種種這些情形，這樣才能避免法不被魔破壞。

經文說：「即時如來將罷法座」，「即時」指什麼時候？前面釋迦牟尼佛因為阿難尊者請問：地獄眾生是什麼業報？受地獄業報的時候，地獄是不是同在一處？佛因為他這麼一問，不但講地獄，就一齊講七趣，七趣就是普通講的六道眾生，再加一道神仙，合起來就是七道眾生，這裏講七趣，用很長的經文講完了。「即時」就是講完七趣這個時候，「如來將罷法座」，既是把七趣都講完了，應該可以結束了，「罷」是休止、休息，講法的法座可以作個結束了，所以將罷法座。「於師子牀」，「師子牀」是佛所坐的牀，所謂牀，不是我們現在睡眠的牀，坐的座位也叫牀。師子的「師」跟老虎、獅子的「獅」是同一個字，我們現在學的，在左邊加一個犬字邊，在經文裏就用這個師，這個師子就是山上的獅子。我們中國講老虎是萬獸之王，在印度，獅子是萬獸之王。獅子既是萬獸之王，拿這個來比喻—佛是萬法之王，所以佛坐的牀座叫作師子牀。佛在師子牀，「攬七寶几」，「几」是茶几這一類的，佛在說法的時候，前面有一個案子，就是桌子這一類的，這叫几，講「七寶几」，表示非常珍貴，也可能是七寶作的，「攬」是用手接觸，就是取，這裏是按的意思，佛的手按著七寶几。

「迴紫金山」，「紫金山」是形容佛的身體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丈六金身，所謂丈六金身，是我們凡夫所能見到的，比我們凡夫身體高，但不會太懸殊。如果是大菩薩，所見的就不是丈六金身，那個報身佛就高大了。這個丈六金身，是我們凡夫眾生可以看得見的。所謂金身，佛身上的顏色是金色，這個佛身就如同紫金的一座山似的。我們中國內地也有紫金山，拿這個形容佛的丈六金身。「迴」是轉身，用佛眼看一看全部的人，「迴紫金山」形容佛以圓光來照法會大眾，佛的圓滿光明能夠普徧照一切地方，佛看一看法會的在場大眾。「再來凭倚」，「凭」就是憑，再憑藉、倚仗法會上所坐的法座，「普告大眾及阿難言」，然後普徧地告訴法會上的大眾以及阿難說。

這是另一大段的開始，經文裏的記載，這個時候，佛需要繼續告訴大眾後面的開示，這一段跟前面有些不同。前面無論那一大段，開始的時候，或是阿難尊者啟請，或是在法會上的其他菩薩或弟子來啟請，但是這裏沒有啟請，所以祖師注解這是無問自說，沒有人問，釋迦牟尼佛主動地來說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後面這些問題非

常不容易懂，一般修行的人如果沒有真實修行，後面這些事情都很難了解，因此提不出問題來。既是提不出問題來，佛為了修行人不要被魔來破壞，所以沒有人請問，佛就主動告訴在會大眾。普告大眾以及阿難，說什麼呢？下面就開示：

汝等有學緣覺聲聞。今日迴心。趣大菩提無上妙覺。吾今已說真修行法。

由這裏可以想到，釋迦牟尼佛真是慈悲，慈悲到極處了。他告訴大眾以及阿難尊者說：「汝等有學緣覺聲聞」，這是告訴在會的大眾：你們這些有學的緣覺、聲聞。「有學」就指還沒證到羅漢果的緣覺、聲聞。有學後面接著「緣覺聲聞」，普通講緣覺有兩種—一是緣覺、一是獨覺。在佛的時代，遇到佛，跟佛學，那叫緣覺；沒有佛在世間的時候，他自己根據過去所學的，有很好的基礎，到這一生的時候，他自己單獨地來修持，看到自然界飛花、落葉這些生滅法給他一種啟示，他自己就能悟道了，這叫獨覺。「緣覺」是有佛在世間的時候，他叫緣覺，緣覺跟聲聞有些不同，他的領悟能力比聲聞強一些，所以叫作緣覺。「聲聞」是小乘人，學小乘的從證初

果、二果，以至於證三果的時候，都叫作有學，還要繼續學習，到了證四果，證到羅漢果，這叫作無學。這些緣覺、聲聞都還是有學。「今日迴心，趣大菩提無上妙覺」，實際上在這以前，就迴小向大了，「今日」怎麼講法呢？這句話跟上面連了起來，意思就是說：你們這些有學的緣覺、聲聞，今日你們都已經是迴心趣向大菩提無上妙覺的人了。從這個語氣裏可以知道，他們這些緣覺、聲聞，不是釋迦牟尼佛講這個話的時候才迴小向大，而是過去早已經迴小向大了，加「今日」就是說：現在你們都是曾經發迴小向大的心了。這樣上下文一貫通就知道了，過去都已經發迴小向大的。

「趣大菩提」是這些有學的緣覺、聲聞，跟釋迦牟尼佛學了以後，覺得專門學小乘是不夠的，要成佛必得發大菩提心，「菩提」是覺，「大菩提」是大覺，成佛的時候稱作無上妙覺，佛就叫無上正等正覺，在這裏講「無上妙覺」。我們人人本有的真心都是無上妙覺，世間任何一法、我們任何眾生，都比不上這個真心，凡夫起的任何心都比不上，而任何一個凡夫都有這個無上妙覺，本覺都是這樣。學佛就是

把無始以來不覺的障礙（這些無明）去除，去得乾乾淨淨的，這個無上妙覺完全開發出來，這就成佛了。所以發迴小向大的心，趣向大菩提是趣向大覺，就是將來要成就無上妙覺，成就無上妙覺也是本來就有的，修持的法是把所有的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全部斷除得乾乾淨淨，無上妙覺就完全顯出來了，這個心你們過去已經發了，現在你們都是這種發心的人了。

佛告訴在會大眾以及阿難說：「吾今已說真修行法」，「吾今已說」就指前面說的這些法，前面說什麼法呢？就是找到了真心，說明三種如來藏—空如來藏、不空如來藏、空不空如來藏，總說一句就是我們的真心，也就是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這個理說清楚以後，接著就講修行，講二十五圓通就是二十五個圓通法門，其中有兩種—一個特別法，就是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；一個是〈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〉，觀世音菩薩特別教人家反聞聞自性。反聞聞自性是什麼呢？一切向自己內心裏去覺悟，一切向自心中求，不要往外面攀緣，外面的一切法都是乍生乍滅的。所謂乍生乍滅是什麼呢？不懂這個道理，以為我們的地球始終是這個地球，太虛空裏

的太陽一直是那個太陽，其他星球也是如此，認為很實在的，很現實、很可靠，其實按照佛法的覺悟法來看，就是乍生乍滅的，把握不住。整個地球、一切日月星辰，都是如此，何況我們人世間？人類社會的組織、作帝王將相，就算是現在全世界列為第一等的大財主，這些有什麼用？一轉眼就變化，不可靠。不覺悟的人始終不相信，必須要覺悟，覺悟了才能修行。說到觀世音菩薩，他的法門就是反聞聞自性，外面一切的法不要攀緣，不但不要主動攀緣，就是世間最貴重的帝王權力交給你，你也不要貪求那個，全世界所有的財寶都送給你，你也不要。送給你也有條件，我把這個送給你，你不要學道了，你幹不幹？真正覺悟的人，你把全世界的財寶送給我，不要我修道，我寧願修道。為什麼呢？修道可以解決生死問題、可以了生脫死，我要全球所有的財寶，我還沒使用，還沒享受，一口氣不來，我這個人身早就沒有了，這樣說起來，那個重要？還是修道重要。想到這個道理，就是世間萬法不可靠，不要攀緣。不要攀緣世間萬法，然後你才能夠反聞聞自性，一切向自己內心求，向自己本性上求。

「真修行法」就是反聞聞自性的法，我們念佛法門，總原則也是這樣。我們在娑婆世界，我們現在的工夫很難用得上，要斷惑、破除無明，很難。我們要換換環境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西方極樂世界那個環境好，不像我們這個世界，你要修道，電視裏、網路上，處處教的是殺盜淫妄，把我們要修道的心理擾亂得一時一刻也不能定下來，所以在這個世界修道難。到極樂世界多好，風的聲音、鳥的言語都是教我們學道。所以換了環境，也是要反聞聞自性，到那個時候自自然然的，一切都是向自性中求。我們在這個世間反聞聞自性，不是這一生就能成就的，到了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就，雖然一生成就，總原則還是反聞聞自性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裏講「吾今已說真修行法」，真修行法就是反聞聞自性，這個法前面已經說過。既是真修行法已經說了，下面還說什麼呢？

汝猶未識。修奢摩他。毗婆舍那。微細魔事。魔境現前。汝不能識。洗心非正。落於邪見。

這是接著上面講，雖然我說了真修行法，你們也聽到了，聽到了當然就照真修

行法來修，可是「汝猶未識」，你們還未識，還不了解，不了解什麼呢？「修奢摩他，毗婆舍那」，這是兩樁事情。「奢摩他」是印度文的名字，照原來的音譯過來的，就是修定功、修大定的；「毗婆舍那」是修觀的。分開來講，一個修定、修止，一個修觀，止觀合起來講就是修大定。雖是大定，「奢摩他」指的是什麼呢？指自性之中本來就有的定，這個名詞的意思是：我們每個凡夫眾生，本性裏就是奢摩他，就是大定。因為我們凡夫眾生不覺悟，有這個大定自己不了解，他不能用這個大定，到處追求這個、追求那個，全是追求外面生生滅滅的假東西，真實的東西是大定中一切具足的，他不懂。上一句講自性本來就有「奢摩他」這個大定，下一句講「毗婆舍那」就是觀照，非常微細地在觀照，不是普通的，用很深的工夫。既是觀照，那些法對、那些法不對，觀照得很清楚，工夫用得上、用不上，也觀照得非常清楚。合起來這兩個名詞，一個是教我們明瞭本有的自性中就有大定，這叫奢摩他；一個就要微密地來觀照、來修定工夫。一個是自性定（奢摩他）、一個是修定（毗婆舍那），在修的時候，把上面那句話連著讀下來：「汝猶未識」，汝猶未識什麼呢？「微細魔事」，你在修大定的時候，這當中有很多微細的魔事情。你不修定，那就是我

們普通凡夫眾生，終日都在魔事當中，我們跟魔是成天在一起，魔不會找來的。真正修定功，定功修成了，魔子魔孫就少了一個人，多一個修道的人，多一個成就道業的人，魔覺得他的眷屬又少了一個，所以誰要真正修定、修道的時候，他就來破壞你，你的工夫愈是用得深，魔事情也愈是微細，微細到不明瞭道理的人幾乎認不得。所以上面講「汝猶未識」，你真正用工夫修大定的時候，那些微細的魔事，你們都還不知道。這句話是這個意思。

既是你們對微細的魔事都還認不得，「未識」就是不認識，「魔境現前，汝不能識」，釋迦牟尼佛說：我恐怕你們在修大定的時候，那些魔的境界出現了，出現在你們面前，而你們不能夠認識。不認識會怎麼樣？「洗心非正，落於邪見」，「洗心」是什麼？前面講發心修無上妙覺，要把自己本有的無上妙覺顯示出來，怎麼顯示法？我們無始劫以來就是不覺的，我們原來就是不覺，不覺什麼呢？就是不覺悟我們有無上妙覺。現在發心要把無上妙覺開發出來，那就要把這些不覺的無明統統破除掉。怎麼破除法？無明在那裏？大家又不懂，所以佛用種種比喻的方法來說。你

不懂，這個心好像有很多污染的東西，你要用清淨的水把污染的東西洗掉，把那個洗掉以後，你清淨的心就顯示出來了，所以叫作洗心，這是比喻的話。真正說起來，懂得佛法的道理之後，再按照道理去修行，修的是什麼？就是把心裏的那些貪瞋癡慢疑，這都是很粗淺的枝末無明，由粗淺的到很微細的，到了根本無明，破除這些貪瞋癡慢疑，一直到根本無明，這些叫作垢。拿一個字來講，就是污垢的垢字，洗心就是洗除障礙、染污真心的垢，洗的水是什麼呢？就是佛法—用功的方法、入定的方法。明瞭佛法的道理，就如同以清水把染在心上的塵垢—就是貪瞋癡慢疑、無明這些東西，把它洗刷得乾乾淨淨的，這叫洗心，洗心就是在用工夫。「非正」是什麼？假使你不明瞭這個理，魔到你面前來，你不認得，你雖是在洗心，什麼是魔、什麼是正法，都不了解，這就非正了，辨別不清楚。什麼是正的？什麼是不正的？你沒有辨別能力，這就「落於邪見」，修著修著，往往落入到邪見，「邪見」是不正確的知見。有了不正確的知見，你修的工夫再好，知見不正就落到魔道裏去了。

洗心的總原則，就是洗心中一切的塵垢，塵垢就是一切的相，一切法門都不能

著相。我們念佛的人，見到阿彌陀佛的佛相，我們認為是好境界，雖然沒有見到佛相，心裏清清楚楚在念佛，心裏不亂也是好境界，念佛的人不管見佛、不見佛，心裏只要念得清清楚楚的，安然自在地念，這就好。但是普通法門，無論那一宗，都不能著相，《金剛經》裏講得非常清楚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禪宗都要研究這部《金剛經》，這句話非常重要。因此參禪的人常常講：「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」，天魔也好、什麼魔也好，天魔以奇形怪狀的惡相現出來，也要斬這個天魔，即使現出一個天女，非常美好的相出現，也要斬，一切掃除。不但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，出現佛相，也要破除。禪宗是用這個工夫，就是一切不著相，凡是修定功，一切現象，不管好的相、不好的相出現，都要破除，任何普通法門都是如此。我們念佛法門，佛相出來是好境界，雖是好境界，我們心裏不要求，只管念佛，念成功，自然就出現，出現的時候，我們的心裏還是不要亂，這就好，心裏一亂就不行。

這裏講「洗心非正」，就是不知道總原理，一旦整個入定，有了工夫，突然出現佛相，或者是天女，心裏一被相擾亂，整個定功就破壞掉了。或者沒有出現這些

現象，定功一發生，有了定功，這個定功的心理，得了這個定的時候，心裏知道，那就不是我們凡夫眾生這個亂心—心裏亂糟糟的心，我們很煩惱，整天這個亂心在煩惱。得了定功的時候，非常輕安自在，輕安自在這個境界就執著，認為這是得了定功，甚至一步一步到很深的工夫，就把定的境界執著不肯放棄，有這種執著又不行了，又入到邪魔外道上去了。所以佛家真正講，你就算入了非常深的定，這個定的境界，你還不能執著。這樣才知道，洗心的時候才不會非正、才不會落於邪見。但是要如何避免非正、避免邪見？後面講辨魔，辨魔的總原則就是要不著一切相。下面正式舉那些是魔的境界。

或汝陰魔。或復天魔。或著鬼神。或遭魑魅。心中不明。認賊為子。

魔是很多，這裏舉出幾種：「陰魔」是我們人人都有的，後面就講那些魔，這裏總歸起來說，魔有普通的、分別的講，普通講陰魔，後面講五十種陰魔都是。我們眾生都有五蘊，也叫五陰，五陰是色受想行識—色陰、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，這五個陰，每個陰有十種魔，共五十種陰魔，這統統叫作陰魔。分別講，色有色陰

的陰魔、受有受陰的陰魔，後面講得比較詳細。在這裏要了解什麼呢？色陰、受陰，這些還沒到天魔這一類的，到了想陰以後，才有天魔、鬼神這一類的，招來那些魔，這到後面會一條一條地再分析。

佛說，你們既然沒有能力認識那些魔境，「或汝陰魔」，或是你自己的陰魔（五十個陰魔），「或復天魔」，或是外來的天魔，「或著鬼神」，或者著了鬼神魔（鬼神魔也是天魔這一類的），「或遭魑魅」，魑魅在前面講過了，深山裏面鬼怪那一類的，來擾亂人的。你們遇到這些的時候，「心中不明」，心裏沒有正確地認識這些魔，心裏就不明白了，不明白的時候，什麼是正的、什麼是邪的？統統不知道，這個時候免不了「認賊為子」，他是外來的賊寇，你就把他當作自己家中的兒子。認賊為子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自己糊里糊塗，自己不明白。「子」代表自己本有的，「賊」是外來的，外來的一切相都是賊，如果不了解這個道理，把外面的，不管是壞境界、好境界，你只要一著相，那就認賊當作自己家中本有的兒子，就是認賊為子。講到實際上的道理，就是修定的時候，修到什麼程度，入了定的境界，就把那個境界當

作真實的法。我們常常聽到祖師講：「未得謂得」，你沒有得到真實的境界，那個假境界現前，你說你得到了：「未證謂證」，你沒有證到本性，就認為已經證到本性了。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。下面釋迦牟尼佛就舉事實來說：

又復於中。得少為足。如第四禪無聞比丘。妄言證聖。天報已畢。衰相現前。謗阿羅漢。身遭後有。墮阿鼻獄。汝應諦聽。吾今為汝子細分別。

佛說：「又復於中」，在這其中，這些認賊為子的人，他「得少為足」，得了一點少少的境界，他就滿足了，認為這是完全得了道。這怎麼說？舉出一個事實：「如第四禪無聞比丘」，有個比丘，這前面講過的，無聞比丘對佛法的理聞得很少，他的興趣只在修定功，不願意研究佛理，這是無聞比丘。無聞比丘興趣在修定，他修到第四禪了，修到第四禪的時候，他就妄言了，妄言什麼？「妄言證聖」，證到聖人境界了。他怎麼妄言證聖呢？他證到初禪，認為證到初果了，定工夫到二禪，他認為證到二果了，到了第四禪天，他認為已經證到四果羅漢了。其實別說到了四禪

天，就是到了四空天的非想非非想處天，他不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的話，他的禪定工夫到了非想非非想，還是不行，還是沒有出六道。這個無聞比丘到了第四禪天，他妄言已經證到四果羅漢了。

雖然證到第四禪的禪定，那純粹是凡夫的定功，到了「天報已畢」，「天報」是第四禪天的定功維持到一定的時候，定力消失以後，就是天報已畢了，這個時候「衰相現前」，定功一失，衰敗的氣象又要轉生，又有生死了。他就起謗—「謗阿羅漢，身遭後有」，佛講證到阿羅漢，就不受後有，不受後有就沒有生死，就一直在涅槃的境界，永久就是這個境界。他說：我已經證到阿羅漢，現在又有後有、又有生死，可見佛說不受後有，那是騙人的，那是假的。這就是謗法，就憑這句話「墮阿鼻獄」，「阿鼻獄」是最痛苦的大地獄，就是無間地獄。他為什麼墮到阿鼻地獄？就是由於不認識魔境、不認識什麼是真正的禪定，他才構成謗法。

說完這個事實以後，釋迦牟尼佛就告訴在會的大眾以及阿難尊者說：「汝應諦聽」，你們大家應該聽好、聽清楚，「諦聽」是好好地聽得清清楚楚。「吾今為汝子

細分別」，我現在為你們大家仔細地分別，「分別」就是辨別，子細的「子」字，我們現在學的，在左邊加個站人邊—仔細，仔是俗體字，真正的「子細」是這個子字，在經典裏就用這個字。我為你們非常仔細、很精密地分辨那些魔事。釋迦牟尼佛講了這番話以後：

阿難起立。并其會中同有學者。歡喜頂禮。伏聽慈誨。

這是這一段結束的話，「阿難起立」，阿難是當機眾，聽佛講完上面的開示之後，他就起立，「并其會中同有學者」，除了阿難以外，還有會中那些大眾，「有學者」照映前面那段話。大家一同「歡喜頂禮，伏聽慈誨」，大家頂禮之後，歡歡喜喜地聽釋迦牟尼佛慈悲的教誨。

第二五九講

佛告阿難及諸大眾。汝等當知。有漏世界。十二類生。本覺妙明。覺圓心體。與十方佛。無二無別。

上回講到釋迦牟尼佛不必經過弟子請法，無問自說，主動地告訴在會大眾，學大定的時候會著魔的種種事情，佛要很仔細地告訴在會大眾，所以阿難尊者以及在會大眾就一心準備恭聽。現在講佛正式地告訴在會大眾了，下面就把著魔的詳細情況告訴大眾。

看經文：「佛告阿難及諸大眾」，「諸」指楞嚴法會裏的大菩薩、常隨弟子，釋迦牟尼佛告訴他們說：「汝等當知」，在會所有的大眾，你們應當要知道、要了解。了解什麼呢？「有漏世界，十二類生」，「有漏世界」是凡夫眾生的世界，所謂有漏，講法很多，這裏有兩種講法，各別說或者同時說都可以，第一種講法，「有漏」是有煩惱，一切凡夫眾生都有煩惱，因為有煩惱，就漏到生死的有漏世間，凡是有煩

惱，死後就要輪迴生死；第二種講法，一切凡夫眾生都是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這都是有漏的。這兩個意思都講，那就是一切有六道輪迴，起惑、造業、受報這些世界，「世界」指的是依報—有漏的依報，生死凡夫所住的世界。這個世界裏有那些眾生？有「十二類生」，就是胎、卵、溼、化、有想、無想等等，一共有十二大類。首先說出來依報的世界、正報的十二類眾生。

講有漏世界、十二類生，要說出依報、正報的來源，什麼來源呢？「本覺妙明，覺圓心體」，這兩句話是說：上面講的世界、十二類眾生，由本覺（本來就有的覺性），這個大覺的覺性是妙明，最妙也最明的，本來就是妙、本來就是明的，「本覺妙明」妙明到什麼程度呢？就拿覺字來講—覺圓，覺到最圓滿，這是心的本體，心的本體就是本覺，既妙又明，而且覺悟到最圓滿的，這是每個眾生心的體。這兩句話一直念下來，不要分成兩句。一切的十二類生，包括他的依報，他本來的覺就是妙明的覺悟、圓滿的心體。這個心體「與十方佛，無二無別」，十二類眾生的心體，與十方世界的佛（已經成佛的人），無二無別，沒有兩樣，也沒有分別。

這幾句話要注意的是：這是講本覺，本覺是我們每個眾生本來的覺性，第二句覺圓的圓字重要，就因為每個人的覺性本來就是最圓滿的，因為最圓滿，他才與十方佛無二無別。同一個覺性，假使沒有圓滿，還有欠缺，那就不是本覺。比如我們學佛，我們根據佛法，有一點覺悟，我們的覺悟沒有圓滿，我們的覺悟跟已經成佛的覺悟當然不同。這個覺圓是本來覺，因為這個關係，所以與十方佛無二無別，也就是其他經裏所講的：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」，不但已經成了佛，未成佛（我們現在都是未來佛）都是同一個法身，同一個法身就是本覺圓滿的心體。這裏講無二無別，專門指心體來講的，事實上我們現在有分別，分別在那裏呢？我們有不覺，當前一念不覺的時候，就把本覺的覺障礙了，一障礙就變成不覺。十方佛當初也跟我們一樣，也是被無明障礙，他們經過修行覺悟，把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；我們現在還沒有開發出來，所以本性沒有顯示出來，分別在此。講到本體，是一個心體。一開始就講心體與十方佛是一個，為什麼又有十二類生、以及有漏的世界？下面解釋：

由汝妄想。迷理為咎。癡愛發生。生發徧迷。故有空性。化迷不息。

有世界生。則此十方微塵國土。非無漏者。皆是迷頑妄想安立。

這一段把道理說出來了，前面講佛法理論的時候也講過，儘管講過，正式在用功的時候，要防止魔道來干擾，同時要辨別什麼是魔，所以釋迦牟尼佛重新再講，很扼要地提示出來。雖然是重新講，必須注意這段經文，古今中外的一切學術，哲學也好、科學也好，要研究我們世界怎麼來的（就是世界的起源），我們凡夫眾生人生的問題、宇宙的問題，就在這幾句話。真正對這幾句話徹底明瞭了，就把宇宙原原本本的本來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以後，宇宙的一切問題就能解決，生死問題就能解決，所以這一段非常重要。

過去我們老師講的時候，有張講表，上回發的第四十九講表，各位帶來的話，請拿出來，先看講表：這張表最後一段，上面有兩個圈，一個圈裏是空白的，代表我們每個人都有的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「真理」，在左邊的圈裏有許多黑點，就是我們凡夫眾生起了無明，一起了無明就變成識，識是唯識講的識，這個識在這裏講「妄想」。這個圖，畫出來是兩個圈圈，空白的是本來有的，後來有了無明，

就把空白的加上很多黑點，變成一個空白的本有的就被隱藏起來障礙起來，不起作用。我們凡夫眾生，現在就是很多黑點子的圈，就是妄想在起作用，先把這兩個圈圈看明白。

真理怎麼起妄想？就是一念不覺，就起了無明，就整體來講，有了無明就起了妄想，下面有一條線畫出來—一個「癡」、一個「愛」，癡是怎麼來的？「不如實知，真如法一」，「如實知」是如真實的知道，如真實知道「真如法一」，「真如」這個法是真法，真法是一個總體，就是一真法界。我們普通學十法界，一個佛法界，佛法界下面有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，再下面有六道凡夫法界，十個法界是有了分別。講到真實的法，只有一真法界，十法界的界限都融會到一個真的，成佛就是歸到一真法界。這裏講「不如實知」，不能確確實實地知道一真法界，不如實知一真法界，這就起了無明，這叫癡，「癡」就是無明，那是根本無明。起了無明的時候，看後面的「愛」，「不覺心起」，有了無明之後，這個不覺之心，前段經文裏講「本覺妙明」，本來是覺悟的，「不如實知，真如法一」就起了無明，起了無明就不覺了。「不覺心」

就是妄心，妄心一起「而有其念」，妄心一起來，就有了妄念，有了妄念就是「愛」，愛就是經文裏講的「癡愛發生」，先把這兩個字解釋出來。換句話說，癡愛發生，「癡」是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不覺的是什麼呢？不覺一真法界，對自己本性就不認得，不覺悟。由不覺悟，就是由無明起的心，起了妄念，這個妄念起來叫作「愛」。

「癡愛」，起了無明叫癡，為什麼愛呢？愛是起了無明，叫動—動念，不覺心起，起就是動的意思，一動就有了念頭，這個念頭就是一種染，染上什麼呢？無明遮蔽了本性，就只知道無明，因此一個癡、一個愛，這兩個字就把上面的真理（就是本性），全部轉變成一個識。那個空白的圈圈，那是本體，本體起作用是智慧，純粹是大圓鏡智，可是一變成無明，就不是智慧，把智慧變成識了，就是虛妄分別的識。變成識就是虛妄的，那是《大乘起信論》所講的「真妄和合」的，真是真如本性，妄是妄念起來的識—分別的識。真妄和合就是阿賴耶識，所以上面這兩個圓圈，一起了無明以後，就變成一個真妄和合，就是阿賴耶。阿賴耶識我們都知道的，每個眾生都有的靈魂，人死了以後，雖然肉體死了，他的靈魂還在，靈魂指的就是阿賴

耶識，也就是第八識。

下面就解釋、分析阿賴耶識裏的三種細相，這裏是解釋經文「癡愛發生，生發徧迷」這個意思，先解釋「發生」，發生是什麼呢？一有了根本無明，這就癡，癡是一動就變成業相，就發生了業相，「發生」下面一個「所」、一個「業相」，「所」指的是什麼呢？前面經文裏講我們眾生的本性本來就是妙明的，不懂得本來就是妙明，在妙明上面再加上一個明，叫因明立所，這個「所」就指無明，本有的明不認識，把本有的明加上一個明。這不大容易懂，可以舉比喻：比如說，本有的明就如同一面鏡子，本來是光明的，不了解鏡子本來就有光明，在上面加上一層白粉，把它糊起來，或者加上一層白紙，把它蒙起來，凡夫眾生不瞭解，以為白紙是白的，加上去就好了，實際上白紙也好、白粉也好，不加上去，本來的明還能照得見，能照得出影子，你這一加上去，反而障礙起來。這個「所」，在前面講因為自己認為要加上明，就立一個所，「所」就指虛妄的，加上一個明，這就是業相。因為不了解、不認識本性，起了無明，然後一動，這就因明立所，就變成業相。

下面講「生發」，生發是由於癡愛發生之後，發生的業相再一轉，再繼續轉動，轉動就發生能見相，生出來能，這個「能」就是能見的「見相」。有能見相，在「見」，能見要找出對象，叫所見。所見是什麼呢？所見就是一片空，見到頑虛空，下面講「晦昧空」，晦昧空不是真空，叫頑虛空，上面那個圈圈，結了很多黑點子，那就是頑虛空。頑虛空再一發展，後面就是「境界相」，三細相裏的境界相，「世界生」，世界就生出來了。這個表看了以後，再看經文就好明白了。

上面說十二類眾生的本覺妙明心體跟十方佛沒有兩樣，現在佛說所有的眾生是什麼呢？「由汝妄想」，由於大家的妄想，一念不覺起了根本無明，就變成妄想。妄想怎麼來的？「迷理為咎」，迷這個理（就是真理），對於真理（也就是真如本性），迷了真如本性，不認識真如本性「為咎」，有這個過咎，就變成凡夫眾生了。因為不了解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所以起了妄想，這個妄想就是因為你不了解這個真理而來的，妄想指真如與無明合起來的阿賴耶識。

由阿賴耶識一分析，就是「癡愛發生」，三細相就發生了，三細相就指業相、

轉相、現相。業相是無明一動，就變成業相；一動之後，繼續動就變成見相（見分），就發生這個轉相；有見分就要有相分，所以「生發偏迷」，然後往外找所見的相分。相分是什麼呢？把真空的本性迷了，所以往外生發出來「偏迷」，無明不起則已，無明一起來，把整個本性全體都障礙起來，都迷住了，因此那裏是真如本性，那裏就是迷情所在，所以講偏迷。既是偏迷，見分再找對象，看的是一片空，因為偏迷的關係，他看不到真空，真空是清淨本然的，前面講他清淨本然的相看不出來，只看見一片晦昧的、不明的那種空性。「故有空性」，這個空性是頑虛空，就是我們看見的天空，這個天空有多大？你問現在的物理學家、研究天文的天文學家：這個天空有多大？他說不出來的。現在的天文學家只能講在太虛空裏找到多少個星星，找到多少個星體，只能在太虛空裏找到幾個星球而已。這些星球都在太虛空裏面，太虛空有沒有邊際呢？他不知道。大到什麼程度？他不知道。在這裏講偏迷之後就有空性，這個空性的性不是真如本性，他迷了以後頑虛空的空性。那個頑虛空，既是迷了本性，本性在那裏，迷的也在那裏，也是無邊無際的，這就是空性。空性就是頑虛空的境界相，把頑虛空一片不明朗的、很晦昧的，整體很晦暗、空空洞洞的境

界當作一個對象，叫作境界相。

下面只講空性，「化迷不息，有世界生」怎麼說呢？能見的見分，對著無明所起的晦暗的虛空，對著晦暗的虛空一直在那裏看，看過之後，在空中逐漸看見虛妄的假相，這叫色相。前面說比喻，叫空華，正常眼睛看虛空沒有什麼，可是你把眼睛揉一揉，或是用拳頭打一下，一打的話，看見虛空裏各種亂相都出現了，這是一種比喻。或是眼睛有了毛病，眼睛看不清楚了，有了毛病的眼睛看虛空，各種狀況都出現了。拿這個比喻，那就是說我們第八識裏的見分，能見的功能對著晦暗的虛空，盡量找對象，本來虛空是什麼都沒有的，可是找一找之後，慢慢地凝聚，凝聚各種有形狀的東西，具體地從自己的見分裏出現，看太久了，然後那種假相出現了，這就是「有世界生」。「化迷不息」，「化迷」就是本性迷惑了，迷了本性，無明起了變化，「不息」就是一直在那裏不休息地找對象，結果有了世界，這個世界就是你自己的見分變化出來的。這就說出宇宙世界是怎麼來的，就是自己見分的虛妄分別在那裏找出來的，從自己的妄心裏生出來。

下面佛就要在會的大眾了解，「則此十方微塵國土，非無漏者」，上面的道理講過之後，大家明瞭之後，「則此十方微塵國土」，「國土」就是佛土——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，這個國土不是我們這個世界上的這個國家、那個國家，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叫三千大千世界，十方世界的國土有多少？微塵數那麼多。那麼多的佛國土「非無漏者」，這要特別講，「非無漏者」是有漏的國土。就拿我們娑婆世界來講，這個娑婆世界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教化的國土，我們所居的這個國土，我們凡夫眾生都是「非無漏者」，都是有漏的世間。這個娑婆世界有無漏的，就釋迦牟尼佛本身講，他這個娑婆世界就是無漏的世界，還有幫助釋迦牟尼佛弘法的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，這是華嚴三聖，他們所居的世界不是我們的有漏世界，而是無漏的國土，這要分清楚。

這裏講微塵國土是有漏的，這一切有漏的國土「皆是迷頑妄想安立」，皆是迷惑顛倒的眾生那個頑虛空，這都是妄想安立的。「迷頑」兩個字要分清楚，「迷」指有情眾生的見分，「頑」是無情的相分，無情的相分也是有情眾生的心理，不過它

是有形狀的這部分而已，叫相分，有形相的這部分。就拿第八識來講，第八識的見分是有情眾生，第八識的相分是無情的。講好懂的話，讓我們明瞭，什麼是依報世間？什麼是正報世間？正報世間是有情見分這部分、依報的國土世界指第八識相分無情的這部分，「迷頑」就指這兩部分—一個見分、一個相分。見分、相分歸併起來，歸結總體來講都是妄想，它是從妄想裏分出來的。不論有情眾生、無情世界，都是由一個總體的妄想安立的，由妄想建造出來的。

為什麼說這個？佛就告訴楞嚴大會中所有的會眾，讓他們了解正在修禪定的時候要辨別魔，魔是什麼？魔也是眾生，都是凡夫眾生，不但是凡夫眾生，而且是迷惑顛倒非常厲害的眾生。在這裏講清楚，一切凡夫眾生的正報、依報都是由妄想來的，由於妄想，眾生才把本性的智慧變成虛妄分別的識，那些天魔、心理的魔，都是無明分別的識變化的。你正在用工夫的時候，你要起智慧，定在那裏就是定在本性上。要辨別這個道理，一切魔法一來的時候，你明瞭這個道理，什麼魔來也好，你都能夠把他破除，講到最究竟，連這一切世界都是妄念而生的，魔自然也都是從

妄念生。既是妄念生，都有辦法破除，什麼辦法？入定就能破除，我們念佛的人憑一句佛號，不管什麼魔來，一句佛號提起來，一切魔法都變沒有了。不相信可以試試看，平常白天沒有感覺什麼，晚上作夢，遇到各種境界，不管多麼恐怖，什麼境界一來，你只要知道提起一句佛號，境界馬上就變，就破除掉，大家不妨試驗看看。就怕你在夢中遇到各種境界，想不起佛號來，那就不行。能夠在夢裏遇見各種狀況，各種不好的境界出現，你馬上就提起一句佛號，有效得很。佛號一提起來，境界立刻就轉變，道理就在這裏。

魔有很多種，有煩惱魔、天魔、生死魔，多得很。我們平常念佛，遇到什麼魔來，煩惱起來就是煩惱魔，任何煩惱起來，你提起佛號就能破除，平日這樣用功。到臨命終的時候，不念佛的人、普通凡夫（不學佛的人），生死魔來了，我們念佛的人，這個時候就管用了，只要知道念佛，心不顛倒，絕對能夠往生。其他學普通法門修定功的人，在臨終的時候，定力不失也能成就，不過這一生能不能了生死，那不敢保證、不敢保險的，要看他的工夫了。我們念佛的人，臨終只要一句佛號念

得清楚，一定能夠往生，一往生就出了六道。下面就講這個心了。

當知虛空。生汝心內。猶如片雲。點太清裏。況諸世界在虛空耶。

這幾句話是釋迦牟尼佛告訴大家，前面講的世界，十方微塵國土怎麼來的，這裏講非常渺小。所以說：「當知虛空」，你們大眾應當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虛空本來是空空洞洞的，什麼都沒有，然後一看，生出很多現象來，國土就生出來了。現在先不講國土，講虛空，虛空有多大？拿我們凡夫眾生來說，虛空太大了。世界上任何大學問家，你叫他找虛空，他也找不到究竟。但是在這裏，釋迦牟尼佛說，你們應該知道，這個虛空「生汝心內」，這個虛空是生在你們的心裏面。這是怎麼說呢？虛空是生在你心裏，我們把前面那段經文聽明白就知道了，這個空性是怎麼來的？空性是徧迷來的，你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無明一起來，普徧地迷了，就把整個真如本性迷惑起來，起了障礙，然後再由空性找出頑虛空。這個頑虛空既是由無明來的，不就是從自己心裏生出來的嗎？你心裏起了無明，有無明才起了虛空，所以說「虛空生汝心內」，這必須要承認。這個虛空既是由無明生起來的，無明在本性（真心）

上來講，每個人的真心怎麼呢？那就太大了。虛空在真心之內像什麼呢？「猶如片雲，點太清裏」，用比喻的話，就像天空的一片雲，這一片雲彩點綴在太清裏，「太清」就是中國學問講的「氣之輕清，上浮為天」，輕清就是一股清氣浮在上面就是很輕的，一看就是清色的，叫太清，指的是一片太虛空，就像一片雲彩點在太虛空裏面那麼渺小。「況諸世界在虛空耶」，整個太虛空在真心之內，就像一片雲在虛空裏面。而現在講的世界，世界在虛空裏面，虛空那麼渺小，那世界更渺小了。

汝等一人發真歸元。此十方空皆悉銷殞。云何空中。所有國土而不振裂。

前面的理分析清楚以後，佛說：「汝等一人」，「汝等」是你們大家，就是在楞嚴法會上的人，你們大眾其中有一個人，「發真歸元」，「真」是真心，「歸元」是反妄歸真，怎麼學呢？發心學大定，「發真歸元」就是前面講的反聞聞自性，一切歸到真如本性上。果然這樣的話，「此十方空」，這十方的虛空，「皆悉銷殞」，十方世界的虛空完全銷殞，「銷」是消除，「殞」是殞滅，一切都消滅掉了。既是十方虛空

都消滅了，「云何空中，所有國土而不振裂」，那麼虛空之中所有的國土，以現在的天文學來講，就是所有的星球，地球是無數星球中的一個而已，這些國土而不振裂？「振」是振動，「裂」是分裂掉了。發真歸元，一證到自己真如本性，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亂七八糟，是五濁惡世，你一歸元，就統統化為烏有了，化為烏有之後，所見的世界就是清淨莊嚴的世界。

發真歸元是不容易的，要發真歸元就要學楞嚴大定，前面講二十五圓通，二十五圓通學成功，大定學成功了，才能發真歸元。學普通法門就是如此，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因此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換換環境，要在這個地方發真歸元，消滅這個世界不容易，在五濁惡世不容易。到極樂世界去，極樂世界有好幾層境界，我們凡夫眾生到那個世界，所見的是凡聖同居土，不過那個凡聖同居土跟我們這裏完全不一樣，一到凡聖同居土，我們還是普通人，雖然是普通人，我們的壽命跟阿彌陀佛一樣，都是無量壽。既是無量壽，一生就能成佛，一生就能發真歸元，憑一句佛號就能成就。

第二六〇講

汝輩修禪飾三摩地。十方菩薩。及諸無漏大阿羅漢。心精通溜。當處湛然。

這是接著上一段講，我們學佛，首先要明瞭佛理的總原則，在理上要能辨別魔怎麼來破壞用工夫修定的人，前面講先要了解一切魔都是妄—虛妄發生的，分清楚什麼是真、什麼是妄，一切魔道都是妄法，都是生滅相。既是這樣，修楞嚴大定的人，只要發真歸元，十方虛空都會被你的發真歸元銷殞掉，為什麼呢？虛空也是妄相。虛空都是妄相，那一切魔道更是妄，上回講到這裏。現在繼續講，修定功的人，有了工夫，定功快要成就的時候，那些天魔就感受到威脅，你定功一成，他的魔功都會毀壞的，所以他要來破壞你，現在接著講這個。

剛才念的這一段，接著前面講入定的人就是要發真歸元，要歸到自己本性，因此虛空一切的國土都被振裂了。既是如此，那些魔道就找來了，所以下面接著說：

「汝輩修禪」，釋迦牟尼佛對著阿難尊者以及楞嚴會上所有的人說：你們修禪定。所謂禪是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，凡是修定功都叫作禪，我們中國講的禪專門指祖師禪，不太一樣。在那個時候，一切用定工夫都叫作禪。你們現在修禪定，「飾三摩地」，「飾」是很莊嚴地修持，「三摩地」是定，「飾三摩地」就是莊嚴三摩地，我們念的回向文「莊嚴佛淨土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修禪定是莊嚴三摩地，就是把三摩地修成。這樣的時候，「十方菩薩，及諸無漏大阿羅漢」，你們修的時候，就跟十方世界的菩薩，還有那些無漏的大阿羅漢，「無漏大阿羅漢」是已經證到四果羅漢，加個大字，就是回小向大的大阿羅漢。既是回小向大，為什麼還叫阿羅漢？因為他已經證到四果羅漢，再發大心修菩薩道，他就稱為大阿羅漢。這一句念下來：你們修禪定，飾三摩地，就跟十方菩薩，還有一切無漏的大阿羅漢，「心精通溜」，你們的心，跟那些菩薩、大阿羅漢，心裏精粹的，「精」是不雜任何其他的成分在內，十方菩薩、無漏大阿羅漢是什麼心，你們修三摩地的心，也跟他們完全一樣，你們也是一點雜念都沒有，這就是「心精」。「通溜」，「溜」是吻合，也可以當冥合，這裏講通溜，是比喻的話，一個唇吻，完全相合，彼此的心，精粹到一點不純的成分

都沒有，那就完全吻合了。既是如此，「當處湛然」，「湛」是如同水一樣的，一點雜質都沒有，既是非常清潔，又是非常定的在那裏，一點都沒有動。「當處湛然」就是你們在修禪定的時候，就在這個地處，你跟十方世界的菩薩、一切無漏的大阿羅漢，都是完全在一個地方一樣。

通脗的「溶」字，跟各位補充說一下：各位手裏的經本，這個字是三點水，圓瑛老法師《講義》的本子裏是肉字邊，這兩個字的邊不同，經本後面有注音，這個字讀「泯」，圓瑛老法師的本子，脗讀「吻」，稍微有點不同。各位先了解一下就好，字義都當合字講，能夠完全相合起來。

這一段講修定功的人，只要三摩地修到這個程度，跟十方大菩薩、以及證到羅漢果迴小向大的大阿羅漢，心裏完全一致的。這個時候：

一切魔王。及與鬼神諸凡夫天。見其宮殿無故崩裂。大地振坼。水陸飛騰。無不驚慴。凡夫昏暗。不覺遷訛。

這一段講魔王受驚恐了，「一切魔王」就根據上面意思來的，上面講入定的人「當處湛然」，是不動，入了定，住在本性上面，在那裏不動。入定的人不動，可是一切魔王動了，他驚動了，所以一切魔王「及與鬼神諸凡夫天」，什麼是凡夫天？例如四禪天、外道那些天，叫凡夫天。每個魔王以及鬼神、外道天等等，「見其宮殿無故崩裂」，看見他們所住的宮殿，忽然之間沒有什麼原因、無緣無故的，忽然崩裂了，「崩」是崩蹋下來，「裂」是裂開來。不但如此，「大地振坼」，「振」是振動，「坼」也是裂開來，就像台灣前幾年的大地震一樣，山崩地裂，地忽然間無故地裂開，山也崩下來了，這個時候「水陸飛騰」。魔王住的地方，不在一個地方，有的在宮殿裏、有的在水中、有的在陸地上，還有空中飛騰的，各種各類的都有。除了魔王以外，還有鬼神、凡夫天，他們生存活動的那些依報世界，都在振坼，所以居在水中、住在陸地上，以及在空中飛騰的，那些魔王、鬼神等等，「無不驚慴」，沒有一個不受到驚惶，「慴」是恐怖。

「凡夫昏暗，不覺遷訛」，「凡夫」指什麼呢？比如人間這些凡夫眾生，我們是

昏暗的，我們既沒有定功，也沒有神通，遇到大地震、遇到天地間怎麼樣變化，我們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麼，我們都不了解，我們心裏是昏暗的。既是昏暗的，天地間這些變動，我們都不知其所以然。各位要了解，凡是這些變動，都有原因的，這就要講因果了，每件事情都有因果的，我們凡夫不懂，因為我們心裏太昏暗了，看不清楚，只看眼前一點點虛妄的現象，前因後果完全不了解。如果相信聖人講的話，根據聖言量，當然也好，可是現在世間這些人，連聖言量也不了解，他還駁斥因果呢。我們講因果，他說是迷信，這種人就沒辦法治了，這就是凡夫，昏暗的。這些凡夫不是普通人，學科學、學哲學，把世間書念得很多的這些人，因為昏暗的關係，「不覺遷訛」，他們不了解這些自然界、大地的變動，「遷訛」是什麼呢？這一切的依報世界在那裏變遷，「遷」是一種變化，既是一種變化，他不覺，他不了解什麼原因，「訛」是那些昏暗的凡夫發表言論，他叫大家不要害怕，這些自然界的變動可能是天地的陰陽兩氣兩者失了調和，陰陽不調而發生的撞擊事件。我們舉個例子，比如大地震，根據研究地理的人發表學說，全世界有幾個大板塊，板塊互相衝擊才發生地震，至於板塊為什麼互相衝擊？因為熱量積在那裏，要釋放出來，平常

沒有正常地釋放，這個時候一下子爆發出來，所以有地震。再問：熱量為什麼不能正常地釋放出來？他就沒辦法解釋了。你要是跟他講：這是眾生心理的關係，大家心理不正常。他不相信，這個不相信的人，不是普通人，而是發表學說，全世界都認為他的學說能夠成立，大家公認的一個真理。他們這些人的講法，佛經裏早就講了，這些人就是昏暗的凡夫，他認為這種遷變，變遷的變化是陰氣、陽氣失了度數，不能調和，他們說這個話來否定因果。

普通昏暗的凡夫不知道，他還發表錯誤的言論，下面就講魔王，魔王有神通的，我們看經文：

彼等咸得五種神通。唯除漏盡。戀此塵勞。如何令汝摧裂其處。是故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。於三昧時。僉來惱汝。

「彼等」指那些天魔、鬼神等等，他們「咸得五種神通」，「五種神通」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神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，他們都得了這五種神通。但是缺少一種—「唯除漏盡」，所謂「漏盡」，一定要把見思惑斷乾淨，就不會漏落到六道之中生死

流轉，就了分段生死，這叫漏盡。那些天魔、諸鬼神等等，他們沒有漏盡通。沒有漏盡通，為什麼有五種神通？他們那個叫作報得通。同樣是神通，也有不同類的，比如人道眾生，依照佛法來修禪定，我們念佛也是修定，工夫好，修成功，神通自然發現了，這是修得的，用工夫修行得來的，這叫修得通。他們生到天上或者鬼神等等，他到那一道裏，就有那些神通，叫報，就是到那一道，就得到那一道的果報，生天就得天的果報，叫報得通，這要分清楚，因此他們有五種神通。既是有五種神通，他們可以看得出來，他們一看，他們所住的宮殿，他們的依報崩裂了，用他們的神通一觀察，不是沒有原因的，他知道因果，這是由於那一位修了定功，定功修成功，宮殿才摧毀了。他們看清楚，是佛家修定功的人入了定，讓他們的宮殿毀壞。

「戀此塵勞」，「戀」是留戀、執著，執著塵勞，「塵勞」，表示天魔外道、鬼神等等，他們對於他們本身的正報、依報，都在那裏執著，不肯放棄，就戀這個塵勞。正報、依報都是塵勞，別說天魔，我們人間，那一個人不在世間的凡塵之中？「塵」是世俗就像灰塵那樣污染的，我們的心是正報，我們所住的環境是依報，沒有一處

不是污染的；「勞」呢，沒有一個人那一天能夠閒得下來，有工作作，固然勞碌不停，就是讓他休息幾天，他心裏還是操勞，憂這個、憂那個，放不下來，所以正報、依報都叫作塵勞。學佛開悟了，認為不好，塵勞應該要轉變，心裏的塵勞要能放得下，換一個清淨的心。但是沒有開悟的人，叫他放下，他怎麼也不能放下，他就把他那個黑暗染污的心當作真實的自我，當作我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，他還捨不得呢。人間如此，這裏講的天魔，天魔也是如此，他比我們人好不到那裏，所以他「戀此」，執著他本身的正報以及他所活動存在的依報。「如何令汝摧裂其處」，他們怎麼能夠，「令汝」是讓你、放任你，他們怎麼能夠由你去摧裂其處？「其處」就是他的宮殿等等依報，他不會讓你把他所貪戀的依報摧毀掉。

他們不甘心讓你修定功的人修成功，他們那些虛妄塵俗的宮殿就被摧毀，「是故」就講原因了，「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」，他們「於三昧時，僉來惱汝」，「三昧」是正定，「於三昧時」，你們在修大定，你們在入正定的時候，「僉來」就指那些鬼神、天魔等等，他們都來了，都來「惱汝」，惱害你。

上面這段是講天魔鬼神為什麼來破壞、來惱亂修定的人，因為你一入定，對他有妨礙。所以修持愈是用功，到一定的程度就會遭魔，原因就在此。魔雖然來破壞、來惱害，但是魔始終是魔，他那些虛妄的法，敵不過正法，下一段是講這個意思。

然彼諸魔。雖有大怒。彼塵勞內。汝妙覺中。如風吹光。如刀斷水。了不相觸。汝如沸湯。彼如堅冰。煖氣漸銷。不日銷殞。徒恃神力。但為其客。

釋迦牟尼佛告訴楞嚴法會的大眾說他們雖然來惱害你們，「然彼諸魔」，這些天魔等等，「雖有大怒」，他發怒了，而且發的大怒，還不是小怒。發這個大怒要知道：他有力量，他才敢發怒，他如果一點力量都沒有，他發什麼怒？前面說他有五種神通，他既是有神通，就有相當的力量，他才來破壞你，在盛怒之下，發大怒氣來對付你。佛就說了：雖有大怒，大家不要害怕。「彼塵勞內，汝妙覺中」，他們那些天魔鬼神，前面講他執著塵勞，他本身的正報、他所貪戀的依報統統是塵勞，他是塵勞中的眾生。既是塵勞中的眾生，塵勞是生生滅滅，隨時變化的，這是他那方面的

情形。再講你們聽佛法、要修定功的人，「汝」指楞嚴會上的大眾，你們是「妙覺中」之人。楞嚴經前面講過，教大家明心見性，知道什麼是如來藏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你們都是妙覺中的人。既是妙覺，又在修定工夫，那麼他們再有神通本領，也敵不過你們。首先講這兩句話，教大家不要在乎那些天魔來。

那些天魔鬼神為什麼害不到你們？下面說比喻：「如風吹光，如刀斷水」，那個天魔如一陣風，風要吹太陽光，那個風能把太陽光吹滅掉嗎？吹不掉。「如刀斷水」，那個天魔如同鋒利的刀，他那個刀要把水割斷，行嗎？「了不相觸」，「了」是究竟，講到究竟處，風用再大的力量，日光還是日光，一點也動不了它，刀再鋒利，水也割不斷的，這叫了不相觸。你怎麼樣破壞，也破壞不了，光還是光、水還是水。

下面再舉個比喻，釋迦牟尼佛告訴在會的大眾：「汝如沸湯」，你們用工夫修定的人，就如同燒了一鍋一鍋的滾水，沸騰的水叫沸湯。「彼如堅冰」，那些天魔如凍結的堅冰，冰結得很厚叫堅冰。「煖氣漸銷，不日銷殞」，「煖氣」是沸湯的煖氣，「漸銷」是逐漸接近，「銷」是銷近、靠近，「不日」是沒有好久，不到很

久的時間，那個堅冰就銷殞了。這個意思是比喻：你一入定就有智慧，智慧就如同太陽光、如同沸湯那個煖氣，那些天魔外道、那些鬼神，他們是幽暗之氣，是陰氣，結了冰，敵不過你的智慧，所以不日銷殞，「銷」是消除，「殞」是殞滅，銷殞就是消滅。

最後兩句：「徒恃神力，但為其客」，他們徒恃，「徒」當空字講—徒然，空依仗他們神通的力量，那五種神通沒有用。「但為其客」，他不是主人，只是客人。既是客人，他到那個地方，就等於作客一樣，不能久住的，他來破壞你，也是暫時的。你入定，你就是主人，他怎麼來擾亂你，時候一過就完了，主人有智慧、有定力，就能破除。這兩種，沸湯能破除堅冰，煖氣使堅冰消滅掉了，這個消滅不是壞事情，前面講風不能吹光，是「了不相觸」，在後邊的比喻，可以轉變，你不但不為他們破壞，反而轉變他們，工夫好，把那些天魔鬼神變化過來，讓他們學佛、學正法。

這裏講的是定功，定是通一切法，我們無論學那一宗，都是入定的，定工夫一出現，一切魔都會破除的。我們念佛不是定功嗎？別說念到一心不亂，念到一心不

亂就證果了，就是沒到一心不亂，念佛念得清清淨淨的，一句佛號念得清清楚楚的，任何魔來的時候，你都可以破除他。知道念佛的工夫這麼好，萬德洪名有那樣的力量，那一種魔道來，都被無量光破除掉，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光，我們內心跟無量光一感應，自性中又有無量光，那一種魔不能破？

假使魔要來破壞你，前面講魔的力量就那麼大，你怎麼被魔破壞呢？那是自己工夫不到，下面就講這個：

成就破亂。由汝心中五陰主人。主人若迷。客得其便。

前面的道理講得很清楚，假使你們修定功（修三昧）的人，讓天魔「成就破亂」，「破亂」是來破壞你的禪定、惱亂你的禪定，他們來的目的成就了。這不能怪他們，他們本來就是魔，就是來破壞的，你如果有工夫，就不讓他成就。現在讓他成就了，成就的原因是什麼呢？「由汝心中五陰主人」，是你自己心中的五陰主人，是你這個主人讓他成就的。「五陰」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我們每個人都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五陰也叫五蘊，這是我們眾生的主人，後面的陰魔就是從這裏分開來講。

這裏說，既是心中五陰主人，「主人若迷，客得其便」，五陰主人自己迷了，然後客就得其便利，得其利了，他們就方便來破壞你。「客」指前面講的，你一有工夫，他只是客的地位，像客人一樣，不能長久的；假如你五陰主人自己迷了，那客人就得其便了，他就來作主了，他來破壞你了。既是這樣，佛就告訴在會的大眾：

當處禪那。覺悟無惑。則彼魔事無奈汝何。

「當處禪那」，「禪那」就是禪定，你們應當處在禪定之中。處在禪定之中有什麼好處？一入禪定的時候，講到真正大的禪定，一方面是絕對靜止的狀態，在靜止之中，他有靈明覺知的，他有觀照的功能，就是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。從他的定中，就能有智慧在觀察，所以當處禪那的時候，就有智慧「覺悟無惑」，覺悟指什麼？那些天魔來，你就能覺照他，能夠了解他這個魔，毫無迷惑的，他們怎麼來擾亂你，你不受他的誘惑。為什麼呢？你有智慧，你定中就有這個智慧在那裏觀察，你有覺悟的。你能夠覺悟無惑，「則彼魔事無奈汝何」，那些天魔作魔事，他所用的那一套技倆、那些方法，「無奈汝何」，他奈何不了你，就是他拿你沒有辦法，他任

何辦法使用出來，都沒有效果的。

陰銷入明。則彼羣邪咸受幽氣。明能破暗。近自銷殞。如何敢留。擾亂禪定。

下面再解釋一個道理，比如你們入定，入什麼定呢？入定是入大光明藏，不但楞嚴大定是如此，我們普通人，只要心裏一定下來，虛妄的心理不起作用，安安靜靜地在那裏，我們本身就會發光的，過去祖師都有這個事實在那裏，何況是修大定。一修大定的時候，那個陰氣就消掉了，入了明，陰氣消之後，陽氣一片光明，就是「陰銷入明」，這是就修定的人來講。「則彼羣邪咸受幽氣」，那些天魔、諸鬼神，那些魔道是一群邪道，不是正道，他們「咸受」，統統受的是「幽氣」，幽暗之氣就是陰氣。既是這樣，「明能破暗」，光明能夠破除黑暗，比如鬼道，黑暗的時候，他就出來活動，一到天明的時候，他就消失掉了，所以明能破暗。「近自銷殞」，光明一接近黑暗，黑暗的天魔邪道，自然消殞，消滅掉了。「如何敢留，擾亂禪定」，他怎麼敢繼續停留在這裏，擾亂你的禪定呢？

前面講「陰銷入明」，「陰」是五陰，入定的五陰就如《心經》講的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這裏就是這個意思，你一入深定的時候，五陰的陰氣就沒有了。相對來講，天魔就執著五陰，執著得非常厲害。他禁不起你的定功，你真正入定，在那裏不動，他就自然消滅了，動不了你的。

若不明悟。被陰所迷。則汝阿難必為魔子。成就魔人。

「若不明悟」，假使你不明瞭那是天魔，不領悟一切都是幽暗陰氣來的，你就「被陰所迷」，阿難是楞嚴法會的當機眾，以他作代表，「則汝阿難必為魔子」，你阿難就成為魔子，「成就魔人」，然後你長成就變成魔人，整個都變成魔了。變成魔人有什麼壞處呢？

如摩登伽殊為眇劣。彼唯呪汝破佛律儀。八萬行中。祇毀一戒。心清淨故。尚未淪溺。

「如摩登伽」，就如同摩登伽女，「殊為眇劣」，「殊」是非常，非常小、非常劣。

一般人認為摩登伽女是美女，但是佛說不但不美，而且非常下劣。下面是比較，後面就知道，「彼唯呪汝」，為什麼她是眇劣呢？她只用邪咒，用邪道的咒語來咒你，「破佛律儀」，她能破佛的律儀，阿難是受了戒的，「八萬行中，祇毀一戒」，她只能破除你一個戒，八萬的行儀戒律之中，很多，她只能毀你一個淫戒。可是你「心清淨故」，阿難那個時候已經證了初果，心裏很清淨，「尚未淪溺」，你還沒有被她淪溺，還沒有被害到。

此乃隳汝寶覺全身。如宰臣家。忽逢籍沒。宛轉零落。無可哀救。

假使你變成魔人，那不得了，「此乃隳汝寶覺全身」，你一變成魔人的話，你全身的寶覺都隳，「隳」是墮落、毀棄，整個消滅掉了。前面講摩登伽女只破壞你一條戒律而已，何況你的心還是清淨的；現在你變成魔人了，你整個身心都是，「寶覺全身」，「寶覺」是整體的慧命，包括本性加上慧命，三寶。隳汝寶覺，你全身整個毀掉了。

這樣說還不覺得嚴重，下面說個比喻：「如宰臣家」，就像天子用的宰臣，「宰

臣」是大臣，就如同古時候大皇帝的宰相，「忽逢籍沒」，如果大宰相犯了嚴重的罪，那要抄家的，抄家是把官位撤職，這還不算，他要受刑法制裁，連他的家財、一切，都要抄沒，這叫「籍沒」。古時候封建制度封的土地，統統把它收回來，他家裏現有的財產，完全沒收過來，這叫籍沒。這樣「宛轉零落，無可哀救」，他得罪了天子，「宛轉零落」，到處飄零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安身，「無可哀救」，到處哀呼、求救，沒辦法。你得罪了天子，普天之下都是天子管的，誰能夠救你？救不了你。

這個意思是說你一旦變成魔子，長成魔人，你就是天魔、就是魔道。成佛是靠法身成的，脫離六道也是一樣，你怎麼出六道？必得要明心見性，斷見思惑，首先就是不要邪知邪見的。成了魔子，變成魔人的時候，完全是邪知邪見的。變成邪知邪見的話，與佛法完全相背，你這個法身什麼時候能夠發揮出來？你這個慧命什麼時候才能夠發現？不但不能發現，你邪知邪見，處處毀謗佛法，必然要墮落三途，墮落阿鼻地獄，有這麼嚴重。

經文說到這裏，我們學佛首先要明瞭佛理，佛理的總原則，理上是萬法唯心。

《金剛經》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真心真空妙有，是真空的。修普通一切法門，在修定功的時候，一切的相一來，都是魔道，不要害怕，都能破除他。我們學佛，念佛法門是特別法門，佛相來時，不算是魔，除了佛相以外，其他的一切相，我們也不要著那些相，把握這個原則，就可以破除魔法。

第二六一講

阿難當知。汝坐道場。銷落諸念。其念若盡。則諸離念一切精明。動靜不移。憶忘如一。

現在念的這段，正式講五陰魔的狀況。在這之前，講入楞嚴大定的時候，你在用功，就動了魔宮，引起魔的擾亂，現在開始講魔的狀況，先從五陰魔開始。

先講陰魔總的事情，一開始就說：「阿難當知」，釋迦牟尼佛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「當知」，你應當要知道。知道什麼呢？「汝坐道場」，「坐道場」分兩方面來講：一種是把修楞嚴大定的理論與正式用功的方法合併起來修，就是前面講的你要結壇，建立道場之後，按照結壇的道場，用那種儀軌、方法來修；另外一種，所謂道場，就是修道場所，不是前面講的結壇，你隨時找個清淨的地方，便於修定功，都叫修道的道場。這裏講的是一般的，不用結壇，一般道場只要適合自己用功就可以。就我們念佛來講，打佛七，尤其是精進佛七，在佛七之中，就要得一心不亂，這是

以念佛來講的正式道場。除了打佛七，平常各人隨時在家裏自己作早晚功課，也都是在修道、都是道場。再說參禪，也有打禪七的，也是定期在禪七之中要明心見性，這也是一定的場所，除了打禪七，其餘一般性的，也隨時都可以參。這裏講的道場，拿這兩種來比喻，我們可以了解大致情形是這樣。

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尊者說你應當要知道，汝坐道場的時候，就是在修三摩地（修正定），「銷落諸念」，「銷」是比喻話，如同鑄金，把礦金裏的砂石用爐火鍛鍊掉，剩下純金，銷是把砂石銷掉，用在佛法上講，就是把我們凡夫的妄念消掉。「落」也是比喻話，把妄念銷落掉。「銷落諸念」，我們凡夫眾生一切的妄念，要把它銷落掉。怎麼銷落諸念呢？前面講二十五圓通的時候，觀世音菩薩得圓通的方法，要反聞聞自性，就是反過來，聞自己的自性，用耳根圓通。我們普通任何一個凡夫眾生，都是向外面攀緣，就拿我們的耳根來講，耳根一接觸外面的聲音，起了耳識，這個耳識就攀緣外面的聲塵。觀世音菩薩教我們用功的方法，不向外面攀緣，收回來往自性中求，反過來聞自己的本性，就是反聞聞自性。講得再好懂一點，我們怎麼樣

反聞聞自性呢？我們耳根都是聽外面的聲音，回過來，不聽外面的，聽裏面的本性。怎麼聽法呢？一般人都不了解，所以祖師再用一個方式講，比較好懂，那就是不要起分別。不起分別心的話，自自然然的，外面的聲塵、一切的六塵，你都不會攀緣，就跟儒家所講的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」，你妄心不起來，雖然外面的種種色塵來了，你看了，等於沒有看；外面雖然有很多聲音來了，你聽也等於沒有聽。為什麼呢？你心不在上面，所以心不在焉，就是心不在外面的六塵上面，這就是不起分別心的意思。你能夠不起分別心，就能夠起反聞聞自性，這樣就銷落諸念了，就把這些妄念自然消滅掉了。

「銷落諸念」是用工夫所得的效果，你的工夫一直專心地用下去，「其念若盡」，你要銷落的妄念若是消盡，妄念可以完全銷盡的，所謂銷盡，要注意，古人注解：就是分別心不起來。分別心不起，就等於念頭的妄念不起作用，就是銷盡了。這個結果怎麼樣？「則諸離念一切精明」，所謂離念一切精明，「離念」就指「其念若盡」的時候，妄念就完全不起來。離開這些妄念，指的是什麼？指的是根性，反聞聞自

性就指這個根性。根性是一切時候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精明的，精是沒有雜念、妄念摻雜在當中，明是沒有妄念，就沒有昏沈。比如我們念佛的時候，念著念著，不是散亂，就是昏沈，這是為什麼呢？我們有妄念在。假使我們工夫好，只有佛號在淨念相繼，妄念就能伏得下去，你的念頭既不昏沈，也不散亂。那個淨念就是精明，精粹而又清清楚楚的，不會昏沈，這是諸離念之後，根性說得更簡單，容易懂的話就是本性，你妄念不起，本性就起作用。我們妄念起來，由妄念起作用，本性就被障礙了，就是這麼一回事情。所以用工夫得力、不得力，自己知道，自己能夠把妄念伏得下去，不讓妄念起現行，工夫就算走上了正路，那就很好了。

下面這兩句：「動靜不移，憶忘如一」，這是解釋離了妄念的一個效果，離開妄念，一切精明都清清楚楚的。我們拿念佛來講，就能淨念相繼，不昏沈、不散亂，這就是一切精明了。你這樣繼續在上面用工夫，正在淨念相繼的時候，妄念還有嗎？就離開了妄念。離開妄念是什麼狀況呢？「動靜不移」，動與靜是就聲音來講的，不論是動態、靜態，「不移」是你在用功的時候，有聲音或者沒有聲音，前面講無

聲也在聞，只要向外面攀緣，有聲音就攀有聲音的緣，無聲音就攀無聲音的緣，都是攀緣。無聲是「靜」、有聲是「動」，「動靜不移」，你正在用功，離了妄念之後，一切精明的時候，外面無論是動、是靜，你都絲毫不受影響，堅定不移地用工夫，安安靜靜地在那裏入定。「憶忘如一」，「憶」是事情想起來了，「忘」是事情忘記了，想不起來，這是識這方面，只要不起分別，識是什麼呢？識就是分別，不起分別的話，什麼是憶、什麼是忘？「如一」，憶與忘這兩者打成一片。這意思是說不管聲塵的動靜、法塵是憶是忘，你既是不起分別了，前面講「入流亡所」，入流就是反聞聞自性，向自性中攀緣自性，不攀緣外面，入流就是把你的聞，一切往自己的內在，觀照自己的心性，好懂是這個講法，收回來，觀照自己的心性。既是觀照自己心性，這叫入流，像水一樣向自性中流。既是向自性中流，亡所，所是外面的，把外面的忘了，消失掉了。既是把一切外境都消失掉，你動靜也好、憶忘也好，自自然然就打成一片了。凡是動靜、憶忘，都是相對的，相對就是分別心在起作用，你有分別心起作用，怎麼樣也沒辦法入正定。入正定就不起分別心，相對的念頭都要取消。「動靜不移，憶忘如一」是解釋不起分別心所得的功效。離念之後，一切精

明就在那裏用功。

當住此處。入三摩提。如明目人。處大幽暗。精性妙淨。心未發光。此則名為色陰區宇。

「當住此處」，「此處」就指前面你反聞聞自性，心裏不起分別，到了動靜不移、憶忘如一這種境界，你的心就住在這種境界上，「入三摩提」，你就入了正定，「三摩提」是印度文的名字，中文的意思是正定，照前面那個入定的方法，三昧（正定）就出現了。正定出現，就是入定之後，「如明目人」，這是說比喻，就像一個人眼睛睜開來了，好好的眼睛，「處大幽暗」，眼睛明了，但是處在大幽暗之中，這個大環境還是幽暗的。為什麼是大幽暗？「幽暗」指的是色陰，五陰是《心經》裏講的五蘊，五蘊就是五陰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色是物質的這方面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精神（心理）的。這裏開頭講色陰（就是色蘊），入了三摩提，正定是得了，入了定，就是眼睛明了，可是色陰還在，還沒有破除，有色陰在那裏。什麼叫陰？陰是陰暗的，它把本性的光明障礙住了，因此雖然入定，就像明眼的人還處在一片大幽

暗的環境之中。

「精性妙淨」是什麼呢？我們凡夫眾生被色陰障礙了，本性沒有發明出來，要是大開圓解，從圓教來講，只要不執著、不分別，不管是色陰、其他一切，如《心經》所講：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那就是不存在的，如果是五蘊皆空，色陰破除掉的話，「精性妙淨」，「精」指我們的根性，根性是最精粹、最妙明的，這種妙淨的根性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這部經講的如來藏。這個如來藏，本來就是周徧法界，那裏都是精性妙淨，問題是什麼呢？前面講入了定，入定之後顯出精性妙淨，顯出一部分，雖然顯出來，可是「心未發光」。心為什麼沒有發光？心未發光的意思是說還沒有開智慧，光明代表智慧，雖然入了定，有初步的定功，色陰還在，沒有破除掉，心裏的智慧還發不出來，這就是心未發光。「此則名為色陰區宇」，這就叫色陰區宇，屬於五陰之中的色陰。「區宇」是什麼呢？「宇」是一棟房屋，蓋在那裏，遮蓋了，這是屬於色陰，被色陰所遮蓋的，這個地區叫作色陰區宇。首先講色陰的時候，把前面的原則，你雖然入了定，但是色陰沒有破除，就像一個明眼人處在無邊的黑暗

之中，這種無邊的幽暗，是色陰所障礙的地區，這叫色陰區宇。這是講修正定，雖然入了正定，色陰還沒有破除，是這麼一個狀況。

下面講工夫往前面繼續往深處用功，往深處用功就更進一步了，這段經文我們看看：

若目明朗。十方洞開。無復幽黯。名色陰盡。是人則能超越劫濁。觀其所由。堅固妄想以為其本。

這個工夫往裏面深入，定功更深了，「若目明朗」，假如你的工夫深入作下去，你的眼目更加明朗，「十方洞開」，「十方」是整體的，你眼所看的一切，整體都開明了，「洞開」是：前面講處在大幽暗，把它轉化為一片光明。所以「無復幽黯」，「無復」是不再，不再有幽暗的情形，「名色陰盡」，這名叫色陰盡了。所謂十方洞開，我們自心一明，一發明之後，本身就是身體色陰這部分，透徹明朗化了，本身以外的十方世界，也就整個開朗通達，這樣就沒有障礙，所以不再有幽暗那種情形，這就是色陰盡。色陰一盡，「是人則能超越劫濁」，我們講五濁惡世，第一是劫濁，

劫濁怎麼來的？我們眾生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無明一開始就是妄動，動的時候就起了見分，這個見分就要找相分。見分、相分本來沒有，有了無明，然後無明繼續在動，就起了分別，有見分、相分。相分本來是一切皆空的，你儘量找，找到眼睛看花了，然後暗色陰色，陰暗的色，前面講的幽黯，幽黯的色就從妄見的見分逼出來的。有了這個，徹底講，在空中妄結的幽黯之色的相分，那就是劫，劫濁，入了劫濁，這是最微細的地方。有了劫濁以後，《阿彌陀經》講的，後面統統出現了。這是講最初的，你的色陰盡的時候，就可以超越劫濁。

後面這三句，佛告訴阿難尊者說，入了正定，到色陰盡的時候，入定的人就可以超越劫濁，現在佛說，這個劫濁、這個色陰，「觀其所由」，這個色陰怎麼來的？一切的色陰（色法），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不把它當作實實在在的東西，不但我們六道的凡夫，依照藕益大師的講法，除了佛以外，九界眾生對於這個色陰，藕益祖師講色陰分成兩種，一個是有漏的色、一個是無漏的色。我們六道凡夫眾生是有漏的色，出了六道以外的二乘菩薩，他們是無漏色。這樣講，九界都把色陰當作實在

的，沒有把它看破。現在佛告訴楞嚴會上的大眾，直接告訴阿難尊者，也就是告訴全體楞嚴會上的大眾，你們看這個「所由」，這個色陰是從那來的？所由是色陰所來的，它的來由在那裏呢？是「堅固妄想以為其本」，就是從妄想來的，妄想是堅固妄想，把妄想堅固地執著，「以為其本」，這是色陰的來源，就是以堅固妄想作他的根本。佛在《華嚴經》裏講一切眾生都有如來的功德佛性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，《華嚴經》裏是這麼說的。「堅固妄想」就是一切眾生妄想執著，執著得非常堅固，這就變成色陰了。

這是研究色陰的來源在那裏，色陰的來源就是我們的妄想。既是妄想，以妄想為根本，古代祖師就講，既是以妄想為根本，這個根本不算是本，妄想為根本，也就是妄想沒有本，因為它沒有根本，你入定工夫好，你才能破除色陰。假使像我們凡夫眾生把色陰執著得這麼堅固，認為是實實在在的，那就始終不能破除了。現在先教我們覺悟它是妄想，以妄想作根本，既是妄想，只要你一覺悟，一用工夫就能破除，先指出這個來源。懂得這個來源，那就是說我們現在醒的時候，都知道夢是

假的，但是我們正在作夢的時候，誰也不承認這是夢境。你不承認是夢境，那你就醒不了，就被夢中的那些境界來障礙你，處處是障礙。你在夢中知道是夢境的話，你不執著，夢中的一切境界就沒有辦法障礙你。這後面的意思就是教我們覺悟，你能覺悟之後，用功的時候就能把色陰破除。

把前面原則性的道理講明白以後，下面就正式講陰魔，陰魔一共有五個，這裏是講色陰，《心經》講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陰的每一陰有十種，共有五十種魔的境界。現在講色陰有十種魔的境界，上回發的第五十講表，各位帶來的話，請拿出來，我們先看講表的第一段，把色陰十種魔境先明瞭之後再看經文，比較有要領。第五十講表第一段是「色陰十魔境」，裏面的內容先不講，因為講到那一段，經文裏自然就有說明，現在各位看表，你把這些名稱看一看，然後講到那一段，就是那一種魔境。

（一）身能出礙，精明流溢前境。（二）內徹拾蟲，精明流溢形體。（三）精魄離合，精魄遞相離合。（四）境變佛現，心魂靈悟所染。（五）空成寶色，抑按功力

逾分。（六）暗中見物，心細密澄其見。（七）身同草木，塵併排四大性。（八）徧見無礙，欣厭想久化成。（九）遙見遙聞，迫心逼極飛出。（十）妄見妄說，邪心含受魑魅。

這十種魔境是什麼呢？必需要了解，修正定的人，比如身能出礙、內徹拾蟲，入了定的時候，就有這種境界，有這種境界出現的時候，你不要執著它，一執著就變成魔境了。不執著它、不要理會它，就是好的境界，關鍵就在此處。所以我們學《楞嚴經》，尤其最後從這裏開始，非常重要。無論那一宗，你只要用工夫，有了好的境界，你不明瞭這些道理，自己出了問題，好的境界變成魔的境界，自己還不知道。所以這裏一段一段地研究，非常重要。研究之後，我們自己用功，遇到什麼境界，我們自己都會處理的。

色陰十種魔境的第一段。

阿難。當在此中精研妙明。四大不織。少選之間。身能出礙。此名精明流溢前境。斯但功用。暫得如是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

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釋迦牟尼佛開始告訴阿難尊者說：「當在此中精研妙明」，「當在此中」是告訴阿難：你應當在入定之中，前面講入定：「若目明朗，十方洞開」，在這種境界的時候，色陰可以破，還沒破，這個時候就叫「此中」。在此中的時候，你「精研妙明，四大不織」，所謂精研妙明，就是前面講的要用反聞聞自性的工夫，非常精粹、精進地研究，研究什麼？研究妙明，本性就是妙明，你用反聞聞自性，研究妙明的時候，「四大不織」，「四大」指色陰，「織」是縱橫交錯、互相交織，你要破除，你要反聞聞自性的時候，就要讓四大不能在那裏發生交織，不讓它繼續。一互相交織的時候，就變成色法，色法是什麼呢？色法是有質礙的，質是物質的質，有了質就有障礙。我們任何眾生，把我們這個色身（這個四大），從外到內，再由內到外，就是這樣互相交織。說比喻的話，我們每天要喝水、要吃飯，水、飯都是從外面來的，一從外面進到我們身體裏面，就變成我們自己的，我們身體每天要出汗、要解大小便，皮膚有新陳代謝，又排泄出去，這都是交織。凡夫眾生把內外交織（外面的色

塵、自身的四大）這些物質，都執著得不肯放棄，你要精研妙明，就讓四大不要交織，就要把它看破，要徹底破除四大假合。你要讓四大不織的話，就要看破，並不是我們的身體不要，你看破身體是假東西，就等於我們作夢的時候，知道夢是假的，這樣就不能妨礙了。

因此「少選之間，身能出礙」，「少選」是非常短的時間，文言文叫作須臾之間，須臾是非常短的，非常短的時間，你身能出礙。換句話說你在精研妙明、入定功的時候，能夠讓四大不織，你馬上就能夠身體出礙，「身能出礙」就是身體沒有障礙，不受色陰給你障礙住了。「此名精明流溢前境」，這就是精研妙明，你本性性光的光明流溢到前境，出現在面前了。我們凡夫眾生把四大堅固地執著，處處都是障礙，你精明流溢在前境的話，由精明一觀照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就沒有障礙了。所謂「精明」，就是心裏透出光明，這個光明出來，一照在我們本身的內根、外面的塵，根、塵就在我們眼面前，心光一照，照明之後，這些都是虛假的，然後它就不能夠障礙我們。

下面很重要，所以佛就提醒說：「斯但功用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」，「斯」當這個講，這種境界只是一種功用，什麼功用？你在精研妙明入定的時候，暫時顯出來的，「暫得如是」，暫時得了這麼一個好境界。既是暫得，這是什麼呢？「非為聖證」，不是聖證，什麼叫聖證呢？「聖證」就是證果，你證到那一果，就一證永證，永久都不會失掉了。他這個是暫時，既不是聖證，你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，你認為這是暫時的，我入定用工夫，在定中暫時得了這個好的境界，千萬不要認為：我已經證果了。你如果認為這是證果，就認為這是聖證了，就作為聖心，這裏說你不能把它認為聖心，你還沒有證到，這叫作善境界。

你不作聖心，要了解這還沒有證果，你就不會自滿，你會繼續用功，一直往前進步。「若作聖解」，聖解什麼呢？認為我已經證果了，「即受羣邪」，那就是邪魔外道，你入了魔道，把暫時的境界當作自己證了果、永久得道了，那就是「未證謂證，未得謂得」。各宗的祖師都提醒我們修道的人，千萬不可以未證謂證，你沒有證果，你說是證了果，那就是大妄語，這就不得了。

第二六二講

阿難。復以此心。精研妙明。其身內徹。是人忽然於其身內。拾出蟯蛔。身相宛然。亦無傷毀。此名精明流溢形體。斯但精行暫得如是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這是繼續講修正定的時候，工夫用得深，最重要的是這個時候要明瞭道理，如果不明瞭理，工夫到這種程度，就容易引來魔（著魔）。這十個入定的工夫（十個境界），上回講到第一個，剛才念的是第二層工夫。上回講到第一個境界，身體在修正定的時候，身體就出了障礙，就是身體不受種種的障礙，剛才念的第二段是講內在的，內心看得清清楚楚，甚至於身體裏面微細的小蟲都看清楚，現在就講這一段。

我們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復以此心，精研妙明」，「此心」就是前一段講的用反聞聞自性的方法，此心就指那個，既是反聞聞自性，

這個心清清楚楚的，既不昏沈也不散亂，那種狀況。用這個心「精研妙明」，更容易懂的話，心就在定中，入了禪定之中的這個心，入了禪定的時候，心裏不亂，而且清清楚楚的，就用那種心來精研妙明，「精」是精粹，「研」是研究，一心研究，研究什麼呢？研究妙明，「妙明」指自性，自己本性是微妙而光明的，研究這個妙明，這個妙明就是反聞聞自性所聞的自性。釋迦牟尼佛說：你再用定中的心，往裏面專精地研究聞性，反聞自性。

所謂反聞自性，前面已經研究很久了，以念佛來說，念佛也是在修定—念佛三昧，這裏是真如三昧，其實工夫是一樣的。我們大家都念佛，念佛也是反聞聞自性，怎麼說呢？一句佛號提起來的時候，從心裏起來、口裏念出聲音來、耳朵聽回去，這樣的念，不管外面什麼聲音、什麼顏色（所謂六塵），都不會干擾我們念佛的工夫，那我們一聲一聲地念佛，都是往自己內心上面反聞，這就是反聞自性。我們老恩師在世的時候常常講：「你要放下萬緣，老實念佛」，或者「放下萬緣，一心念佛」，放下萬緣就是外面一切的緣統統放下，心不要往外攀緣，一心念佛，或者老實念佛，

從自己心裏出來，然後又聽回去，這就是反聞自性。

佛告訴阿難，你這樣的精研妙明，往自性裏面用功，用到後來，「其身內徹」，「內徹」就是自己身體一下子發明了，你對自己身體以內全部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是定中看清楚，普通的時候看不清楚，就是用種種科學儀器也看不那麼清楚。「其身內徹」是修正定的人在這個時候，他的身體裏面，徹底地發明出來了，所謂發明，自己對自己身體看得清清楚楚。

這個其身內徹是怎麼來的？就是妙明在定中，心一入定，聞性這個性光就照徹自己的身體。把自己身體一照明之後，「是人忽然於其身內」，這個入定的人，忽然在他自己的身體之內，「拾出蟯蛔」，「蟯」是蟯蟲，「蛔」是蛔蟲，蟯、蛔這兩者是一類的，不過稍微有點不同，一般孩童身體常有寄生蟲，腸子裏有蛔蟲那一類的。他這個人內徹了，身體被定中所發出的光照得非常透徹，五臟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既是五臟看清楚了，就看出在腸子裏的蛔蟲、蟯蟲來，自己在定中，用定功的力量就把這些蟯、蛔拾出來，也就是在定中，把這些蟯、蛔剔除出來。

定中把自己身體裏面的蟯、蛔剔除出來，「身相宛然，亦無傷毀」，身體各部分的組織（腸、胃等五臟）、外面各部分，還是宛然，身體的內外相，這個形相還是跟原來一樣。「亦無傷毀」，也沒有像外科醫生開刀那樣，把裏面的東西取出來，那總是有傷口，他這個沒有傷，也沒有毀。

這是什麼原因？「此名精明流溢形體」，這叫作精明流溢形體，「精明」就指心（聞性這個心性）發出的光，「明」就是光，心裏的光流溢形體，心裏的光明，「流溢」就是照的意思，照徧全身。因為心光照徧全身，所以自己看到蟯蟲、蛔蟲，再把這些蟲剔出來，身體沒有任何傷毀，這就是入定的時候，心光照得那麼清楚。這就說明：我們任何一個人的身體看起來是很完整的，其實這個身體都是一堆假東西，假相臨時合起來的，是因緣和合的，才有這個身體。而這個身體隨時在那裏變動，一呼一吸之間，身體裏面的細胞，地水火風這些東西，隨時在那裏變動。既是這些東西都是虛假的，所以經過心光一照的時候，整個假東西都照穿了，所以才有這些現象。

下面就講：「斯但精行暫得如是」，「斯」當此字講—這種境界，「但」是只的意思，這種現象只是因為精行才得來的。精行是什麼呢？精研這種工夫，前面講精研妙明，由於精研的這種行，實行精研的那種工夫。「暫得如是」，暫時得到這個現象，「非為聖證」，「非為」—不是的，不是證果，證果就是斷惑，把貪瞋癡慢疑見思惑那些種種的無明斷除掉，證到聖人的境界，叫作聖證。斷惑證果，你證到那一果，就算是那一種聖人，無論證到什麼果，不證則已，一證到之後，永久不失。比如一個人貪瞋癡慢疑，把貪瞋癡斷除掉了，斷除就永久斷除，不會再有貪瞋癡出現。明瞭這個道理就知道：我是不是證果？自己還不知道嗎？假使平常自己感覺沒有貪瞋癡，遇到外面的境界一來，馬上貪瞋癡就起來了，你這是證什麼果？根本還是凡夫。真正證果，不管外面什麼境界來，貪瞋癡一點也不會起現行，不但不起現行，動念頭都沒有，那才是證果。

現在告訴我們：你這種境界，把身體內部（五臟六腑）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是你精研的工夫，得到心光一照，偶然暫時得到這種現象，不算證果。你了解這個，「不

作聖心」，你就不把它當作證果了，「名善境界」，這個名為善境界，你這個境界就是好的境界。為什麼這是好的境界呢？有這種境界繼續用功，色陰可以破除的。假使這種境界一出現，自己認為：我得了這種境界，就取這個境界，拿這個境界就當作是自己證果了。「若作聖解」，就把自己當作是斷惑證果的聖人了，那可不得了。「即受羣邪」，那就一切邪知邪見，走入邪魔外道，就受了邪知。

所以境界是好境界、是否因此著魔，就看自己懂不懂得這個道理，懂這個道理的話，境界出現，仍然平心靜氣的，不要理會它，繼續入定、繼續用功，這就好。最怕的是一出現這個，心裏一高興，然後心裏發狂了：我現在不得了，我成為聖人了。這個念頭一起，魔道就入到你的心裏了，因此這個非常重要。下面是內外都透徹了，前面兩段，第一段是外面的境界，對他來說沒有妨礙，第二段是自己的身體照得很透徹。現在第三段，除了自己身體，還有外面的境界，合起來講，經文我們看看：

又以此心。內外精研。其時魂魄意志精神。除執受身。餘皆涉入。

互為賓主。忽於空中聞說法聲。或聞十方同敷密義。此名精魄遞相離合。成就善種。暫得如是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佛又這麼說：「又以此心，內外精研」，「此心」跟前面是一樣的，是入定（入三昧正定）的心，以這個在定中的心，「內外精研」，「內」指入定的人自己的身體，「外」是外面的境界，把內身跟外境再拿來精研，「精研」是專精地研究。「內外」就包括自己的身體、外面的境界，「精研」，注意前面的此心，「此心」就是定中的心，這個心就是反聞自性的，專門向自己的心性裏面用功，自己的心光流到自己的身體。這裏不但流入自己的身體，外面的一切境界也普徧地觀照，這樣的時候，內外就能夠照得非常清楚。「其時魂魄意志精神」，既是講內外，先講內，「其時」是這個時候，「魂魄意志精神」這六種，注解的祖師根據中國醫書上講的，這六種都寄藏在我們五臟裏面，「魂」藏在肝臟裏面；「魄」藏在肺臟裏面；意志的「意」藏在脾臟（就是胃，脾、胃兩者是相連的）；意志的「志」是藏在膽，有的說是藏在

腎臟裏面，不過這不能確定；「精」是藏在腎臟裏面，腎臟有左、右，有一種說法，「志」藏在左腎裏面，這個都沒有確定的，但是「精」是藏在腎藏裏面，是這麼說的；「神」是藏在心臟裏面。這六種都藏在內臟裏面。

了解魂魄意志精神這六種，都藏在我們內臟裏面，看下面的文字：「除執受身，餘皆涉入」，這個意思是說你反聞自性的心，入定的心往內、往外這樣研究的時候，內在的六種—魂魄意志精神，互相涉入，這就亂了，彼此不守自己的本位。這當中，那一種除外呢？「除執受身」，「執受身」是整個身體，我們外觀的身，身的軀幹、四肢這些，身體是我們的識所執受的，除了識所執受的整個身體以外，這個身體沒有改。你入定的人，不管你內在怎麼變化，你坐在那裏入定的時候，身體的形象沒有改變，所以除了所執受的身，「身」指身根，這個身根是整個身體，是一個總體在那裏，沒有變動。「餘皆涉入」，「餘」指魂、魄、意、志、精、神，都涉入了。怎麼涉入？「互為賓主」，這六種互相涉入，互相涉入就是互為賓主。這怎麼說？比如拿精神的精來講，精要是離開本位，精藏在腎臟裏面，它離開本位、離開腎臟，

到那裏去？合到魂魄的魄裏去了，合魄裏去，魄是為主，精離開本位就是賓；或者就魂魄的魄來講，魄離開它的本位，魄是肺臟，它離開肺臟就是離開本位，它到那裏去呢？這是說比喻，它到精，精是藏在腎臟裏面，它合精的時候，離開魄，離開自己的本位，它與精一合，就以精為主，自己就是賓。其餘的自己配著看。因此互相涉入，這個魂魄意志精神，只要離開本位，到別的地方去，它本身就變成賓，它所到的那個位置，那個就是主，這種誰是賓、誰是主，互相作賓主，互相涉入。

為什麼互相涉入、互相作主？他在入定的時候，在定中被那個定工夫，在那裏用工夫，所放出來的心光照射到內在的魂魄意志精神，這些都是假相，原來都是假的，被光一照的時候，亂了，不能安在自己本位上，它就互相變遷。說個比喻：就像一盆水，原來安安穩穩地在那裏不動，後來一股力量跟它一衝擊的時候，水就發生變化了，搖搖晃晃的，發生變化。所以這六種—魂魄意志精神，我們普通人不修定功，看起來好像相安無事，可是一入定功的時候，心光一照，這些假東西就互相涉入、互為賓主，他受到那種壓力，受到定工夫定力一激發的時候，才有涉入、互

為賓主的現象，這是講內在的。

「忽於空中聞說法聲」，忽然聽到虛空之中有說法的聲音，說的是佛法。「空中聞說法聲」是一個空中，除此以外，「或聞十方同敷密義」，十方的空中，除了這一方的空中以外，還有十方世界，四面八方的。前面講空中聞說法聲，是一處空中，「十方」是上下、四方，再加四個角落，十方空中處處都有，「同敷密義」，「敷」是開演的意思，發出來密義，「密義」是佛法所講的，一般人都不了解這個道理，現在開示了，「同敷密義」就是把佛法讓十方虛空都能聽得到。

上面講在入定的時候，把內身、外境整個都打通了。我們普通人的內身，每個人的身體裏面，比如心臟只管心臟的事情、肝臟只有肝臟的功能，彼此不能互相融通的；至於外面的境界，我們對外面的境界了解得更少。他現在在定中，把內身跟外境，都整個融通了。前面也講過六根可以互用，我們凡夫眾生，那裏可以六根互用？眼只管看、耳只管聽，講到內臟的時候，各有各的，守住各的本位，不會互相涉入的。他用定工夫把內、外能夠改變了，所以能夠改變，就不問你是內身、外境，

都是虛假的，虛假的才能改變，不是虛假的，那裏能改變呢？這是讓我們明瞭本身、外面境界都是虛假的，你入定的話，就能改變，改變之後，它就發生作用。

內身、外境就這樣互相涉入，外面的空中也聽到佛法，這是什麼呢？「此名精魄遞相離合」，這個名字叫作精魄遞相離合，「精魄」就指六種，只舉這兩個作例子，因為前面已經講過—魂魄意志精神，就拿精魄這兩者代表這六種。這六種「遞相離合」，遞相離合在前面已經了解，與互相涉入是一個意思。精涉入到魄那裏去，精就離開自己的本位，合就是跟魄相合；反過來說，魄要到精那裏去，魄要離開自己的本位，就到精那裏，與精的位置相合。精、魄這兩個是這樣的，其餘的都是這樣看，這叫作遞相離合，這六種彼此都互相離合。

這種離合，地位不是那麼固定的，換句話說就不像我們凡夫眾生這樣，執著那個假相，就受那個假相限制了，他不受限制。「成就善種」，你能夠互相離合，就是互相發生作用，也就是六根可以互用的道理，「成就善種」是由於過去聽到佛法的意義，聞法的意義不一定是在這一生，或者在前生，或者在什麼時候，過去聞法所

種的善因，善因就是種子。過去種的善種子就是善根，到現在入了定，有定工夫了，把假相一變動，這就成就善種，使善根、善種能夠發生作用，所以你現在在空中可以聽到佛法的聲音，甚至十方虛空裏面都可以聽到佛的秘密了義。成就善種就是入定的時候成就善種，這個善種是過去曾經聽過的，有這個種子在，你現在藉著入定的緣，讓那個善種起現行，所以現在聽到佛法的聲音。這是「暫得如是」，你暫時得到這個境界，「非為聖證」，不是聖證、不是證果。修定功的人遇到這種境界，「不作聖心」，不把它當作是證了果、成就聖人了，你不要這樣想。「名善境界」，這就是好的境界，是善境界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」，如果把這個境界認為自己了不得，得了這樣好的結果是證果，那就入了魔。

下一段先念一下，這更不得了。可以把整個外境有情的、無情的都變化，有情的變成佛，我們看經文：

又以此心。澄露皎徹。內光發明，十方徧作閻浮檀色。一切種類。化為如來。於時忽見毗盧遮那。踞天光臺。千佛圍繞。百億國土及

與蓮華。俱時出現。此名心魂靈悟所染。心光研明。照諸世界。暫得如是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「又以此心」，再以入定的心，「澄露皎徹」，「澄」是定的心，「露」是照的心，就是「寂照」，入定的時候，心裏既是安定的，又有觀照的作用，這是澄露，「皎」是明明白白的，「徹」是徹底地照明內外。有澄露皎徹，因此「內光發明」，「內光」是內在的心光，真心、聞性的性（就是本性），本性的光就往外發明出來。內光一發明，本性上的光出現，「十方徧作閻浮檀色」，「十方」是十方世界，看看十方虛空，都成為閻浮檀色，「閻浮檀色」就是金色，金黃色。

「一切種類，化為如來」，前面講的十方閻浮檀色是自然界的，虛空自然界的；這裏的「一切種類」是有情眾生，統統化為如來，一切眾生都變成佛了，都變成佛的身相。這就是情與無情全部都變了，境界完全都變了。

「於時」，就在這個時候，「忽見毗盧遮那」，「毗盧遮那」是法身佛，「踞天光臺，千佛圍繞」，「踞天光臺」是高高地坐在天光臺上，那是報身佛，我們普通凡夫看不

到，他入定的人看到了，還有「千佛圍繞」，這是化身佛，一切有情眾生都變成佛了。下面講無情的，「百億國土」，國土太多了，以「百億」作代表，這些國土「及與蓮華」，這些國土就是佛的國土，佛的國土有多少？百億那麼多，每個國土都有蓮花，「俱時出現」，同一個時候出現了。

這種境界，情與無情都變成這樣，「此名心魂靈悟所染，心光研明」，這是入定的人，他的心裏面，「心魂」就是前面講的魂魄等，「靈悟」是得到最好的覺悟、最好的開發，「所染」是所熏染。「心光研明」，他真心的光輝，精粹地研究發明出來，「照諸世界」，由心光把一切世界照得那麼清楚。「暫得如是」，這是暫時的，得到這麼一個境界。

「心魂靈悟所染」這句話，各位要了解，所謂「心魂靈悟所染」，是多生多劫以來，過去世聽經、接觸佛法，那樣熏染，到這一生，他來入定的時候，才能夠開發心光，那不是普通的。現在得了這種境界，你要了解，這是暫時照諸世界，得了這個境界，不能說是聖證，不是斷惑證果，不是的。「不作聖心」，如果你不把他當作

證果、成就聖人，你沒有這個心理的話，「名善境界」，這叫作善境界，是好的境界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」，如果把這個境界認為是：我看了這麼多佛，法身、報身、應化身佛都看到了，一切眾生都成佛，我自己也成佛了。這就不得了，就變為羣邪，就入了魔。

說到這裏，我們修淨土宗的人要知道，這裏講就算是見到佛，也不能執著那個佛，不管見了什麼身，都不能執著，也不能取。那我們念佛見到阿彌陀佛呢？念佛見到阿彌陀佛，這是感應道交，因為我們所求所見的就是佛，現在見到佛，跟我們原來所願所求的是一致，是感應道交，這個沒有問題。這裏講普通法門學入定，入定是要見到心裏面，不能見到任何現象，見到任何現象，你不能執著、不能理會它。不理會它，一切現象自然消失，如果理會它，執著那個相，那就入魔。因此我們念佛的時候，跟這個法門不一樣，我們不管見到佛、沒見到佛，這是感應，沒見到佛，心裏清清淨淨的，淨念相繼，這也是好現象，見了佛也是好現象。但是有個問題，就是不要當作自己是斷了惑，不能有這個想法。假如我們見了佛，認為自己得了一

心不亂，也不可以這麼看。

第二六三講

又以此心。精研妙明。觀察不停。抑按降伏制止超越。於時忽然十方虛空。成七寶色。或百寶色。同時徧滿。不相留礙。青黃赤白。各各純現。此名抑按功力逾分。暫得如是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這是講五十個陰魔，是屬於色陰的，前面已經講了四種，現在講第五種，剛才念的這段，就講虛空裏面忽然出現寶色出來，就講這一段。

我們看經文：「又以此心」，前面講修定功，就是修禪定，這個禪定首先要說明一下：過去凡是修定功，都叫禪定，到後來分開了，禪宗的祖師禪才說禪定，這部經文裏講的定功是一般的，修楞嚴大定也叫作禪定。「又以此心」，「此心」是修禪定的這個心，又以這個修禪定的心、修定功的這個心，「精研妙明，觀察不停」，「精研」是非常精密地研究，精密研究什麼呢？妙明，「妙明」指這部經裏，觀世音菩

薩講耳根圓通，教大家用工夫的時候，要反聞聞自性，向自性裏去聞，研究妙明就是向自性裏去觀照，反聞就是觀照的意思。什麼叫往自性觀照？拿耳根來講，其餘眼、身，一切都是如此，就拿耳根作例子來講，一般凡夫眾生都是聽外面的聲音，現在用工夫，把聽外面的聲音，收回來，往自己內心裏面聽，聽自己內心的真心（就是聽自性）。聽自性怎麼聽法呢？這還是拿外面的來講，聽外面的聲音是聲塵，聽外面的聲塵是有分別的：這是什麼聲音？這是噪音？還是音樂發出的聲音？還是唱歌的聲音？這是有所分別出來的。要反聞自性的話，就把這些分別的意識統統放棄，不要分別，就無分別地往內在，不起分別心，向自性中來反聞，這叫反聞自性，「精研妙明」就是反聞自己的本性。

怎麼反聞法？「觀察不停」，「觀察」是觀照的意思，用工夫完全觀照內在的自心，這種往自性裏面觀照，剛才我跟各位講過了，就是不要向外面攀緣。我們凡夫眾生，眼要攀緣外面的色塵，我們用眼來看各種物體，用耳攀緣外面的聲塵，五根、五識都是向外攀緣。現在不向外面攀緣，完全往裏面，你還是攀緣。攀緣有不同的，

分別這是好的、那是不好的，自己有分別心在，對外面就有分別心，分別好的、壞的。萬物都是生生滅滅的那種差別相，你不管怎麼分別，這都是假東西，你攀緣假東西，始終得不到真相，被假東西把你的心染污了。你回過頭來，不用分別心，這裏講「觀察」就是觀照，觀照是不用分別心向內攀，向內攀的時候，用自己的心志（心意）專門往裏面觀照，這樣觀照不停。所謂「不停」，你不要向外面攀緣，一直往裏面自己觀照，這叫不停。

這樣觀照不停，下面要把它平衡一下，怎麼平衡法？「抑按降伏制止超越」，「抑按」是往下壓制一下，壓制誰呢？我們是用觀照，還是用自己心的念頭，心的念頭往裏面觀照的時候，觀照久了，難免就有一些妄動，當它要妄動的時候，就用定的工夫把它制止一下子，「抑按」就是制止的意思，「降伏」是把虛妄妄動的念頭（要動妄念的那個念頭），把它降伏下來。這就是《金剛經》裏講的「降伏其心」，降伏其心指什麼心？降伏妄心，真心不需要什麼降伏，真心是如如不動的，要降伏的就是妄心，妄念在動的時候就把它降伏住。這是在「精研妙明，觀察不停」的時候，

你用智慧觀察，惟恐觀察久了，妄念起來，這就要用定工夫，就是要起妄念還未起妄念時，用定力壓制，降伏那個妄念，不讓它起來，這叫「制止超越」。所謂「超越」，用觀照的工夫用得超過了，超越了就恐怕有所變化，變化就會再起妄念，因此制止超越，不要太過。這種制止超越，就是抑按降伏，這就是定的力量。這樣說起來，不使它超越，這是定與慧，上面觀察不停是用慧，用智慧反聞，現在抑按降伏來制止，是用定力來把它平衡一下，這就是定、慧這兩種工夫平衡地往前用工夫。

我們用的工夫是念佛，念佛比這種容易多了，這真是不容易的，你要體會定力與慧力這兩種工夫平衡地往前進步。從反面想可以知道，我們想入定，要修定功，就拿我們念佛來講，不是昏沈就是散亂，散亂是心往外跑，昏沈是心在那裏打瞌睡了。定工夫在這裏講制止住，就是不要散亂，降伏散亂心；觀察就是用觀照，觀照就不會昏沈。

前面那幾句，是工夫用得好，既不昏沈又不散亂，他一心往自性中來觀照自己本性。這樣工夫用上了，工夫得力了，這個力量用上了，各位看，「於時」是定、

慧這兩種工夫一直往前進步，而且工夫很深的這個時候，「忽然十方虛空，成七寶色，或百寶色」，工夫用到這種程度的時候，不知不覺，忽然之間，「十方虛空」是整個虛空，好懂一點，「十方」就是上、下、四方、四維，整體地講十方，就是整個虛空。忽然之間，整個虛空「成七寶色」，變成七寶的顏色，「七寶」就是《阿彌陀經》裏講的七種寶，「或百寶色」，這個比七寶色更多，七寶色、百寶色「同時徧滿」，七寶是金、銀、瑠璃、赤珠……金是黃色、銀是白色，並不是這裏出現金色、那裏出現銀色、那裏是赤色，不是這樣的，同時徧滿，金色是徧滿，銀色也是徧滿，硨磲、赤珠、瑪瑙這些，各種顏色都是普徧圓滿，整個徧虛空裏面。雖是徧滿，這就不可思議了。我們凡夫眾生都想不透，既是徧滿，總是互相妨礙，就拿金色來講，金色徧滿就不容許銀色出現，銀色徧滿也不許金色、不許其他的赤色來出現。但是你看，「不相留礙」，彼此沒有互相阻礙，「留礙」是阻礙，「留」是留在那裏、阻止在那裏，沒有阻礙的。「青黃赤白，各各純現」，青色、黃色、赤色（就是紅色）、白色，「各各純現」，每一種顏色都是純粹地出現，現出來了。

經文這麼說，我們也只能按照經文這樣講出來，如果要真正了解、要完全懂，我們要親自真實了解，我們自己心裏的境界要轉，觀念要轉，觀念不轉就想不透。我們凡夫的心理，我們的妄心就是有分別的，這個妄心是彼此都有障礙的，你的心意跟我的心意不能相容。同樣我自己的心意，剛才的念頭跟現在的念頭又不相同。彼此互相阻礙，凡夫的心都是如此。就因為這個心在阻礙，我們才有生死、才在六道裏輪迴，人世間的凡夫眾生，彼此不能和諧，意見不能調和，就是這個心在作祟，連帶的，佛法講的真理、真相，我們就不了解。果然我們把自己心理的障礙破除掉，看清楚了，的確是如此，這些七寶色、百寶色同時徧滿，也同時不互相阻礙，各種顏色各各都在那裏出現。

整個虛空出現這麼多寶色，怎麼來的？下面就分析：「此名抑按功力逾分」，這個名叫抑按功力逾分，「抑按功力」是降伏的功力，用定力，定力用過了，「逾分」就是過分，「暫得如是」，暫時出現這些寶色。「非為聖證」，「非為」——不是，不是聖證，「聖證」是斷了煩惱、證果成為聖人。雖然你看見虛空有這麼多寶色，那是

用功用得很急，才出現的現象，並不代表你斷了煩惱、證了果，成為聖人了，不是的。這是定力用過了。換句話說定工夫超過了觀照的工夫，才出現這個。出現這個好不好？雖然不是聖證，可是你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，「不作聖心」，你不把它當作證果、成為聖人，你沒有這個心理，這就是好的境界，「善境界」就是好境界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」，你把它當作你證果了、成為聖人了，你這樣解釋，就受了群邪，就是中了魔。

出現這個現象的時候，原則上是不要理會它，心裏不要發生歡喜，也不要驚惶失措，我們研究經，經裏面說得清清楚楚的，定工夫用得過分，逼出來的這個現象，你不執著它，就叫好現象，證明你的工夫還是不錯的，定功是有的。你把它當作：這個境界一出現不得了，我證了果。你這一誤解的話，那就走上魔道了。所以遇到這個時候，心裏要平心靜氣的，不要執著它，不理會它，然後工夫繼續往前用，這就沒有事。

下一段是色陰之中的第六種，在黑暗之中可以見到種種的東西。

又以此心。研究澄徹。精光不亂。忽於夜半。在暗室內。見種種物。不殊白晝。而暗室物亦不除滅。此名心細。密澄其見。所視洞幽。暫得如是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「又以此心」，跟前面一樣，在修禪定的時候，入定的心，「研究澄徹」，還是用反聞自性的工夫往裏面研究，往自己內心裏面觀照，觀照到後來，很澄徹，「澄」就像水澄清了，裏面一點泥沙都不起了，定下去了，「徹」是很徹底的，你的心在那裏如如不動，你入定的工夫，就是反聞自性的工夫。「精光不亂」，「精光」，精明的這種心中，就是心光，一精明的心體發出的光，就是心光，「不亂」是有定力定在那裏，心光凝聚在那裏，所以不亂。這個比前面的工夫又深入了，前面只見虛空裏面各種寶色，這裏心光凝聚在那裏，定在那裏，不亂是什麼？不管什麼外緣，都擾亂不了他，這是精光不亂。

有這種工夫的時候，下面就說：「忽於夜半」，忽然之間在夜半，「夜半」在我們現在講，就是夜間十二點鐘，在夜半的時候，外面整個環境都非常安靜。白天一

般人在外面活動，夜間開始，活動的人還有，到夜半的時候，一切都安靜下來，他定功的功力就顯示出來了。「在暗室內，見種種物」，就在房間裏面，暗室裏沒有燈光，在黑暗的房子裏面，「見種種物」，看見各種物品，那些東西都看得見。在暗室裏見到種種的東西，「不殊白晝」，不殊白晝是形容他看得見，雖然在半夜裏，屋子很黑暗，他看見各種東西出現了，就像白天看的一樣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

「而暗室物亦不除滅」，這要加以注意一下：前面講見種種物，後面講暗室物，這兩者的物是不同的，「暗室物」，比如他住在房子裏，原來放有桌子、椅子，或是其他種種的用具，這是暗室物，「見種種物」是在精光凝聚不亂的時候所見的，那個種種物，說不出名稱來，太多太多了。種種有情的鬼神、無情的其他種種物品，他都可以看得出來，清清楚楚，跟白天一樣。「而暗室物亦不除滅」的意思是說，儘管他在定中看見鬼神、妖魔鬼怪那些東西，可是暗室裏面原來有的東西也沒有除滅，還在那裏。這幾句話是這個意思。

暗室裏原有的物品都沒有除滅，他又看見種種鬼怪的物，怎麼來的？「此名心

細密澄其見，所視洞幽」，由於他在修禪定的時候，「心細密澄其見」是工夫愈用愈細密，心裏愈到後來愈澄淨、愈安定，「澄」是安定，「密」是細密。這樣他所見的，經過「心細密澄其見」的時候，「所視洞幽」，然後他所見到的對方的東西，能夠洞幽，「洞幽」是很深入的、非常幽暗的東西都能看得到。為什麼要精光不亂的時候才看得見？為什麼我們普通人看不見呢？古人注解說我們這是五趣雜居地。所謂五趣雜居，我們是人道眾生，我們白天活動的空間，只是我們人道在活動嗎？不盡然。不僅我們人道在活動，不論白天或是夜間，有鬼神、有其他種種的魔道，神明之中，有善的好的神明、有不好的神明，都混雜在一起。比如我們學道的人，我們在家人受過三皈五戒，最少受五戒的，五戒持得很清淨的話，都有護法神在護持，我們自己看不到，只要戒律持得很清淨，就有善神在保護，同樣的，是惡人的話，怨鬼找來了，他本人也不知道。除了與這個有關係以外，普通的鬼道，比如白天是人道眾生活動，鬼道就休息了，一到夜間，我們人道眾生在休息，鬼道眾生就出現了，這是我們共同雜居的空間，普通人不知道，我們凡夫的凡眼看不到，他精光不亂的時候，在夜半就看見種種東西，都看得清楚，是這個原理。

這個了解之後，下面說：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」，你工夫用到這種程度，你在夜間所見的這些種種異物（異常的東西）、這些有情的眾生，只是暫時的現象，「非為聖證」，這不是證果，你只是看見這些鬼神而已。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，你不認為這是證果，不要這樣想法，就是好的境界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」，反過來說，你認為這不得了，我證果位了，那你就受了羣邪，走上魔道了。

我們雖然是念佛，念佛工夫好的時候，也許會出現這些境界，假使我們不研究經文，出了這些現象怎麼辦呢？你要知道，假使出了這些現象，你就照經文裏講的，只是一個好現象，證明你念佛的工夫不錯，你不要認為得了一心不亂，那不是的。真正得一心不亂就證果，出現這個現象，不算得一心不亂，心裏不要高興，也不要恐怖，不需要。一切平常，這就沒事。下面是另外一種：

又以此心。圓入虛融。四體忽然同於草木。火燒刀斫。曾無所覺。又則火光不能燒爇。縱割其肉。猶如削木。此名塵併。排四大性。一向入純。暫得如是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

則受羣邪。

「又以此心」，「此心」還是入禪定的心，用這個入禪定的心，工夫再往裏面深入，深入到什麼程度？「圓入虛融」，「圓」是圓滿、沒有任何障礙，就是反聞聞自性，再往裏面深入到虛融的境界。「虛融」是什麼？把一切境界圓融起來，一切境界都能圓融起來，到這種程度。「圓」是普遍圓滿的，「入」是用觀照的工夫能夠到達一切處，這叫圓入，「虛融」是入定的人把自己以及一切的物都能融為一體。工夫到這種程度，「四體忽然同於草木」，「四體」指入定的人，講四體，實際上是講整個身體，四體是兩手、兩腳，就代表整個身體，叫四體。整個身體，忽然之間「同於草木」，同於草木是什麼呢？草木是無情的，它沒有知覺。入定人的身體，本來是有情眾生，有情眾生的身體受一點刺激，就感覺到了，他忽然之間跟草木一樣，這個有情有感覺的身體，忽然變成跟無情無知覺的草木一樣，這叫作「四體忽然同於草木」。

既是同於草木，下面經文就說：「火燒刀斫，曾無所覺」，「火燒」是用火來燒

入定的人，「刀斫」是用刀來割他的身體，「曾無所覺」，「曾無」是未嘗、不曾的意思，不曾所覺就是沒有什麼感覺。為什麼有這種現象呢？我們研究佛法，要知道這個理：凡是感覺痛苦，或者感覺身體有痛有癢，種種的感受叫受，那種受是分別心來的，由妄念來的。這個自己可以試驗，某某人被人罵一句，心裏感覺很痛苦，罵他的這句話，與他的身體沒有接觸，他為什麼感覺痛苦呢？分別心在那裏起作用。果然沒有那些分別心的話，就是用刀斫、用火燒，都沒有痛苦的感覺。

除此以外，「又則火光不能燒爇，縱割其肉，猶如削木」，還有火光，「火光」是用火燒、用火燄來熏，「不能燒爇」，用火熏的時候，他的身體也不感覺很燙，也沒有感覺。「縱割其肉」，前面用火熏還比較淺，更進一步來講，縱然把他身體的肉割下來，「猶如削木」，就像用刀、用斧把一根木頭一塊一塊削下來，木頭任你怎麼削，它也沒有感覺，你入定的人在這個時候，就是別人拿刀把你的肉割下來，你的身體就像一塊木頭在那裏，也沒有任何感覺。

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下面經文說：「此名塵併，排四大性，一向入純，暫得如是」，

上面這些情形叫作「塵併」，「塵」是五塵—外面的色聲香味觸，入定的人本身（地水火風）也是「塵」，內在的四大、外面的五塵，到這個時候，忽然併起來了，整個合併起來了。普通講，我們身體是假東西，也是塵，身體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種，隨時吸收外面的色聲香味觸進來，我們自己不覺得，現在整個併起來，內外合併成為一體，本身跟外物併為一體，這叫塵併。「排四大性」，「排」是排遣掉、排除掉，「四大」是地水火風，地有堅性、火有熱性、風有動性、水有溼性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風四大種性，沒有排除的話，四大種性互相有阻礙的，凡夫眾生就是被四大種性阻礙。這個排除了，排除四大性，前面講內根、外塵，五塵與四大的根融併在一起，併在一起還不算，連四大性統統排除掉。

我們普通凡夫就是執著，我執堅固得不肯放棄，那一個眾生放棄我執了？辦不到。破除我執就斷惑證果，那談何容易。這樣排除掉之後，用工夫用到這個程度，他能夠執著的心暫時不起作用，塵併起來，排除四大性，能執著的功能暫時不起作用，所以「一向入純」，一向入純就是：他的念頭、想法歸於一純，純粹歸於一了，

歸於統一了。這樣的時候，「暫得如是」，這樣一純，內在的身體、外在的一切物品（物質）都能一體，就是由於排了四大性，塵併的結果，妄心歸於一純，是這樣的。不過要知道，是暫得如是，暫時得了這個境界。

下面跟前面一樣，「非為聖證」，雖然這樣，不算是證果。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，你不把它當作證果、成就聖人，你沒有這種心理就是好境界，因為你用功才能得到這種好境界。「若作聖解，則受羣邪」，假如你認為：我證了果位，成就聖人了。你這樣解釋，就入了羣邪，入了魔道。所以是聖道、是魔道，就在自己有沒有正確的認識，沒有正確的認識，一起了誤解，那就麻煩了，變成入魔道了。佛法要明理，明理的重要就在此。

第二六四講

又以此心。成就清淨。淨心功極。忽見大地十方山河。皆成佛國。具足七寶。光明徧滿。

剛才念的這段，屬於五十陰魔之中的色陰，色陰一共有十種境界，前面講了七種，現在是第八種，修定工夫的人修到這個時候，忽然之間看見淨土、穢土，一切都看得見，沒有障礙，是這麼一個境界出現。

我們看經文：「又以此心，成就清淨」，「此心」指修定工夫的人，他修楞嚴大定，修禪定，此心就是他修禪定的心，他用這個心，前面一層一層的，境界那麼多，現在到了第八種，再用這個心「成就清淨」心。清淨心是什麼呢？是純粹的，沒有其他種種摻雜的這些情況，這是清淨心，這比以前的那幾種境界都要高。「淨心功極」，「淨心」就是清淨心，得了清淨心，繼續用功，工夫用到極處，到了最高的程度，在這個時候，「忽見大地十方山河，皆成佛國」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之間看見

了，這是修定功的人，他看見大地上十方山河，一切的器世間皆成佛國，都變成佛的國土。變成佛的國土是怎麼樣呢？「具足七寶，光明徧滿」，大地十方，山也好、河也好，既是變成佛的國土，比如《阿彌陀經》講的極樂世界是七寶莊嚴，「具足七寶」，七寶都是完全具備的，所謂具足七寶，大地上山河、一切地方，都是七寶裝飾的。同時「光明徧滿」，一片光明，「徧滿」是普徧，到處都看見光明，「滿」是十方山河無處不是光明，看見這麼一個現象。按照交光大師注解，這個現象是在定中看見凡聖同居的淨土。除了這個國土之外：

又見恆沙諸佛如來。徧滿空界。樓殿華麗。下見地獄。上觀天宮。得無障礙。此名欣厭凝想日深。想久化成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「又見恆沙諸佛如來，徧滿空界，樓殿華麗」，同時又看見，看見什麼呢？恆河沙那麼多，印度的恆河有多長？恆河裏有多少沙？太多了。恆河裏面沙的數目，那麼多的諸佛如來，看了那麼多尊的佛，那麼多的佛「徧滿空界」，在一切的虛空法

界都徧滿了。除了諸佛如來，這是看見佛，還有「樓殿華麗」，「樓」是建築物，樓臺、宮殿，宮殿是佛家的殿，華麗。前面講大地十方山河，那是總的環境，現在講的樓殿種種，這是在總的器世間之中的各種建築。

下面又看見了，看見什麼呢？「下見地獄，上觀天宮，得無障礙」，前面講的兩段是淨土，是凡聖同居佛國的淨土，也見到那麼多的諸佛，現在看見了穢土。這個穢土之中，最下等的是地獄，所以「下見地獄」，在穢土好的地方，「上觀天宮」，就是天道，從地獄到天上的這些境界，都看見了。「得無障礙」，這把前面總括起來講，這個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

所見的境界統統看見了，淨土、穢土一切都看見了，一點障礙都沒有，這是什麼原因？下面就分析了：「此名欣厭凝想日深，想久化成，非為聖證」，這就是「欣厭」，我們學淨土宗要發願，就是欣、厭這兩個字，「欣」是欣求極樂，講的是西方極樂世界，「厭」是厭離娑婆世界。欣、厭這兩個字在這裏講，他所以看見大地十方山河，皆成佛國，這是他所欣求的，現在看到了；厭離穢土，無論是地獄、天宮，

這是所厭的，這也看見了。為什麼他看見，我們普通人看不見呢？他「凝想日深」，「凝」是凝聚，「想」是他的思想，把他的思想凝聚在那裏，不要分散，就是修定功的人把他的思想集中，凝聚在一起，一天一天這樣，日子久了，凝聚最深了，「想久化成」，這個思想想久了，變化而成的。既是變化而成的，「非為聖證」，聖證是什麼呢？「聖證」就是把凡夫眾生的我執、法執破除掉，我執、法執就是障礙，障礙破除了，境界顯出來，這是證果。或者說把見惑、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斷除，這都是障礙，斷除了以後，他證果位，證果位所看的境界隨時都看得見。那個與這個不同，這個是什麼呢？「凝想日深，想久化成」，這不算是證果。

這裏提到「欣厭」二字，我們稍微要注意一下：所謂欣厭是什麼呢？我們過去還沒有學過佛，不知道什麼叫欣厭，必得學過佛以後，而且是學過淨土宗的，知道信願行，願是發願，就包含欣、厭這兩個字，經文裏也是這麼說的。高僧大德（善知識）也是這樣跟我們開示的：你要欣求極樂，厭離娑婆。我們聽了之後，凡夫眾生不管聽什麼，任何一個名詞、任何一句言語，名詞、言語代表一個意思，聽過之

後，就吸收到心裏面，就變成一個種子，慢慢熏習之後，到了一個適當的時候，因緣俱備了，它就起現行。在這裏講入定的人，他在過去沒有學定之前，他是聽過佛法的，所以了解欣、厭的意義，把欣、厭的意思很深地印在自己的第八識裏面，成為第八識裏的一個種子。欣厭的種子，平常是個種子而已，現在修定功了，修到這種程度，到了第八種境界，比前面都要高，到了這個程度，定功深入的時候，把原來欣、厭的種子一下就熏染出來，起了現行。一起現行，就在定中，親自看見凡聖同居的淨土以及穢土，還有恆河沙那麼多的諸佛如來，所以經文裏講「凝想日深，想久化成」，雖然是化成的，所見到的也是實在的境界。雖然是實在的境界，跟各位說，要講真正的淨土，是常寂光淨土，那才是到了家，最真實的淨土。除了常寂光淨土，實報莊嚴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凡聖同居土，這都不是究竟的。所以這裏講想久化成，是熏成種子，由種子起現行，看見這個境界。還要注意：看見這個境界，經文說不是聖證，是什麼呢？入定，在定中看見的，出了定就看不見了，一出定，這些境界就沒有了。要是真正的聖證，斷了惑、證了果的時候，要看就看，要不看就看不到，隨時都能看得到，證果與不證果的分別就在此。他沒有證果，只能在定

中看，這要分清楚。

下面佛就提示阿難尊者說：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，不作聖心就是說：沒有障礙的，這些境界都看到了，不把它當作自己證果位、成就聖人，沒有這個心。這是一個好的境界，為什麼？你入定了，定工夫好，才有這個境界出現，普通人入定，定工夫沒有這麼深入，這個境界還沒有呢。重要的是你不要把它當作自己斷了惑、證果位了，你不要有這個想法，這就是好境界。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，假使我們修定功，遇到這個境界，怎麼不作聖心？雖然了解這個道理，不把它當作證果，發歡喜心可不可以？發歡喜心也不可以，就是不理會它，你一理會它，那就是下面說的，就要受羣邪了。為什麼呢？要把前面的境界稍微看一看，看見地獄就不必說了，那當然是不好，就算看見大地十方山河都變成佛國、佛的淨土，這是好境界，而且具足七寶，光明徧滿，又看見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，這多好呢。這不能歡喜嗎？參禪的人講「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」，魔出現了，斬魔，這時候一般人都敢這麼說；佛來佛斬，佛相出現了，也要斬除。這怎麼講法呢？禪宗就是用這個方法教人家明

心見性，真正要了解真心、真空，就是六祖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。六祖大徹大悟之後，五祖才單獨地跟他講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裏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了解這些道理之後，這裏講修楞嚴大定是普通法門，普通法門修定的時候，一切的境界出現，不但不要執著它，連歡喜心都不能有。歡喜心一有，就著了相，一著相就壞了事情。所以出現這些，變成佛國、見一切諸佛，何況下面又見到地獄、天宮，修定功的，這些統統不容許出現的。有了定功，出現是出現，心裏不要理會它，禪宗講：魔來斬魔，佛來斬佛，那是比喻話，真正拿刀來斬嗎？不是如此，就是不理會的意思。不管出現任何狀況，心裏還是平平穩穩地在那裏，如如不動，繼續保持定功，這才能夠不受它的影響，禪定工夫才不會被妨礙了。

普通法門修定是如此，我們修淨土宗也要注意，修淨土宗的時候，跟普通法門都不一樣，普通法門要從真空才入得進去，淨土宗呢？能夠見到極樂世界那個依正莊嚴，這是好現象、好境界。雖然是好境界，但是也要注意，為什麼呢？你在念佛的時候，見到這個境界，可不能把這種境界當作得了一心不亂。得一心不亂就是證

果，最淺的就是斷見思惑，比這個境界更高的，見思惑以外更高層的塵沙惑、根本無明，都可以斷的。你不能說念佛的時候看見西方極樂世界，或者看見七寶蓮池，或者看見阿彌陀佛，就說我得了一心不亂，這就錯誤了。真正得一心不亂，最低限度是斷了見思惑，今日之下幾個人有這種工夫？這個要注意。還有上面講的「下見地獄，上觀天宮」，如果看見這個境界不好，為什麼呢？前面講看見極樂世界的依報、正報莊嚴，跟你所修所願的是一致，那是感應所得，地獄、天宮在娑婆世界的六道，是自己要厭離的環境，現在看的是不好的現象、不好的境界，這要分清楚，所以念佛念著念著看到地獄、天宮，這就不是好境界。

這些事情明瞭之後，什麼是普通法？應該怎麼注意？我們學念佛法門，如果遇到種種的境界出現，我們知道什麼是感應、什麼是非感應，自己知道就不會走錯路。下面這兩句：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」，如果把上面所見到的一切境界，都當作：我不得了，證了果位。這就受了羣邪，一受羣邪就不得了，就走上魔道去了。下面是第九種：

又以此心。研究深遠。忽於中夜。遙見遠方市井街巷。親族眷屬。或聞其語。此名迫心。逼極飛出。故多隔見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「又以此心」，再用入禪定的心（就是定心），「研究深遠」，繼續深入地研究，這樣用工夫，就是往深遠處繼續修定功。修到後來，「忽於中夜，遙見遠方」，忽然在中夜，「中夜」是半夜子時，現在我們所計算的時間，在晚上十一點到一點，這個時間叫中夜。在中夜的時候，「遙見遠方」，可以看見遙遠的地方，「遙見遠方」的什麼呢？「市井街巷」，「市」是大街上作生意的，「井」是住家，古時候住家有水井，指汲水的水井，有的是四合院子，四合院四面都是建築物、房屋，中間一個天井，那也叫作井。市井的「井」，在街道上，或者是汲水的水井，或者是鄉村的天井，都看得到，還有「街巷」，街道、巷道裏面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還有「親族眷屬」，這些人都看見了。

除了看見以外，「或聞其語」，還聽到，眼看見不算，耳朵還聽到，聽到那些人

（遠方的親族眷屬）說話，講的話都聽得清清楚楚的，這是眼根、耳根的障礙都去了，都看清楚、都聽清楚了。這裏注意什麼呢？中夜，「中夜」是在夜間，眼睛好，白天可以看見遠處，夜間遠方怎麼看得到？他憑什麼能夠看？前面講一精明體，精是非常精粹的，明是光明，這個精明之體指性光。我們凡夫眾生的精明被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障礙，被物質障礙，這裏要破色陰的時候，色陰實際上還沒有破，他是入定在定功的時候，把色陰的障礙壓下去，讓精明體能夠起作用，發生作用，所以眼的障礙物、耳的障礙物都伏住了，伏住之後，在黑夜裏，眼可以看到遠方、耳也能夠聽到遠方，這是由定功來的。

「此名迫心，逼極飛出，故多隔見」，「迫」是逼迫，「迫心」就是用工夫用得非常積極，用得很猛，叫作迫心。迫心也不是在普通的時候，比如你在白天，你在這裏修定功，別處的人、什麼東西來干擾你；就是在中夜的時候，容易靜得下來，尤其在古時候，所有的人都休息了，萬籟無聲的時候，入定的人，他入定的心容易靜得下來，環境也安靜下來了，這個時候他的心叫迫心，他的心在那裏很猛烈地用功。

「逼極飛出」，什麼飛出呢？心光，心光就是精明的、非常精粹光明，從本性裏發出真心的光，也就是性光，飛出來。藉著從真心裏飛出來的性光，「故多隔見」，多隔見是什麼？能夠看很遠的地方。遠處有很多障礙物隔住，比如我們在屋子裏面，房屋四周都是牆壁，牆壁就隔，把我們眼睛的視線隔起來，房屋外面還有房屋，還有其他的東西，一層一層地隔離。「多隔見」，一層一層的，很多隔離的那些障礙物，他都能看得到，不受妨礙，他能看得到。這是性光才可以，不是性光，誰能看得到？不是性光，不要說是牆壁，就是一張紙把眼睛矇起來，我們都看不見外面，一張紙多麼薄，一遮起來就看不到。這是性光逼出來的，在中夜，心與境都安靜的時候，心光放出來了，看見了，也聽見了。

「非為聖證」，你看見這麼遠的地方，也聽到遠處人的講話，既然是性光，就不受眼耳鼻舌身五根的障礙，諸根可以互用，所以能見就能夠聽，道理是如此。雖然如此，但不是證果，非為聖證，並不是說你證了果、成就聖人了，不是如此。你不把它當作證果，沒有成為聖人的想法，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，這是好境界。為什

麼呢？畢竟說來，你能入定，有了這個工夫，你才能看得見遠的東西、聽見遠的聲音，不入定怎麼行呢？證明你有了定功，這是好境界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」，你要把它當作是證果，就受了羣邪，那就壞事了。下面是色陰第十，最後一種境界。

又以此心。研究精極。見善知識。形體變移。少選無端種種遷改。

前面九種境界，由於修定功的人，他用反聞聞自性的工夫，用得很緊很積極，逼出來那些境界。如果不把它當作證果理解，那就得好境界，就算前面九種境界都通過了，沒有走上邪道，也就是沒有受羣邪。現在到了第十種工夫，「又以此心」，最後還是再用禪定的心，「研究精極」，修行的人由淺而深，一步一步地深入，研究到第十種的時候，精粹到極處了，研究精極，精粹到極處的時候，「見善知識」，這個善知識不是指別人，他見到他自己是一個善知識，看見自身就成為一個善知識了。

看到自己是善知識，善知識怎麼樣呢？什麼叫作善知識？他有很多狀況出現，下面就說：「形體變移」，自己有形狀的身體，身體的形狀在那裏變化，「移」是一下子這樣的身分、一下子那樣的身分。「少選無端種種遷改」，「少選」前面講過—

時間很短，就是須臾之間，須臾之間是非常短暫的時間。「無端」是什麼？無端接著下面讀：「少選無端種種遷改」，說不出一個理由來，在那裏變遷（改變、更改），變遷更改什麼呢？古人注解，這跟著上面那個形體變移來的，「形體變移」是一句總話，下面「少選無端種種遷改」，自己也不知道，為什麼一下變這個、變那個，變什麼呢？有時變大菩薩的身分，有時變天上天人的身分，有時變天龍八部種種的形狀，變成男子、變成女子，在那裏變，這叫「種種遷改」，「遷」是不停止地在那裏改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下面說：

此名邪心含受魑魅。或遭天魔入其心腹。無端說法。通達妙義。非為聖證。不作聖心。魔事銷歇。若作聖解。即受羣邪。

「此名邪心」，這就是邪心，所謂邪心，他這個人在正式學佛之前，學佛聞法當然是正法，他在學佛之前，或者學過外道，那些外道講的種種道理，他聽進去了，聽到第八識裏面，變成不正確的見解，變成種子，這就是邪心。「含受魑魅」，這個邪心就含在第八識裏面，種種的魑魅魍魎、山上的精怪，這一類想法含藏在他的心

裏面，這時候在定中發現，原來在他心裏是個種子，定中發現了。下面：「或遭天魔入其心腹」，前面講的是自己心裏面，原來接受邪知邪見，外道的種子起現行，在定中出現；現在「遭天魔入其心腹」。為什麼在這裏遭天魔呢？前面九種妄境，只要不作聖解，都是好境界。這裏是遭天魔，工夫到這種程度，色陰十個境界快要破了，驚動了天魔，天魔要來干擾了。天魔來干擾非常特別，「入其心腹」，天魔不是從外面來干擾他，他潛藏到這個人的心腹裏面，你看，這是很厲害的。既是天魔入其心腹，他「無端說法，通達妙義」，「無端」是說不出一個道理來，他能說法，不但能說法，而且是通達妙義，把佛法很玄妙的義理都能說得很通達。你看，要知道，不是這個人能夠辦得到，是由天魔到他心裏面，天魔叫他這樣說的，不是這個人能夠說的。

要了解：他這個人有自知之明的話，當下就了解。為什麼呢？無端說法就是平素他沒有入定的時候，他不會說法，更不會談玄說妙，那些妙義說不出來，他現在能夠說，而且說得非常玄妙，「非為聖證」，這個很明顯的，不是證果。

遇到這種情形，修定功的人要知道，「不作聖心，魔事銷歇」，不把它當作證果成為聖人，沒有這個心理，這些魔事自然就銷聲匿跡，就歇了。那個天魔雖然在他的心裏面，能夠講經說法，他自己能夠辨別出來，不認為是自己的本領，魔自自然然地消了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」，你要是認為這不得了，忽然之間，我有這種能力了，不得了。你有這個想法，正好中了天魔的計了，就受羣邪。

色陰十種境界，真正用工夫，遇到這十種境界，最重要的是不作聖心。要了解這個道理，就是每一種，上回發的表，現在不必看了，回去自己看，上回發的表，色陰十種魔的境界，每一種第一句是這個境界的名稱，第一句下面，第二句解釋道理，把第二句好好看一看，根據那個道理辨別什麼是正、什麼是邪，就不會受羣邪了。

第二六五講

阿難。如是十種禪那現境。皆是色陰用心交互。故現斯事。

正式講破除五十個陰魔，魔就是邪魔外道的魔。我們學佛真正用工夫往道上去修持，總是會招魔的。這部經在這裏講修行的人，在修楞嚴大定的時候，真實地在用工夫，就出現種種的境界，修定入定的時候，那個境界出現了，境界出現是個好現象，有定功就出現，但是不要執著它，不要把這種境界認為是證了果位，你有這個想法，那就著了魔。我們正在講這個道理，前面講什麼呢？色陰的十種魔，一共五十種陰魔，陰是什麼？就是《心經》所講的五蘊，五蘊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色是色蘊，這裏講色陰，色是物質的、有形相的色，它有十種境界，你不了解它，就會著魔的。把前面的境界都說完了，現在念的一段，有一個重要的道理，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學佛的人，遇到這十種境界的時候，怎麼來破除那些魔法。

現在看經文：「阿難」，阿難尊者是這部經的當機眾，釋迦牟尼佛把上面十種境界說清楚了，又叫阿難的名字說：「如是十種禪那現境」，這兩句話作一句話讀，一

口氣念下來，「如是」指上面講的—十種由禪那所現的境界，「禪那」是正定，修的正定，「禪那」是印度文的名字，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禪定，就是正定，也是修這部楞嚴大定的定工夫。上面十種修禪那的定工夫，這個時候所出現的十種境界，這兩句話是這麼說的。

修禪定的時候，為什麼出現這十種境界？下面就解釋，這十種境界「皆是色陰用心交互」。先講「色陰」—一切有形相的境界，比如我們人的身體、外面的山河大地，以至於天空，這都是色。色陰是什麼呢？我們眾生都有佛性，要問：我們為什麼學佛？憑什麼學佛呢？學佛就是要成佛，你憑什麼成佛呢？我們每個人都有佛性。佛性是什麼呢？佛性就是覺性，我們本性就是一個大覺悟，有這麼一個本性在這裏。這個本性本來就是覺悟的，但是你一執著物質，這個色就是物質，用佛法的名詞來講，就是著相，一執著相的時候，這個相就好像天上的黑雲一樣，一有了雲，就把你的本性遮蓋起來了，這叫色陰。所以這個色法不是好東西，它把我們本性遮蓋起來，這個能夠遮蓋我們的色陰，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這部經前面講了很多，

由於我們眾生一念不覺，我們自己不覺悟自己，不認識我們自己本性上就是大覺，我們自己不覺悟，迷住了，然後就起了無明，有無明就變成這些色陰。這個色陰既是由無明由不覺來的，這是真實的嗎？不是真實的，假東西。這一點各位注意：你研究哲學，研究宇宙論，研究本體、研究物理，你想找出最後一個物質從那來的，一直到現在找不出來。他如果不學佛的話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，他永久找不出來，他不知道這個地球怎麼來的，整個虛空的星球又是怎麼來的，包括我們的身體，都不知道。這裏講，由於你不覺悟來的，不覺悟就起了無明，由無明再執著，慢慢凝聚色法，這叫色陰。

這樣看起來，色陰是虛假的，整個大地、山河、一切都是虛假的，學佛首先要覺悟這樁事。這個不覺悟的話，你想明心見性，那談何容易。色陰是個假東西，雖然是假東西，它把我們本性遮蓋起來了，讓我們在這個世間有生有死，死了之後又有生、生了之後又有死，每生死一次，就痛苦一次。就在沒死之前，在有生之年，從小到大，一直到老，人與人之間這些利害衝突，各人有各人的意見，彼此不能調

和，痛苦得不得了。苦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不覺悟。

「用心」，這是開始用覺悟，就開始覺悟了，覺悟用什麼心呢？用修定工夫這個心（修禪那的心、入定的心），用入定的心與虛假的色陰互相交戰。比如說你在銀行領了一筆錢，遇到金光黨給你騙去了，你痛不痛苦？你的親戚朋友告訴你：「錢財是假東西，算了吧。」你還是捨不得。你遇到任何痛苦的事情，叫你放下看破，很難。你看不破就痛苦，你看破了，那本來就是假東西，心裏就舒暢多了。這是兩方交戰，交互的，一方用覺悟的心理（就是用修定功的心理），來勝過那看不破的（執著那個假法），勝過它，你心裏就舒暢一陣子。過些時候，我還是現實，我東西被搶了被偷去了，或者錢財被騙去了、買了股票一下子就完了，心裏還是痛苦。痛苦，還是痛苦，這個色法又勝過了你開始覺悟的心，痛苦又恢復了，這叫「交互」。注意用心交互，我們修道的人用工夫，修道就是把世間一切假法都看破了，不要執著它，然後你才沒有痛苦。不僅這樣，看破一切，你才放下一切，然後你才能把自己內在的本性真正明瞭，在色陰障礙本性的時候，色陰才能破除。破除了色陰，你

的本性一開發出來，本性裏面萬德萬能，什麼都有。新台幣、美金、其他的那些，那都是假東西，那個假東西，大家看了，寶貴得不得了，可是你真正明心見性，你的心性開發出來了，那些東西一文不值，心性比那個高貴了多少萬倍還不止。你生活所需的、你所欣賞的，一切東西都可以從本性裏面發出來，但是首要的條件，你要看得破這些色法。在這裏講前面那些修定功所出現的十種境界，那十種境界就是：你入定的心理跟你平時所執著的色陰互相交戰，然後才出現，「故現斯事」，「斯事」就指十種境界，這講得很清楚。

你真正在用工夫，入定的時候，在定中出現的境界都還是假相，既是假相，你還執著它嗎？你把假相當作不得了，以為自己證果了，那好了，你這麼一想，就被魔牽去了，就著了魔。你對這種境界還不要執著，你要認清它，那十種境界也是你在用工夫，與色法互相在交戰所出現的那種相，這樣你就沒事了，任何魔來了就動不了你了。

眾生頑迷。不自忖量。逢此因緣。迷不自識。謂言登聖。大妄語成。

墮無間獄。

「眾生」指前面修禪定的人，修禪定的人要破除十個色陰的時候，這當中就出現十種境界，要知道這種境界是由定工夫出現的，雖然是好，你不要執著它，不把它當作證果，那就好。可惜眾生「頑迷」，「頑」是頑鈍，他的知見、見解很不靈敏，「迷」是迷惑，這個眾生很頑鈍又迷惑，因此他「不自忖量」，自己不知道忖量，「忖」是揣度思量，「量」是測量、度量，「忖量」就是考慮衡量的意思，「忖」當度字講，一般講度德量力，不自忖量就是：他自己不度量自己的能力如何。「逢此因緣」，遇到這個因緣，這個因緣是什麼？指前面十種境界，「逢」是遇到，遇到這十種由因緣出現的境界。這裏講這十種境界是「因緣」，這十種境界不是我們能遇到的，我們那一位有這種境界？這種境界有因緣的，什麼因緣呢？是他在修禪那的時候，「禪那」就是因緣。他遇到這個因緣，出現了境界，可是「迷不自識」，他迷昧的心理不開明，心裏什麼事情都不了解、不自識，「不自識」就是不認識自己。怎麼不認識自己呢？這一點要注意了，我們學淨土宗的人，我們用工夫就是念佛，你自己早

晚在家裏作功課，或者在道場參加打佛七，或者在道場裏臨時集合來共修念佛，假使在念佛當中，你也出現好的境界，你出現好境界，你認為：「哎呀！不得了，現在我得了一心不亂了。」那你這個境界就不可以出現的。你要知道：什麼叫一心不亂？一心不亂是修念佛三昧，三昧是正定，修念佛三昧得到一心不亂，藉著念佛得到正定，正定成功就斷惑。

斷惑詳細地分析，那很多很多。簡單說，我們任何人都有貪瞋癡的心理，貪心是貪求這個、貪求那個，無所不貪；瞋恨心是見到不如意事就發脾氣；愚癡心是不明白事理。真正得到一心不亂，貪瞋癡整個都斷除掉了。斷除以後，那個貪怎麼樣？比如現在一般年輕人都上網路，一上網路就迷住了，他就貪網路上那些五顏六色，什麼都有，貪那些。真正斷了惑，得了一心不亂，別說網路上的各種色，就是天上最美的天人來了，也動不了你的心，那就真正是斷了惑。工夫自己知道，假如一上網路一看，或者不上網路，你在街上看見色聲香味觸，一看見，心裏動動念頭，就知道自己工夫還早。

假如你念佛的時候，遇到任何一個好的境界，你千萬不要認為這是得到一心不亂，那就沒事。就算你見了佛，念佛時見到阿彌陀佛來了，你也不要驚慌失措，阿彌陀佛來了，好，自己知道有了工夫，好的境界出現了，你也以平常心繼續再念佛，這就好。你要是見了佛相，就認為大概是得了一心不亂，那就誤解了。這裏講「迷不自識」，自己不知道自己修行的工夫到什麼程度，「謂言登聖」，「謂言」是自己說，自己告訴自己，自己心裏想：我登了聖，登到聖人的地位了。什麼叫聖？就小乘來講，證到羅漢果是聖人了，四果羅漢。就是沒有證到四果，證到二果、三果，也是聖人，二果、三果談何容易。修菩薩法的時候，別教菩薩修一大阿僧祇劫，修滿了三賢位，登地才成為聖人，那就證果。「迷不自識，謂言登聖」，自己認為登了聖人的地位、證了果，這就壞事了。

下面這兩句：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」，自己遇到前面那十種境界的任何一種，就說：「我證了果位，成了聖人。」自己就造大妄語了。普通的妄語，沒有那個事實，跟人家說，那都是妄語，說沒有事實的話都是妄語。這裏為什麼是大妄語？祖

師注解，大妄語是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，未來的「未」是還沒有，「得」是得果位，未得謂得，你沒有得到果位，你說是得了果位；未證謂證，你沒有證到聖人，你說是證了果，這就是大妄語。「大妄語成」，你這麼一說，成就了大妄語，這個大妄語不得了，「墮無間獄」，「獄」是地獄，地獄是「無間」的。有五種無間，這裏只說兩種：第一，比如這個人在人道裏造大妄語，他壽命終了的時候，這裏一斷氣，一死了，直接的，中間沒有間隔，直接就到地獄。普通情形，大家知道，一個人死了，要給他作七，七七四十九天，滿了七，他就會轉世，在沒有轉世之前，這裏死了之後，他還有中陰身，中陰是中間的陰，就是人道的人身死了，還沒有投胎，下輩子到那一道，還沒有轉世，這中間有一個色陰，叫中陰身，中間有個間隔的。墮地獄的時候，這裏一死，那裏就到地獄了，不經過（沒有）中陰身，就是無間。等於在世間犯了國法，罪大惡極，過去國家的法律是：犯了大罪，現行犯的話，立地，就在當地，抓到的地方、犯罪的地方，馬上立地處斬，古時候就是砍頭。就跟那個一樣，不要經過審判，不要一切、統統不要，那是犯了大罪，這個墮地獄也是無間，這是一種。再呢，墮到地獄以後，受到各種刑罰的痛苦，沒有間斷的。這兩種就夠

受了，其他不必說了，這叫無間地獄。墮了無間地獄，壽命多長呢？不知道有多長，那個罪就有得受了。

現在世間有些人，他學佛，文字也還很通順，寫了不少書，他就稱呼自己不得了，貪瞋癡什麼都沒有了，證了果，得了什麼境界了，這就不得了。這個寫書的人，別說他沒有證果，恐怕前面講的十種境界，他都沒有，他還沒有到那種程度，只不過會寫文章而已，他就自己稱自己是什麼過來人，自己封自己是什麼佛來的，這就是大妄語。所以我們看到那些書，千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，相信他就跟他學，學那個大妄語，陪著他一起墮地獄，那多冤枉。後面是釋迦牟尼佛教佛弟子們，到後來，教大家防範天魔。

汝等當依如來滅後。於末法中。宣示斯義。無令天魔得其方便。保持覆護。成無上道。

釋迦牟尼佛把前面警告的話都說完以後，就告訴阿難尊者以及楞嚴法會的大眾：「汝等」，你們大家，「當依」，當依什麼呢？當依佛在前面所說的話，下面就交

代大眾：「如來滅後」，「如來」是釋迦牟尼佛稱呼自己，佛到世間來，是來弘法、來度化眾生，雖是度化眾生，任何一尊佛都是這樣的，他有一定度化眾生的法緣，該度的眾生都度了，法緣都度完了，那就應該滅度。所謂滅度，就是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，就如當年釋迦牟尼佛在印度講經說法，應該度的眾生都度了，在這個世間幹什麼呢？事情完了就要離開，那就滅度。所以如來滅後，如來不住在世間，佛不住在世間了。佛剛剛滅度，那時還算是正法，如來那些大弟子、那些菩薩，親自聽到佛講的法，那個法、那個時代的法，還是正法；過了一段時期，就是像法，親自聽佛講佛法的大弟子，將來也要入滅，也要離開世間，一傳再傳，傳到像法，那個時候說法的人、修道的人，弘法的人還很像樣子，很像修行的人，弘法的人也還很像弘法的人，這是像法時代；這個像法時代過了以後，就是末法時代，末法連像法也比不了，比不上了。現在就是末法時代，要注意，末法時代不是現在開始，老早就是末法，清朝、明朝早就是末法，現在當然還是末法。「於末法中，宣示斯義」，就把前面兩段話—那十種境界怎麼出現的，你要是不了解那十種境界，你把那種境界當作自己證果、成為聖人了，你就要墮無間地獄。把這個話在末法時代多多地宣

揚，多多開示給一般人聽，「斯義」就指那個道理。

開示之後，大家都了解了，「無令天魔得其方便」，「天魔」是天上的魔王（魔道），他要來擾亂修道的人，你修道的人了解這個道理，他就不得方便。「方便」是什麼呢？你修道的人不了解這些道理，遇到這個境界，認為就是證果了，正好，天魔就有方便了，他就乘虛而入，把你引導到魔道去了。你自己有正確的認識，把佛所講的道理記在心裏，清清楚楚了解，所以我們學佛，不能不了解佛的教義，了解教義之後，天魔就是來了，不得方便。他來破壞，他要找機會，有機可乘就得其方便了。明瞭這個道理，沒有給他可乘的機會，他就不得方便。這樣天魔來，就不讓他得其方便，這樣就能「保持覆護」，在末法時代修法、弘法的人，能夠保持修道，保護正法，保持所修的正法，「覆護」是什麼呢？「覆」就像一個傘蓋一樣，把他遮起來，不讓外面的紫外線來侵害，用一個東西把他覆蓋起來，就是保護起來，不讓修道的人受傷害了，這樣他可以在那裏很正確地修定功。「成無上道」，他可以成就無上道，「無上道」就是佛道，就是成佛。

這裏講修定功，任何一宗都需要修定功，我們念佛也是修定功。念佛念得工夫好，就在娑婆世界，在我們這個人世間，你能夠得一心不亂，你就斷惑證真，斷了惑你就證果。你工夫不好，這個特別法門好在那裏？不像普通法門，你工夫不好，你再一轉世，就很危險，能不能繼續修，就很危險。我們修淨土宗的人，工夫雖然不好，迷惑沒有斷，煩惱沒有斷，這一生成就往生，到極樂世界就行，到極樂世界必定能夠成就無上道，這是特別法門。就拿念佛來講，念佛也屬於修定的一種。

下面講受陰，一共有五陰—色受想行識，色陰是物質的，有形相的，是色法，下面是心法，心理的狀況。心理分成四種：一個受陰是我們的感受，苦的感受、樂的感受，這叫作受；想是一種思想；行是行路的行，在佛法裏，這個行是變遷的意思、流轉的意思，行為的行；最後是識，就是唯識學的識。色受想行識，後面的四種，受想行識是心理的，下面講受陰。

阿難。彼善男子。修三摩提。奢摩他中。色陰盡者。見諸佛心。如明鏡中。顯現其像。

釋迦牟尼佛在這裏，又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阿難，彼善男子」，「彼善男子」指修楞嚴大定的人，他「修三摩提，奢摩他中」，他們在修三摩提，就是修楞嚴大定，修這個定成功，就能成就無上道，「奢摩他中」，「奢摩他」是本性中就有定工夫，有這種定力。他修這個大定，一旦修到本性的定工夫出現的時候，「色陰盡者」，只要本性裏面，定中有工夫出現了，色陰就盡。前面講色陰，「色陰盡」就是色陰破除，色陰一破除，「見諸佛心」，「佛心」指本性，《金剛經》裏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所有相」指色陰，一切的相都是虛妄的，虛妄相一破除乾淨，真如本性就顯出來了。所以這裏的「見諸佛心」，「見諸」，本性裏還有幾個佛心？「諸」不當數目講，這個「諸」是合音字—見之於佛心，就見了本性，見到本性了。

「色陰盡者，見諸佛心」，古人注解是這樣：色陰是虛妄的色相，色法的假相破掉了，虛妄的假相一破，「見諸佛心」，本性就現出來。妄相破了，本性就現出來，本性在那裏現出來呢？眼耳鼻舌身都是相，不是叫你把眼耳鼻舌身都滅除掉，然後現出來，不是這個說法。我們所執著的是妄相，你要認識這個妄相是虛假的，不執

著妄相，同樣是眼根、耳根，它就是根性，一個是眼根、一個是耳根，我們凡夫所見的是妄相，妄相一破除，根性就顯出來，性就現出來了，這就見諸佛心。這個根性是什麼？真性無處不在，這部經前面講的，心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無處而不是，妄相一破除，那裏都是性，都是根性，這是見諸佛心。

「如明鏡中，顯現其像」，這是說比喻，好像一面很明的鏡子，在鏡子裏面顯現各種相。這個相要注意，這個相是影像，我們拿鏡子一照，鏡子裏面的不是真我，不過把「我」射到鏡子裏面，在鏡子裏面顯示出來而已，所以那是個影像。

前面說「色陰盡者，見諸佛心」，你色陰一破，見了本性，這裏又說是影像，這怎麼說法呢？這是修三摩提，你在修定功的時候，在定中所見的，在入定的時候，定中你暫時見到你的本性，就如同照了鏡子，出了定以後，這個境界又沒有了。所以說這個比喻把前面照應了，你那種境界不是真的證得的，是定中的時候暫時見到的，所以說是顯現，暫時顯現的印象，不能用。

若有所得而未能用。猶如魘人。手足宛然。見聞不惑。心觸客邪而

不能動。此則名為受陰區宇。

「若有所得」，「若」是好像，好像有所得，這就指鏡子裏的影像，你看見好像是得到了，「而未能用」，還沒有得到真實的用處。為什麼呢？「猶如魘人」，就好像大家都有的經驗，你晚上睡覺的時候，忽然之間，好像鬼來了，把身體壓住了，動也不能動，但是你心裏很明白，好像有一陣風吹過來，把身體壓得動也不能動，這就是魘人的一種陰氣，那種鬼把睡眠的人壓在那裏。「手足宛然」，你睡眠的人手腳好好的，手也在那裏、腳也在那裏，但是動也動不了，手不能動，腳也不能動。「見聞不惑」，人家說話，你也能聽得見，你也看得到，沒有疑惑的，就是因為「心觸客邪而不能動」，心裏接觸外面客邪那種陰氣，魘鬼把你的心理壓在那裏而不能動。「此則名為受陰區宇」，這叫作受陰區宇，「受陰」就是這樣，我們所講的受陰，我們眾生本性一開發出來，是一個清醒的人、覺悟的人，一有受陰在，把我們壓在那裏，就像一個鬼把我們魘在那裏不能動，心裏明白而不能動。你在入定的時候，好像是有所得，但是你沒有真實的作用，這還受了受陰的區宇，「區宇」是它的區

域、它的範圍，這就是到了受陰的區域。你前面的色陰破除了，你心裏明白，但是手腳還不能動，這就到了受陰的區域。

後面就講：怎麼認識受陰區宇、怎麼破除受陰？破除受陰的先決條件是先破除色陰。我們色陰還沒破，魔鬼壓在我們身上，我們心理都還不明白呢，要了解我們現在的程度。這裏講色陰破除了，受陰知道魔鬼在那裏，知道之後，他就不害怕了。

第二六六講

若魘咎歇。其心離身。返觀其面。去住自由。無復留礙。名受陰盡。是人則能超越見濁。觀其所由。虛明妄想以為其本。

這一段是講受陰，講五陰魔，五陰是我們每個眾生，我們現在生命的現象，有精神、有物質，這兩種合起來，才有我們生命的現象。再詳細講，物質這方面是我們的肉體，肉體是地水火風四大種合起來的，這是色身，屬於色陰。在精神方面就是心理，心理分開有四種—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受是我們接受外來的種種刺激，我們身體、心理一種感受，所反應出來的一種感受，就是受；想是思想；行是行為的行，時時刻刻在變遷不定的那個行；最後的是識，受想行識這四陰是屬於心理方面的。物質（色法）這個色陰，前面都講過了，我們學這部經，在這裏講學楞嚴大定的時候，入定首先要把色陰破除，陰是覆蓋，把我們本性障礙起來，這叫陰，首先要把這個破除。破除掉以後，第二個工夫就是破除受陰，前面的色陰，你在修定功的時候有十種境界出現，那十種境界出現，你明瞭佛理的時候，不會執著那個境界，那

就沒有事情，不會著魔。假使你不明瞭佛法的道理，執著那種境界，馬上就著魔。前面講的十種道理，那十種境界都通過了，就是色陰破除了，現在講受陰。

古人把五十個陰魔，也就是五陰，五陰每一陰分開來有十種境界，合起來講就是五種，有五陰。古人注解五陰，說比喻的話，我們每個眾生本有的真如本性，也就是真心，我們成佛就靠我們自己的真心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的真心就是佛，本來就是佛。真心就是佛，為什麼我們現在是凡夫？而且在六道裏生生死死的，不能夠解脫？就是因為有五陰遮蓋障礙了。這五陰比喻五種灰塵、五層塵垢。我們的真心也說個比喻，是很明的鏡子，這個鏡子我們本來就有的，這是真心，這個明鏡一切照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就是說我們的真心無所不知，什麼都知道，什麼事情我們都能辦得到，所以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。既然如此，要問：我們真心裏還有生死沒有？當然沒有生死，有生死是我們凡夫眾生，不了解生死從那來的，就跟一個人作夢一樣，不知夢是從那裏來的，然後才被夢困擾。

現在釋迦牟尼佛講這個道理，我們真心就像鏡子，這是說比喻，實際上來講，

鏡子也有形相的，真心是無相的，這是比喻話。真心像一面鏡子，鏡子蒙上灰塵，一層一層的，有五層灰塵，最初蒙上的灰塵很細，再一層一層蒙上，你要去灰塵，你不能從最初蒙上的很微細的灰塵，你辦不到，要從外面，先把最粗淺的灰塵除掉。外面最粗淺的灰塵比喻色陰，色陰破除了，就等於明鏡可以看得見了，就是前面講的「如明鏡中，顯現其像」，在明鏡裏顯現出來的像，就看見了佛性，看見佛性就是看見自己真心，這是前面講的。真心是看見了，明鏡裏也顯出像來，但是你只去了一層外面粗淺的灰塵，還有受陰，受想行識那四層的灰塵還在，因此還沒有大用，大作用還發不出來。所以上次說比喻，好像有所得，但是還未能用，還沒有發揮大用處，這個比喻是說一個人在睡眠的時候，忽然感覺有魘鬼來了，壓著你的身體不能動，你明明知道那是魘鬼壓著你不能動，你心裏明白，可是你手不能動，腳也不能動，想翻身也翻不過來，這就是「心觸客邪而不能動」，這是「受陰區宇」，還在受陰的範圍之內，現在就接著那個講。

接著就說：「若魘咎歇，其心離身」，「魘」是魘鬼，在睡夢中來壓著這個人，

使人不能動，這是拿他來比喻受陰還在。現在講「魘咎歇」，就是魘鬼去了，離開了，「歇」是停止壓迫睡夢的人，這個時候魘鬼就走了。「其心離身」，在夢中的人（在睡覺的人），他的心可以離開身，這意思是：原來說比喻話，講到經裏所講的意思，照經的意思就是說受陰破除掉了。前面講受陰在，現在講受陰破乾淨了。魘咎歇，「咎」是過失，就代表魘鬼，歇了，受陰已經解脫了，這個時候心就離身。

所謂其心離身，這怎麼說呢？我們凡夫眾生總是認為，心是誰的心？指的是我自己的心，既是我自己的心，那個心當然在我們身體以內，任何凡夫眾生都是這個想法。別說我們普通人，把現在全世界的書籍都念完了，科學、哲學的書籍都念完了，他都認為這個心在我們的身體以內。實際說起來，這部經前面就講，講到七處徵心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問阿難尊者：你的心在內嗎？阿難尊者說在內，佛就告訴他不在內。七次問答，心既不在內，也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間，那在什麼地方？總歸一句話，凡夫認為心在內，那是虛妄心，妄心在內，真心無處不在。真心既是無處不在，原來的色陰破了，明瞭的心已經發明一部分了，但是沒有作用，用處還沒有

發揮出來。現在講受陰也盡了，受陰盡了等於魘鬼去了，手腳也能動了，這就能發揮作用了。能發揮作用的時候，這就講到實際上的意思，心怎麼離開身呢？如果認為這句經文難懂，心不能離開身，就誤會這個心只是在身體以內，沒有認識真心，只認識虛妄的假心，現在講的是真心。明瞭真心的時候，這個心就離身，不限定在假的身體以內，這叫作其心離身。其心離身，換句話說你的心不會受四大假合的身體侷限了，不會侷限在假身體之內，這叫作其心離身。既是心離開身，就是入定的人，他的心不會受假的色身限制而離身。

離身之後，「返觀其面」，他能回過來，看自己的面貌，就根據前面那一句的道理來的，既是心離開身，心就能夠返回來看自己的面貌。為什麼返觀其面呢？我們凡夫眾生總是執著，既是執著，對自己的真面目就看不清楚，我們拿個鏡子看，拿個鏡子看也看不清楚，這是妄心，妄心固然看不清楚，就是拿著鏡子，也還是看不清楚。這時能夠返觀其面，返觀其面是什麼？破除受陰。凡夫眾生受陰沒有破除的話，眼要看東西，要根據眼根，要知道我們的眼根發出眼識，只能看外面，不能看

自己。前面色陰已經破除，現在受陰再破除，沒有執著，他就不需要藉著眼根，他可以看自己，返觀自己的面，這種境界的轉變，必得自己到了這種工夫才知道，他真知道。我們現在不過是研究教理，研究經文，根據祖師的注解，我們這樣講講，各位這樣聽聽而已。真了解的話，你必得用工夫，修定功到這個時候，自己知道，真正返觀其面，不需藉著眼根看才能返觀，我們現在是凡夫眾生，不藉眼根就看不見，那還能返觀呢？他現在是破除色陰、破除受陰之後，才有這個作用。

既是心不受身體限制，離開身體，又能返觀其面，「去住自由，無復留礙」，「去」是這個心離開身體，「住」是心在身體。上面講返觀其面，你的心依照眼根看也可以，依著根的話，叫作住，你不依照眼根來看，返觀，不依眼根而能返觀，這叫去。換句話說，你依照眼根也可以，不依照眼根也可以，自由。去住自由，「無復留礙」，「無復」是不再，不再留下任何障礙，「礙」是什麼呢？前面色陰固然有本質、有障礙，你的受陰是一種執著，有執著在，也是一種障礙。所以色陰既然破除，受陰也破盡了，這叫無復留礙，一點質礙都沒有了，都不留了，「名受陰盡」，這個名叫受

陰盡，受陰就破乾淨了。受陰一破盡，「是人則能超越見濁」，什麼是超越見濁呢？見濁是五濁之中的一種，我們現在是五濁惡世，就共業來講，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我們這個世間，現在就是五濁惡世。但就個人來講，我們每個人都有五濁，前面破除色陰，破除盡了，那是劫濁盡了。現在受陰破盡了，超越見濁。五濁在《阿彌陀經》裏講—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這五濁，現在是第二層工夫，染在明鏡上面的第一層灰塵去掉，色陰盡了，去了第一層灰塵；受陰盡，第二層灰塵也盡掉了，第二層灰塵盡了就超越見濁。什麼是見濁？見濁最根本的是身見，我們眾生誰都有身見，前面講色陰的時候，我們身體有地水火風四大種性，在那裏交織而成的，我們色法的身體變成劫濁。雖然色陰破除，還有受陰，受陰是一種執著，執著身見在那裏，拿生命的現象當作自己，這是身見。身見一破除，受陰破除乾淨，身見就沒有，身見沒有的話，就能超越見濁。

現在再研究，為什麼身見沒有就超越見濁呢？下面就解釋這個理由，身見從那裏來的？下面解釋這個道理。經文說：「觀其所由，虛明妄想以為其本」，現在就研

究受陰是怎麼來的，前面說受陰盡了，就可以超越見濁，一個人的身見是各種邪知邪見的根本，而受陰又是身見的根本。換句話說身見是由受陰來的，所以受陰一破，見濁就能超越。下面研究受陰：「觀其所由」，是觀察受陰從那來的。下面解釋：「虛明妄想以為其本」，虛明是什麼？說的是受陰。前面色陰已經破了，身體物質的都破除掉了。受是一種執著，它是無形的，既是無形，沒有破，他就執著，障礙就在那裏。現在受陰破了，這叫虛明，它還是虛妄的，「虛明妄想」，就是破除色陰之後，一個抽象的虛明妄想，「虛明」指沒有色法的一個受陰。他雖然明瞭，前面講明鏡已經發明了，但是這個「虛明」就是妄想，他還沒有真正見到真心，是以虛明妄想為其根本，這個受陰就是這麼來的。「觀其所由」這三句就解釋受陰的，現在受陰已盡了，所以他能超越見濁，大家這樣了解。

上面講受陰存在的時候是什麼狀況，只是心裏明瞭，而不能發揮作用，在受陰盡了之後，他就能夠心離身體，返觀其面，去住自由，沒有留礙，有這些作用發揮出來，這是講原則原理。下面就講工夫了，你用禪定工夫，有各種境界出現的，下

面講修定功的時候，有這些現象出來。這些現象都是好的，你明瞭教理，明瞭佛法道理的時候，境界出現，證明你入定有了工夫，才有這個現象出來。雖然有現象出來，你不要執著它，不要把這個現象當作不得了，認為是證果了，你不要有這個想法，那就不會有問題，就不會著魔的。假使你入定的時候，出現這種境界，你沒有明瞭佛法的道理，你把這個境界當作自己得了什麼境界、證了果位，這就不得了。你正好就被魔道來利用，你就著了魔。下面十層境界，你都要依照這個見解去研究，請各位看經文：

阿難。彼善男子。當在此中。得大光耀。其心發明。內抑過分。忽於其處。發無窮悲。如是乃至觀見蚊蝱。猶如赤子。心生憐愍。不覺流淚。此名功用抑摧過越。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覺了不迷。久自銷歇。若作聖解。則有悲魔入其心腑。見人則悲。啼泣無限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這個教我們明瞭，要防範受陰的十種陰魔。先講第一種，要防患第一種陰魔，經文釋迦牟尼佛叫阿難尊者名字說：「阿難，彼善男子」，「彼善男子」指修定功的人，「當在此中，得大光耀」，「此中」指的是什麼呢？就指前面色陰已經破除了，現在進入到受陰，他繼續入定功，想要破受陰，要破還沒有破的這當中，他在這個時候得了大光耀。這裏講「得大光耀，其心發明」，這兩句先講前面，你破了色陰，色陰破乾淨了，得了大光耀，「其心發明」把前面那個再復述一遍，色陰盡了，好像明鏡裏可以見到佛心，先把這個說明。下面要破受陰了：「內抑過分」，內抑過分是什麼？他就在作工夫，入定的定工夫，在入定的定工夫的時候，下的工夫很深，抑是什麼呢？「抑」是壓制的意思，壓制得非常厲害，過了分。這怎麼講呢？定工夫用得太過，觀照的工夫沒有配合，觀照是用智慧觀照，定工夫是止，止的工夫用得太過了，這叫內抑過分。內抑過分的時候，「忽於其處，發無窮悲」，忽然在他入定的時候，發出悲心來了，發出無窮悲。所謂無窮悲是什麼？就好像諸佛的同體大悲是一樣的。要知道，諸佛為什麼叫同體大悲？證到佛果，把真心完全開發出來之後，佛的真心跟一切眾生的真心是一體的，真心就是法身，共同一法身。既是共同

一法身，那就是同一個法身，叫同一個體，同體大悲。所以諸佛看待眾生，就像看待自己的身體一樣，眾生那種痛苦，在諸佛看來，就跟自己本身所受的痛苦一樣。入定的人觀照，用智慧少，定力用得多，這是過了分，所以他在定中，定慧不能平衡，這就有了偏了，因此發出無窮之悲，就好像同體大悲是一樣的。

發了無窮大悲，「如是乃至觀見蚊蝱，猶如赤子，心生憐愍」，這是頂著上面來講的—「內抑過分，忽於其處」，忽於其處指什麼？見到任何眾生，就在任何眾生的身上發起同體大悲心，見到任何眾生，他悲心就起來了。這個悲心怎麼來的？就是由於他內抑過分，忽然在各各眾生的身上發出無窮之悲。這樣的話，眾生很多很多，不但人類眾生，乃至看到蚊蟲，還有蝱（蝱也是蚊蟲那一類的）飛來的話，牠到人身上來，吸取人身上的血液。看見這一類的蚊蝱，「猶如赤子」，就把牠當作赤子，「赤子」是剛剛生下來的嬰兒，身體的皮膚還沒有長得很完全，看見紅色的，這叫赤子。甚至把小到像蚊蝱那樣的動物，都把牠看作自己養的嬰兒一樣，因此他的心裏就生出憐憫心，覺得很可憐，悲愍牠。既是悲愍，「不覺流淚」，不知不覺地

就留出淚來。要知道，這是在定中，定中出現這個境界，在定中見到任何眾生，都發出同體大悲的心來。

這種悲心好不好呢？應該說入定的時候，有這種境界是好現象，但是要明瞭道理，不明理的話，執著這個境界就危險。下面就解釋：「此名功用抑摧過越」，這種功用是由自己修定功發出來的這種作用，你要明瞭這個道理，你不修定功，就沒有這個境界出現。修定功出現的境界怎麼來的呢？「抑摧過越」，是你用定工夫用得過分了，沒有加以用智慧觀照的工夫，才有這個悲心出現。

下面講：「悟則無咎」，你覺悟的話，你就沒有咎，「無咎」是沒有過失。換句話說就不會著魔的。你不悟就咎了，就要著魔了。怎麼悟法呢？那就要解釋了，諸佛都有同體大悲心，你在定中出現悲心，你與諸佛的同體大悲有什麼不同？根據蕅益祖師解釋：現在講受蘊，受不外乎有五種—苦受、樂受、憂愁的憂受、歡喜的喜受，苦樂憂喜，最後一個是不苦、不樂、不憂、不喜，那是平平淡淡的叫捨受，不過這五種。剛才講的悲心，他跟諸佛的平等大悲不同在那裏呢？諸佛的色受想行識

五蘊皆空，他真正從平等心、從真心出發的。你修定功的這個悲心，是從受陰出來的，你在用工夫，定工夫用得很深，從受陰逼出這個悲心來，這個受陰從眾生受苦，從苦受發出來的悲心。所以在定中見到各種眾生受到種種痛苦，他發出悲心，這是在定中暫時發出的境界。你懂得這個境界，不要執著它，不要把它當作跟諸佛同體大悲同等地看待，那你就悟，你知道你現在工夫早得很，你不執著它，就不會著魔的，悟則無咎。「非為聖證」，你悟了，你就認為這不是證果，現在還是凡夫，還沒有成為聖人。「覺了不迷」，「覺了」是覺悟了，不會迷了，「久自銷歇」，久而久之，你遇到這種境界，自自然然消歇了，魔就不會來了。

下面是警告的話：「若作聖解，則有悲魔入其心腑」，假如你入定的人，你遇到這種境界，當作聖解，以為自己證果成聖人了，那好了，魔有好多種，發悲心是悲魔，順著你的悲心，悲魔就入你的心腑，就到你的心裏面來了。這樣一來，悲一入心，「見人則悲」，見到任何人就發出悲愍，「啼泣無限」，哭哭啼啼，沒有限制的。「失於正受」，這樣一來，悲得不能停止，正受（正定的受陰）就失去了。「當從淪

墜」，破不了受陰，工夫就在這裏失掉了，淪墜下去了。

阿難。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勝相現前。感激過分。忽於其中。生無限勇。其心猛利。志齊諸佛。謂三僧祇。一念能越。此名功用陵率過越。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覺了不迷。久自銷歇。若作聖解。則有狂魔入其心腑。見人則誇。我慢無比。其心乃至上不見佛。下不見人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「阿難」，釋迦牟尼佛再叫阿難的名字說：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又修定中那些善男子，他在修定的時候，在定中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前面講他色陰已經破除、消掉了，受陰也明白了，工夫也用得很好，「勝相現前」，這個境界就出現殊勝的現象。「感激過分」，所謂「感激過分」，是就勝相現前來講的。「勝相現前」就是前面講的—色陰破除以後，見諸佛心，自己心裏好像明鏡一樣，佛心看見了，境中現出這個相，出現感激了。這種感激過了分，「忽於其中，生無限勇」，勇猛心生出

來了，這又過分了。這是真正用工夫來的，用工夫出現勝相，為什麼呢？前面講色陰破了，自己心裏就見到佛心，原來研究，說是心中就有佛性，那只是從理論上了解而已，現在色陰破了，見到諸佛心了，所以感激。好了，這一感激過了分，忽然在這個定中，生出無限的勇，「無限勇」是這個勇氣超過一般的限量。

超過什麼呢？「其心猛利」，這並不是用定功來的，他完全是自己一股勇氣，心裏那種感情用事來的。這樣一來的時候，「志齊諸佛」，他覺得他心裏的志向，大的志氣發出來，跟諸佛是平等的，齊諸佛了，好像我現在就是諸佛，我現在就是佛了。既是現在就是佛，他就有一種想法出來，「謂三僧祇，一念能越」。一般講成就一尊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，他心裏一想：諸佛都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來修持才能成就，我現在一念就能成佛，一念就能超越諸佛。這就是無限勇，這個心猛利到這種程度。「此名功用陵率過越」，這是你用功發生作用，「陵」是駕陵，駕陵諸佛之上，「率」是輕率、躁進的心理，「過越」是太過分了。你要了解這個理，「悟則無咎」，悟是悟什麼呢？任何眾生要想成佛，一定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來修持。

所謂一念能越，禪宗教你悟是悟道，你一念能悟，並不是一念能證，這要分清楚。「一念能越」，他把悟道、證道混合起來，變成證道，這真是差得太遠了。你明瞭這個道理，悟不是證，就沒有問題，就沒有過失，「悟則無咎」。是知道「非為聖證」，這不是聖證，然後「覺了不迷」，不會被迷了，「久自銷歇」，久而久之，你了解這個，這些魔境是不會有的。

下面再提出一個警告：「若作聖解，則有狂魔入其心腑」，你拿它當作證果，以為自己是聖人，那就有狂魔，發狂的魔來入其心腑，到你心裏去了。狂魔入心的時候，「見人則誇」，見到任何人就誇耀自己，說自己就是佛了，這就「我慢無比」，這個貢高我慢，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。他這個我慢心到什麼程度呢？「其心乃至上不見佛」，就佛來講，十方諸佛都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我不要，我一念就成佛，所以眼裏沒有諸佛。「下不見人」，對一般眾生來講，對任何人來講，他自己說：你們這些人，根本就不了解我們的心本來是佛，不了解。我現在知道了，我一念就成佛了，任何人都沒有這樣，我能悟到心就是佛。所以任何人都比不上他，

「下不見人」，看不起任何人。下面兩句話：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這樣一來，正受就失掉了，工夫就沒有了，不但沒有，而且淪墜，墜落下去了。

講到學佛用工夫，一方面要用工夫來修定功，再方面要懂得教理。就拿我們念佛的人來講，你專門念佛，不懂教理就有問題，你沒有能力研究教理，你不能離開道場、不能離開善知識，隨時有問題，可以請教善知識，給你解決。假如你不依靠道場、不依靠善知識，你自己在家裏只是念佛，遇到了問題，教理不明白，你就出現很多問題來。學特別法門都需要，學普通法門，你不懂教理，行嗎？現在狂慧、狂魔的人很多，他寫書、演講信的人很多，往往自認就是佛了，我們遇到這種人，千萬要小心。他這種人距離佛境，距離這裏講的，早得很。這裏佛所講的，真正修定工夫，出現這個境界，現在那些人，他們一點工夫都沒有，只是看看佛經，對於佛經的教理還不明瞭，完全誤解，他就一本一本書出來了，演講也好、寫文章也好，自己認為就是佛了，現在這種人多得很。大家了解這個之後，千萬不要聽那些人的邪說。

第二六七講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前無新證。歸失故居。智力衰微。入中隧地。迴無所見。心中忽然生大枯渴。於一切時。沈憶不散。將此以為勤精進相。

繼續講破除魔障。魔障一共有五種，詳細地分有五十種，簡單的五種，就是《心經》所講的五蘊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五蘊在這部經裏講五陰，五蘊、五陰是一個意思。我們凡夫眾生就是被五蘊把我們真心蓋起來、障礙起來，使我們真正的真心發不出作用，因此我們就在六道裏輪迴生死。學佛必須要覺悟，覺悟什麼呢？覺悟我們每個人都有真心，這個真心沒有生死，禪宗講明心見性，就是教我們確實地明瞭我們有真心，就是有本性。明瞭這個理以後要講修持，前面解釋這個道理，你要修持，怎麼修持法呢？就把五蘊一層一層破除掉。五蘊破除掉，古人有個比喻，教我們研究的時候，可以往這上面有個方向去研究。什麼比喻呢？有一顆明珠，用五層布把它包起來，一層一層地包，這五層布就等於五蘊（就是五陰），愈在裏面

的愈細，愈在外面的愈粗淺，但是在包的時候，裏面的一層先包起來，這就是說，我們最初的一念無明最微細，愈到後來愈粗淺。在五蘊來講，就是色蘊（色陰）最粗淺，先從粗淺的破除，色陰破除以後，接著受陰，然後想、行、識，一層一層的，從粗淺的往裏面，到最微細的，到最後破除乾淨就成佛了。

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就知道如何學佛，就不覺得奇怪，奇怪什麼呢？有很多人說：「你們學佛的人，處處跟世間一般人相反的，我們一切講自由、講順乎人的習慣，愛怎麼作就怎麼作，你們學佛，這也不能作、那也不能作，限制很多。」可是我們學佛的人要修定功，不能隨順世間人的惡習氣，世間人就順乎他們自己的習氣，現在講殺盜淫妄，你把這些事情講得愈多，愈順乎一般人的心理，一般人聽起來很高興。你要學佛，這些殺盜淫妄都要不得，都要破除。甚至自己的一切權利都要放棄，你堅持要自己的權利，就是我執、法執，那學佛就不能成功，所以我們一定要這麼作。你不這麼作，那學佛就麻煩了，你學了幾十年、幾百年、幾輩子、幾生幾世，也不能入門。你學佛要想修行成就，必須反妄歸真，要知道現在世間一般

凡夫，有錢財、有政治地位、有學問的，都是凡夫眾生，他習慣的都是生生滅滅的生死那些虛假東西，你要了生死，想解決生死問題，要成就佛、成為聖人，就要反過來，不要那些假東西，求取真東西。這裏講你正在用工夫修行的時候，就把這五層包在明珠外面的布，一層一層地揭開來，不要這些布。這是比喻，包在五層布裏面的明珠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，也就是說把五陰擴充起來五十個陰魔，五十個陰魔就是五十個陰，統統破除掉了，我們就成功，成佛了。那我們再看這個世間，絕對不是現在這個世間，那就是《華嚴經》所講的華藏世界，那是我們想像都想像不到的，那個太好了。

前面的色陰破除了，現在正是講受陰的時候。上回講到覺得自己跟佛差不多了，著了狂魔，要避免狂魔，自己就不要執著那種境界，這很重要，五十個陰魔都不要。我們普通人都沒有這個境界，我們平常也沒有用工夫，也沒有修定功，那裏有這種境界？他現在是修大定，才有這種境界出現，這種境界出現都不能執著，一執著就著魔，這個非常重要。你不執著的話，繼續用功往前修，那就沒事，這一關

就破了。

現在我們就看：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前面著了狂魔，要如何破除？現在接著那個講，繼續在修定，修楞嚴定的時候，「諸善男子」就指修定功的人，他們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他在修定功的時候，看見什麼呢？色陰消除了，前面講色陰有十個境界都能通過，通過色陰的十種境界，沒有執著的話，就沒有著魔，等於色陰破了，這叫「色陰銷」。下一句「受陰明白」，明白什麼呢？受陰出現了，我們現在看到自己的受陰沒有呢？實在沒有，沒有看到。受是自己的感受，要問：你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是什麼嗎？不知道。前面講一個人有苦樂憂喜捨五種感受，一般人受了外面各種刺激，只是臨時一種反應而已，有刺激，針對刺激的一種臨時反應，真正的感受他不知道，知道這個受的話，他就明白。這裏講受陰明白，見到自己的受陰，知道自己受陰出現了，這兩句是這麼說的。前面把色陰破除，銷了，色陰破除以後，現在受陰就出現了，他自己明白，看到了。

下面說：「前無新證，歸失故居」，往前看，往前看指什麼呢？你的受陰雖然出

現了，受陰還沒有破，等於我們普通人不知道自己的受是什麼狀況，雖然知道受有那幾個種類，但是真正對苦樂等事實境界來的時候，自己工夫用不上。真正知道受陰，而且能夠有工夫制伏受陰，那就不會受到受陰的干擾來妨礙自己，一個人就不會動情緒了。這是雖然明白，他還沒有得到實際上的用處。實際用處是什麼呢？無論是苦樂憂喜，對他都不會發生干擾，他自己能夠控制。他現在還沒有到那種工夫，叫作「前無新證」。「新證」是要把受陰破除，要證到新的境界，你的受陰只是明白，還沒有破除，這叫前無新證。「歸失故居」，這指已經破除色陰，我們凡夫眾生對於四大假合的身體，執著它，把它當作寶貝，這是故居。我們生生世世所以有生死，就是執著這個假身體，執著假的，就障礙了真的，真心就障礙了，所以色陰是我們的故居。「歸失故居」指修定功的人，前面十個色陰已經破除了，等於故居已經沒有了，失掉了故居，在這兩者之間就發生問題，退後，你找故居找不到，往前呢？新的境界還沒證到，就在這個狀況之下，修定功的人很容易著魔。

「智力衰微，入中隳地」，入定的人，你修定功，真正在用工夫的時候，要懂得

學理，懂得學問的理論，不懂理論只是用工夫，出了問題，自己沒辦法解決，所以這個時候「智力衰微」，「智」是分析的能力、觀察的能力，衰微。這是定工夫用得很好，他觀察分析的能力不夠，衰微了。「入中隳地」，「中隳地」是什麼呢？就指前面「前無新證，歸失故居」，前面新的境界，受陰還沒有破除，新的境界沒有證到，已經破除的色陰沒有了，就在這兩者之間，這指的就是中隳地。「隳」這個字就是迷了，在兩者之間，「隳」當墮字講，好懂的話，講一個引申的意思，當迷惑講，在這兩者之間，前後都不可靠，兩者都迷惑了，陷在進退兩難的境界，叫中隳地。

入中隳地，怎麼呢？「迴無所見」，「迴」是空蕩深遠的境界，一無所靠的，無所依靠的境界。「無所見」，什麼也見不到，指一邊是前無新證、一邊是歸失故居，兩者都不可靠，叫作無所見。這個時候，「心中忽然生大枯渴」，心裏忽然發生了很大的枯渴，「枯」就像草木乾枯了，需要雨水來灌溉，「渴」就像一個人口渴要水喝，這比喻什麼呢？指上面的「智力衰微」來講，「智力」指一個人的智慧、心智，他

的心智衰微，這個比喻是：水沒有了，乾了。他只用定工夫，沒有充分的觀照（慧的力量），這就生大枯渴。在這個時候，定功用得很深，智慧觀察的能力不夠，就生大枯渴。因此「於一切時，沈憶不散」，一切時都一直在那裏修定功，「沈憶不散」，「憶」指他的心裏在想，「沈」是他的心情往下沈，定功用得很深，心就往下沈，沈憶不散，他的心掉在中隱地，兩者都沒辦法依靠，在中隱地之中，心裏就耽在那個境界之中，叫「沈憶不散」。「於一切時」，無論什麼時候，沒有一時一刻他的心能夠得到調劑，沒有調劑的，他的心一直在沈憶，不敢散亂、不敢放鬆自己。「將此以為勤精進相」，就拿這個當作勤精進相，勤勤懇懇地在那裏精進用功。「於一切時，沈憶不散」，拿這個來當作他精進用工夫的相。相是好相，認為這個真正能夠入定，可以破除受陰，這是一種誤解。

此名修心無慧自失。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

「此名修心」，釋迦牟尼佛說，像這種情形，拿這個當作精進、修定工夫的境界，這是不對的，這叫作修心，這個修心是完全用定力來修定功。「無慧自失」，前面講

「智力衰微」，沒有用適當的觀察能力、用觀的工夫，「無慧」就指沒有觀察的工夫。觀察是什麼呢？《心經》一開頭就講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觀就是照，能夠照見五蘊皆空，觀自在菩薩（觀世音菩薩）的境界多高，他一觀照，那個觀照是止觀同時的，一個是有定力、一個是有智慧的力量，這兩者同時在那裏發生作用。這裏講「無慧」，只是用定工夫，沒有觀照的足夠能力，叫無慧。既是不能夠把受陰照空的話，你在用工夫的時候，修定功要講求方法，就是方便的方法，「自失」是你自己失掉方便的方法，這種自失就是由於你沒有觀察的智慧，也就是觀照的智慧沒有用得上。

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悟的是什麼呢？悟這個時候，你在修定的時候，既是前無新證，歸失故居，你繼續往前修定功，定與慧這兩者平等地在那裏修行。所以我們學佛，尤其修普通法門，無論那一宗，你真正用工夫的時候，不要陷入盲修瞎練，你必得懂得教理，不懂教理，一用功就是盲修瞎練，修著修著，然後著了魔，自己還不知道是怎麼來的，必得要懂得理論、教理。懂得教理之後，你在用工夫，

出現什麼境界，你已經知道了，理論早就知道了，自己在那裏調理，就不會著魔的，悟就悟這個。所以任何境界出現，你就曉得：我的定用得那麼多，智慧少了，不行的，要定慧等持。等是平等地在那裏修持，悟要悟這個，你能夠這樣悟就無咎，就沒有過咎，沒有過失了。你要知道，這只是沒有過失而已，還不算是聖證，你還沒有證果。為什麼呢？這只是講破受陰，講到這時，受陰還沒有完全破除，只是明瞭這個理而已。下面釋迦牟尼佛提醒大家要注意：

若作聖解。則有憶魔入其心腑。旦夕撮心。懸在一處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，假若修定工夫的人，你遇到這種境界，你把它當作是證果，成為聖人了，或者認為你必須這樣作，才能夠證果，這叫聖解。那好了，「則有憶魔入其心腑」，前面講沈憶，就是有一種魔，這個魔是沈憶之魔，專門教人家回憶以前的事情，一回憶，鑽了牛角尖就出不來，這種憶魔，你要是把這種境界當作成就聖人的必經之路，認為是對的，這個憶魔就進入到你的心腑裏面去了。魔一入你的心

中，他為什麼能夠入你的心中？就是你的心理跟魔很相合，他就入了，一入之後，「旦夕撮心，懸在一處」，「旦夕」是從早晨到晚間，就是整天，「撮心」是什麼呢？用兩根指頭或三根指頭夾一點東西起來，這是一小撮，這一小撮是什麼呢？用這個來講，把自己的心撮起來，整天把你的心撮起來，放在那裏呢？懸空，懸在一處，不著邊際的。

說到這裏，要提醒我們用工夫的人：很多善知識講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，你修定功，就把心定在一個地方，放在一個地方，那什麼事都能夠成功。但是這裏講「旦夕撮心，懸在一處」，跟制心一處絕對不能相提並論，「制心一處」是把心放在一個地方，安安靜靜定在一個地方；這個撮心，懸於一處，就懸掛在那裏，就是唯識學所講的掉舉，大不相同的。你整天撮心懸在一處，就「失於正受」，你本來是在修定的，定沒有修得好，反而亂了，「當從淪墜」，淪墜下去，定功就壞了，毀掉了。你一著魔，你定怎麼修成呢？修不成功。撮心懸在一處，還不是單獨講掉舉，根據前面的沈憶，把心放在沈憶上，懸在沈憶上，沈憶只是在修定工夫而沒有智慧

觀照，就是昏沈的境界，你看多麼可怕。把心懸在昏沈的境界，這一團迷惑，著魔就是著這種魔。

下一段跟剛才講的這一段相反，剛才講的一段是定多慧少，下面這一段慧多定少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慧力過定。失於猛利。以諸勝性。懷於心中。自心已疑是盧舍那。得少為足。此名用心亡失恆審。溺於知見。

這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又告訴阿難尊者以及在會的大眾說：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在修楞嚴大定之中的那些善男子（那些修行的人），他們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這兩句話跟前面一樣，前面十種色陰的境界都通過了，沒有著魔，換句話說色陰已經破除掉了—「色陰銷」，現在是受陰，「受陰明白」，受陰這個道理，他了解了，也看見了，知道這個受陰，所以就明白了。這個時候他用功修定功，「慧力

過定，失於猛利」，「慧」是觀照能力，觀照必須用慧，他用觀察、用分析，用分析還比較淺，用得很深的時候，一照，照得清清楚楚的，這就是智慧的能力「過定」，他用觀察的能力超過修的定功，入定的能力比不上慧的力量。「失於猛利」，所謂「失於猛利」，指的是慧的力量，慧力超過定力，慧力發揮得太過了。過得非常猛利，因此「以諸勝性，懷於心中」，「諸勝性」是殊勝的這種性，什麼叫殊勝的性呢？他因為慧力太過了，他在經文裏、在佛法理論方面，知道本性裏就有佛性，我們現在不是常說嗎？你自性中就有阿彌陀佛—自性彌陀，就普通法門來講，本性裏就有佛性，這叫作殊勝的性。「懷於心中」，他心中把這個記得清清楚楚的。「自心已疑是盧舍那」，自己心裏就感覺到懷疑自己，懷疑自己什麼呢？既是按照佛法所講的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佛，既然如此，我自己就是盧舍那。「盧舍那」是報身佛，我們本性就是佛，那現在我本身就是佛了？他一懷疑，認為自己現在就是佛了，因此「得少為足」，所謂得少為足，有這個見解，就拿這個見解當作自己真的成佛，自己就感覺滿足了。

這是一種誤解，佛法無論那一宗講的理，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這是對的，可是你不修持，那有報身佛？修持什麼呢？就是五蘊一層一層地破除掉，你沒有用工夫，五蘊沒有破除，純粹是凡夫，你自己當作成佛，你這是大誤會。下面說：「此名用心亡失恆審，溺於知見」，釋迦牟尼佛說，這就是在修定功，你在用功（用心）的時候，「亡失恆審，溺於知見」，你沒有仔細審查，沒有辨別清楚：什麼是理（法身）？什麼是報身？沒有辨別清楚，「溺於知見」，你完全用誤會的那種見解。「溺於知見」就是：你完全用你的知見，把那種知見當作佛的知見。

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

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悟什麼呢？你要恆審，恆審什麼呢？就拿自己的道德，跟已經成佛的道德來比較比較，釋迦牟尼佛是報身佛，他的道德能力，我們普通凡夫那一條能夠跟佛相比？你恆審這個。一想這個，一比較之後，你就不敢說：我現在就是佛了。這樣就無咎，你知道這個無咎，了解這個道理，你不是聖證，還沒有證果呢。

這一條，我們現在學佛的人最容易犯這個毛病，尤其一般在學術界的人，他在世間讀了一些書，藏經也看了一點點，看過之後，他就發生這些誤會了。無論是那一宗、那一部大經，都是要教人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按照天台宗來講，真如本性就是六即佛中的理即佛，按照真理來講，心中就有佛。一般人說你看經裏都講每個人心中就有佛，既是有佛，那是現成的，尤其最容易誤解的是看禪宗祖師的語錄：你本來就是佛。這是常常講的，你眼前（現前）就是佛，可是你要知道，禪宗的大禪師來教人，針對那種根機的人，這句話說出去，馬上叫他開悟，悟的是什麼呢？悟他自己有真如本性，這叫明心見性，這是禪宗特別的方法。我們研究教理的人，一層一層地分析、一層一層地看教理，釋迦牟尼佛這樣分析之後，我們從教理上明瞭我們有真如本性。所以一般讀書人，看《禪宗語錄》就發生誤會了，大禪師教的是「本來就是現成佛，無修無證」，你要注意，無修無證指的是理即佛，本來心中本有的佛性，那個佛性不是修來的，也沒有所謂的證，這就是《心經》所講的「無智亦無得」，純粹解釋本有的佛性，並不是叫你不要修也不要證，那就純粹誤會了。這一層，我們特別在這一條，釋迦牟尼佛講到這裏的時候說「亡失恆審」，沒有辨

別，把法身跟報身佛扯在一起，這就不要修，也不要證了，這個誤會太大了，這就著了魔。所以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悟是：真正了解理即佛就是法身，是無修無證的，不是修來的，報身佛必須要修，修什麼呢？就是破除五陰。了解這個道理，才不會執理廢事，執著理即佛，廢除事實上的修持，執理廢事就不能學佛了，那就走入魔道了。

我們學淨土念佛法門，也常聽人家說：「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」，這個理對不對呢？理是對的，完全正確，可惜只講一半，只講理，事實上的修持就不講了。我們聽這些話，自己要恆審，要思惟，事與理同時要講，自性彌陀是不錯，唯心淨土也不錯，但是必須念佛，要求往生極樂世界，事實上，你這樣修才能有成就。下一段是佛提醒學佛的人：

若作聖解。則有下劣易知足魔。入其心腑。見人自言。我得無上第一義諦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，你若是把這個當作證果、成為聖人的一種解釋，「則有下劣易知

足魔」，那就有很下劣的、很容易知足的那種魔。易知足，就如前面講的「得少為足」，這種魔就入你的心腑了，「入其心腑」之後，他這個人「見人自言，我得無上第一義諦」，見到任何人，他就說，我已經得到至高無上的第一義諦，「第一義諦」就是成佛最究竟的真理，已經得到了。他真的得到第一義諦嗎？你從「我得無上第一義諦」的「我得」這兩個字可以看出來，就像一般作詩的有詩眼，這裏就有詩眼—我得，第一義諦裏有「我得」嗎？《心經》裏講：「無智亦無得」，你有我、有得，就是我執、法執佔得滿滿的，有我執、法執在，你說得無上第一義諦？那完全是瞎說。你有這種見解，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「失於正受」，本來修定的定功失掉了，沒有了，不但沒有，而且從這個知見淪墜下去，完全破壞了，入了魔。這個特別要注意的。

第二六八講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新證未獲。故心已亡。歷覽二際。自生艱險。於心忽然生無盡憂。如坐鐵牀。如飲毒藥。心不欲活。常求於人令害其命。早取解脫。此名修行失於方便。

剛才念的這段還是講受陰，受陰這部分，前面講了四條：第一是用工夫用得很積極，自己發出悲心；第二跟那個相反，把自己抬舉得很高，跟佛相平等；第三是定力用得太多，引起很多回憶的事情，沈憶不散；第四是慧偏太多，這都是相對的。前面四條已經說過去了，剛才念的是第五條，第五條是在用工夫入定的時候，自己發生危險的感覺（感受），這是受蘊，因此覺得很危險，甚至自己有自殺的念頭起來，這是很危險很容易著魔的境界，現在開始講這個。

我們學佛是要成佛，成佛必須先解決生死問題，這是初步工夫；解決了生死問題，最後最高的境界就是要成佛。可見這是一樁大事，要完成這樁大事不是那麼容

易的。這部經前面把教理都講清楚了，現在講修行的工夫問題。講到修行，我們各位都念佛，真正在念佛的時候，說實在話，要明瞭教理，明瞭教理之後，念佛遇到什麼狀況，自己就可以處理，不明瞭教理就比較麻煩一點。所以我們從開始學佛，一直到了生死、到成佛，把握一個重要原則，就是解行並進，解是了解教理，行是實行。你只是解釋研究教理而不實行，沒有用處；只研究實行工夫而不明瞭教理，遇到很多問題，往往修到著魔了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解行並進。再講到修行的工夫，那又要注意，這也有原則的，就是定慧等持，定是入定，你只是在入定而沒有用智慧來觀照，也會出問題的，所以用工夫入定，同時也要以智慧來觀照，定慧平等地修持，叫定慧等持，等持是修定非常重要的原則。儒家學聖人，是從禮樂上開始學，怎麼學法呢？無論是音樂、無論是講禮的規矩，都是養中和，〈中庸〉裏講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，中和是把喜怒哀樂的情緒調理得非常和諧的境界。從這裏入手，所以中國文化從藝術方面來修持，一方面享受藝術的美，一方面到了高的境界就是道，就是修道。佛法的大原則也是這樣—定慧等持，到極樂世界更與中華文化相通，到極樂世界，鳥在唱歌就是宣流法音，風吹

動著樹葉，就像很多音樂在合奏，也是美。用藝術來修道，只有這樣，才能把我們修道的心調理到非常適當的一個境界。無論中國文化、佛家極樂世界修持的方法，都是講中道，定慧等持就是中道。前面講的著魔，就是不合乎中道他才著魔，有所偏的。

現在看剛才念的這段，釋迦牟尼佛說：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「又彼定中」是在修定的時候，在定中修定的人—「諸善男子」，他們在定中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前面色陰已經銷了，那個階段過去了，受陰明白，受陰看得很明白。因為我們自己不知道，前幾次我也說過，我們普通人對於自己的受不認識，要是能夠認識的話，那就不會起情緒了，那就自自然然的，作事情可以從理性上面去研究。我們自己不能了解受陰，因為不了解受陰，外面任何境界—好的境界、不好的境界，一刺激，我們就隨著外面的境界轉，自己不能作主，這是我們凡夫眾生都很痛苦的，自己不能作主，就是自己不認識自己的受陰。這個時候受陰明白了，明白自己的受陰，也就是說受陰出現了，前面色陰銷，到這個時候，受陰出現了，他明瞭了，就

在這個時候發生問題了。我們普通人碰到問題，是斷了層，或青黃不接，在這個時候很容易發生危險。那就是「新證未獲，故心已亡」，「新證未獲」是受陰雖然出現了，也明白了，但是還不能夠發揮作用。就比如我們學佛的人，現在知道色受想行識五陰，受陰根據經典所講的，我們也知道了，可是遇見外面境界來的時候，我們自己控制不住，知道是知道，自己還不能發揮作用，這就是「新證未獲」，你還不能用，這個能力還沒施展出來。故心已亡，「故心」指原來的色陰，色陰在前面一層一層用工夫，也有佛法的理論幫助你在入定的時候，很多容易著魔的境界都通過了，沒有著魔，把十個色陰的境界都通過，破除色陰了，那叫故心。「故心已亡」就是色陰已經破除掉了，有了工夫，可是你新證還未獲，受陰到現在還沒有破除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「歷覽二際，自生艱險」，所謂「歷覽」，「覽」是觀察，瀏覽地在看，「歷」是兩邊都看，看看前面已經破除的色陰，再看現在顯出來的受陰，兩邊都看，叫歷覽。兩邊就是「二際」，「際」是邊際，色、受兩邊的邊際，兩邊都看。「自生艱險」，自己心理發生艱難危險，這種心理生出來了。什麼艱難危險生出來呢？

說個比喻話，他原來在色陰方面，他依靠的是色陰，色陰已經破了，沒有依靠了，現在講受陰，受陰雖然看見了，還沒抓到，沒有證，在兩者之間，兩邊的力量都用不上，自生艱險，他在這裏心理恐慌了。這種恐慌、這種危險，怎麼辦？就一般學佛的人來說，佛法本來講的是要空的，要空的是什麼呢？在這裏講五十個陰魔，就是把五蘊空掉，五蘊皆空。現在用工夫，一般不學佛的人，或是學佛而不肯用功的人，他沒有感受這些危險，真正在用工夫，他就感覺到，前面破除了，原來凡夫所依靠的色法（色蘊），現在色蘊破了、空了，空了就沒有依靠，受陰現在也還沒有作用，這個時候就容易發生危險，所以他自生艱險，危險的心理發生了。

就在這樣危險的心理出現的時候，下面說：「於心忽然生無盡憂」，他的心理忽然生出了憂愁，憂愁不是普通的，無盡的憂愁。他這個無盡憂到什麼程度呢？不是一時的，無時無處而不在憂，這怎麼說呢？「如坐鐵牀，如飲毒藥」，休息的時候，坐在那裏，就像坐在鐵床上面，睡覺的床當然叫床，坐的凳子也叫床，座位、椅子也叫床，這是引申的意思，無論是坐、是睡眠，心裏都在憂愁，憂愁到什麼程度？

就像坐在鐵床上一樣，心裏沒有安全的感受，沒有安全感。在飲食的時候、喝水的時候，「飲」包括吃飯，在飲食的時候，心裏也在憂，看見那個飲食就像毒藥一樣，明明是毒藥，還敢吃嗎？不敢吃。意思是說：憂到那個程度，連飲食都不敢，飯也不想吃，水也不想喝了。「心不欲活」，這樣的寢、食、一切活動，都感受那樣危險憂愁，所以心裏不想活了，到這種程度。這個時候，心既不想活，「常求於人令害其命，早取解脫」，常常求人家，求人家什麼？「令害其命」，「令」是叫人家、求人家，「害其命」是把他殺掉。為什麼叫人家殺他？他自己不自殺？學佛的人都知道，學佛的人不能自殺的，自殺就不是學佛的。既是不能自殺，他就求人家，叫人家把他殺掉，你看，這不奇怪嗎？一殺了以後，他就早求解脫。為什麼這是解脫？吃東西就像吃毒藥一樣，坐在床上就像坐在鐵床一樣，坐不下去，這太苦了。早結束生命就好，早解脫。

下面佛就解釋，這是用工夫用錯了，「此名修行失於方便」，為什麼發生這麼危險的憂呢？你雖然有心思，用心很好，在修定功，可是你修著修著，你沒有方便，

「失於方便」，修定是完全用定功入定，入定沒有觀照的智慧不行的，所以失於方便，就是用智慧觀照的工夫沒有配合，只是一個勁地在那裏入定，所以發生這些，艱險的心理就出現了。

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。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。手執刀劒。自割其肉。欣其捨壽。或常憂愁。走入山林。不耐見人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釋迦牟尼佛把這個問題說出來以後，就開示阿難尊者以及法會大眾：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悟什麼呢？你要悟你所以發生危險的感受而一直在那裏憂愁，你這是錯誤的見解，工夫用錯了。趕快在佛法的教理上用工夫，明瞭教理，那你就從教理裏面發揮智慧，這個智慧還不是從你自己的真心裏面出來，但是你根據聖人（佛）所講的理，你就能發生作用。你一悟了之後，把以前所感受到的，統統把錯的改過來，那個憂愁是誰給你的？沒有任何人給你憂愁，是你自己認識不夠，才發生憂愁，現在一悟了，把知見一矯正過來，那就沒有憂了，這叫無咎，沒有過失。

「非為聖證」，這個了解之後，你所得的境界，前面色陰破除，受陰出現，這都是好境界，你了解這個境界是好境界，但是還沒有證果，還沒有證到聖人的果位，你能夠這樣就好，就沒有過失。

下面警告修定功的人：「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」，佛說，你如果作為聖解，你不悟，跟前面相反，前面教你悟，假使你不悟，不能夠了解理，你把它當作證果、成為聖人的解釋，那怎麼呢？「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」，那就有一分，這部分的魔是什麼呢？就是常憂愁魔，「常」是不間斷的，一直在那裏，憂愁苦悶的那種魔，屬於那部分的魔。這部分的魔「入其心腑」，就到你這個不悟的人，你把你這個境界認為這樣作，將來就可以成為聖人、證果了，那正好，你認為憂愁是個好的境界，正好常憂愁魔就到你心裏去了，這就著了魔。

著魔是怎麼著呢？心裏憂愁跟那個憂愁魔相應，才著魔，心裏沒有憂愁苦悶，那裏會著魔？既是著了魔，「手執刀劒，自割其肉，欣其捨壽」，本來佛法是不准自殺的，他現在自己手拿著刀劍，割自己身上的肉，割得不感覺痛苦，為什麼不感覺

痛苦？這樣割起來，比前面如飲毒藥、如坐鐵床，比那個好一點，一邊割，一邊發生歡喜心。「欣」是很歡喜的，要「捨壽」，把自己的壽命捨棄掉，趕快早點死，早點解脫。這個外表上看起來好像是自殺，實際上不是自殺，是魔到他心裏，常憂愁魔抓住他的手，魔叫他這麼作。「或常憂愁，走入山林，不耐見人」，或者著的魔比這個稍微輕一點，沒有到這麼厲害的程度，他也常憂愁，這個憂愁是走入山林，他走到山上的樹林裏面，跑到山裏面，「不耐見人」就是不願意見人，覺得看人是一種苦事情，不能忍耐，所以跑到深山裏面就是逃避，逃避社會人羣。

後兩句：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「失於正受」，你本來是學定工夫，入定的，你修到這種程度，著了魔，魔來指揮你殺害自己，或者逃避世間人羣跑到深山裏面，「當從淪墜」，「淪」是沈淪，不但失了正受，而且要墮落。

學佛無論那一宗，雖然有些宗派，你學到什麼程度，有好的境界出現，都要自己警惕，愈是有什麼境界，最好的就是出現神通，你也要警惕。出現神通，你執著那個神通，那就糟糕，你正式修行的工夫到此為止了。所以最妥當的是明瞭佛理，

明瞭佛理，什麼樣的境界最好呢？無論用工夫修行（入定的時候）、在日常生活各方面，你要知道，最好的境界是心理有一種中庸之境，中國的《禮記》〈中庸〉篇裏講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」，喜怒哀樂的情緒不讓它起來，在心裏面，按照佛法來講，我們凡夫沒有證果，都有喜怒哀樂的種子，不讓它起現行。凡夫眾生不讓它起現行很難的，「發而中節」，雖是發了，起了現行，然後用禮，禮是聖人制定禮節出來，大家認為這是一個共同的規範，用禮來加以節制，不要過分，或是用音樂來調和，也是不讓情緒一發不可收拾，就養成一個中和—致中和，中和之道。佛法講，你不管得了任何境界，很好的境界出現了，你絕對不要欣喜若狂，一歡喜過分，這個喜魔就來了；或是遇到危險的境界，你心裏發生恐怖，常憂愁的魔就進來了。這都不是中庸之境，中庸之境是心裏一直保持平衡的狀況，所謂平衡狀況的心理，日常無論作任何事情，穿衣、吃飯、休息，在外面跟人來往、辦事情，早晚作功課，心裏就要維持平衡的狀況，這就是最好的境界。你永久維持這種平衡的狀態，外面一切危險的境界，不管什麼境界都與你無分，那你得到什麼呢？得到一個平安。一般說平安怎麼得來的呢？平安是你自己心理平安，自己心平氣和，然後才安然無

事，心裏能夠平安就是最好的境界，不會著魔的。

下面是第六段，跟前面講的又是相對的，剛才講的是憂愁，下面是發生歡喜。憂愁不對，歡喜也不對，換句話這都是偏了，不是中道，這個原則要記得。

又彼定中善男子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，處定得中，心安隱後，忽然自有無際喜生，心中歡悅，不能自止，此魔入其心腑，見人則天。若非魔證，若在睡夢，則有八種無畏自在。何等為八？一者獸食，二者鬼食，三者自啖精氣，四者服氣輕舉，五者長年不死，六者隱形飛行，七者分形散體，八者變化金石。

佛講完上一段，然後說「又」，加上一個又子，「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在修楞嚴定的時候，在禪定中的修行人—諸善男子，他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看見自己用工夫，色陰已經銷除了，受陰也出現了，「明白」是自己知道、了解了，就是出現了。他這種感受跟前面不一樣，前面是發生危險的感受，現在是「處清淨中」，這就不一樣了，自己感受自己處在清淨的環境之中，他正在修定，這個定中，他是

處在一片清淨的狀況之中。

「心安隱後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」，雖然上面兩句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跟前面一樣，但是用工夫的人見解不一樣，前面是新的境界沒有證到，故心已經失掉了，這兩者感覺都沒有依靠了；這個就不同，他處在清淨中。為什麼處在清淨中？色陰一銷的時候，我們凡夫眾生色陰沒有銷，處處是障礙。佛法講：一切痛苦誰找來的？身為苦本。我們這個色身就是痛苦的根本，我們用心思，想著未來、回想過去所受的苦，就為這個身體。它是最大的障礙，我們凡夫眾生對這個最大的障礙（痛苦的根本），自己還不知道呢。無時無刻不是用盡心思在規劃、設想，都是為了這個身體。現在講入定的善男子，他色陰一銷，障礙就沒有了，那就是受陰一出現，看得很清楚，所以處在清淨中。處在清淨中，心就安隱，「隱」和「穩」是一個意思，安安穩穩的。前面是不安穩，好像在懸崖上那樣危險，他現在是很安穩。這樣心理一安穩之後，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」，忽然之間，先有安穩，然後心裏忽然之間，自己就有無限喜的心理發生出來，無限的歡喜之心就有了。無限喜生出來以後，「心

中歡悅，不能自止」，心裏是滿心在歡喜，「歡悅」就是愉悅、歡喜，歡喜得「不能自止」，自己要停止下來，不能停止。

佛就告訴楞嚴法會的大眾：「此名輕安無慧自禁」，這個叫作輕安的境界。什麼是輕安的境界？修定工夫，修到輕安的境界是很不錯，如果拿它當七菩提分來講，輕安是七菩提分（就是七覺支）的一部分，就在七支之中，輕安是屬於一支的。這一支為什麼叫輕安？心裏一切很沈重的憂愁都沒有，心裏一輕鬆，身體也輕鬆了，身心都是很輕鬆的，一輕鬆，就是很安然的，叫輕安。就我們一般人的心所來講，輕安是善心所當中的一種，它跟善法是相應的，這就是說我們人如果善心一起來，處處拿善意待人，我們也是能得到輕安的。就拿修禪定的工夫來講，這個輕安屬於定功，有定功才發出輕安。既是體是定的，由定發生出來的，你要叫它不要偏，就要拿慧，用智慧來調理。用智慧來調理的時候，歡喜心就可以控制，讓它能夠止，發生歡喜的時候，就把它調整到一定的範圍之內，不要太過了。中國文化講「發而皆中節」，讓它有一個節制，這個節制要靠智慧、要靠學問的。他這裏無慧，可惜

沒有發揮慧的作用，「無慧自禁」，沒有慧來自己禁止，沒有慧，不能禁止，所以前面說「不能自止」。

「悟則無咎」，佛的意思是說要悟，必須要覺悟，覺悟就是用智慧，覺悟就要懂得佛法的道理，所以我們研究經文、研究教理，特別重要。你一悟，你覺得輕安的境界，它是由修定功出現的，出現之後，不能一直歡喜，如果拿它當作最究竟的境界，你的歡喜不能自止，就會著魔。應該悟這個道理，你一悟，知道這個厲害就「無咎」，那就不會著魔，沒有過咎了。那你要知道，「非為聖證」，這個不是聖證，這個距離證果還早得很。

我們老師早年在臺中舉行精進佛七，那時老師早期的學生周子慎（周宣德）老居士參加了，他在念佛的時候，念著念著，忽然一片大光明，自己身體也感受不存在了，這時心理非常歡喜，一片輕鬆的境界，當時就是一邊念佛、一邊境界出現，自己不知道這是什麼境界，後來問老師：這是不是得一心不亂？老師說：得一心不亂是證果。那麼這是什麼呢？老師告訴他：這是輕安的境界，念佛也可以得輕安。

你知道這是輕安的境界，不把它當作得一心不亂，就沒有問題。所以念佛的人也要了解這個理，然後念佛工夫一直往前進，才沒有障礙，非常重要。懂得理非常重要。

下面是佛提出警告：「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」，你把輕安的境界當作證果、成為聖人的解釋，你認為是這樣，那好了，就有這一分（這一種類）的好喜樂魔「入其心腑」，到你心裏面來，那你就著魔了，著什麼魔？著好喜樂魔。好喜樂魔一入到心裏的時候，魔就在那裏指揮他，指揮什麼呢？「見人則笑」，見到任何人就笑，不但如此，「於衢路傍，自歌自舞」，「衢」是大馬路上，在路旁自己唱歌、自己舞蹈，「自謂已得無礙解脫」，他自己說一切沒有礙了。他怎麼沒有礙呢？社會人羣一切，他把整個世界看成是空無一物，旁若無人，自歌自舞，就有這些舉動出現了。這樣是得了無礙解脫？那裏是無礙解脫呢？魔在那裏作用。因此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你修定功修到這個時候，完全喪失掉了，喪失正受，「正受」是如法地修正法來入定，這樣一來，定不但沒有修到，發狂了，「當從淪墜」，這很危險。

第二六九講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自謂已足。忽有無端大我慢起。如是乃至慢與過慢。及慢過慢。或增上慢。或卑劣慢。一時俱發。心中尚輕十方如來。何況下位聲聞緣覺。

剛才念的這段，繼續講破除五十個陰魔，五十個陰魔就是《心經》裏講的「色受想行識」，色是我們的身體，以及外在一切物質的環境，後面四種是我們的心理，一共有五種，《心經》裏叫五蘊，這裏講五陰，每一陰分開有十種，叫五十個陰魔。前面色陰的十種陰魔已經破除了，現在正在講受陰的陰魔，受是我們一個人的感受，我們人的感受不外乎有五種，苦是痛苦、樂是歡樂、憂是憂愁、喜是歡喜，除了苦樂憂喜這四種以外，不苦不樂不憂不喜，那叫捨受，一共五種。受陰是根據五種受建立起來的，修道修得不好，就在這上面容易著魔。為什麼呢？對自己這五種感受，沒有真正覺悟，不能明瞭自己的感受，很容易起情緒，情緒一起來，自己喜怒哀樂不能控制，這就壞事情，這就造業了。在這裏要破除受的十種陰魔，就要覺

悟，覺悟有時候有那種境界，不明瞭佛法理論的話，就容易著魔。在這裏最重要的是教我們明瞭，我們修定功的時候，遇到這種境界，我們知道這個道理，就不會著魔。

現在請看經文，前面有歡喜魔，現在傲慢了，釋迦牟尼佛說：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這兩句話是一句話的意思，「又彼定中」指修禪定中的修行人，「諸善男子」就指修禪定的人，他們在禪定中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看到前面十種色陰已經消除了，已經破除了。換句話，有色陰在，我們凡夫眾生處處都是障礙，色陰一消，障礙就撤除了很多，剩下就是受陰，受陰明白是什麼呢？色陰破除掉，受陰出現了，出現就是明白，他自己明瞭。我們現在色陰完全在，一點都還沒破除，對身體寶貴得不得了。身體以外，凡是屬於自己的東西，人家一點都不能侵犯，這都是放不下，障礙太多了。色陰一破，受陰就顯現出來，受陰顯現出來就叫受陰明白，自己看見了。就在這樣的一個境界，他「自謂已足」，自己感覺到足夠了，自己修持修到這個程度，自己感覺滿足了，自己認為一切都滿足。滿足什麼呢？他認為他所修所得

的，都得到了。因此下面就說：「忽有無端大我慢起」，「忽有無端」是倒裝句法，「無端」是無緣無故的，就是無緣無故地說不出一個道理來，忽然起了大我慢，這個傲慢心就起來了。

先講我慢，「慢」在經典裏講，一共有七種，但是七種慢以我慢為主體，換句話說各種慢都是由我慢起來的。所謂我慢，就是每個人都有自我意識，非常強烈的，一切傲慢都因為自己感覺自己比別人好、比人家高明，這叫我慢。普通講我慢，這裏加個大字—「大我慢」，就是頂著「自謂已足」來的，自己說學道學到家了。佛法講修道修成功，成佛就是成功，還沒有成佛，你就是了生死、出了六道，只是了分段生死而已。他還沒有成佛，成佛才是最究竟的，他這是大我慢，覺得自己一切都足了，等於說自己佛道已經完成了，所以叫作大我慢。

下面經文：「如是乃至慢與過慢，及慢過慢」，這是分別講，除了大我慢，大我慢的主體就是我慢，由我慢再延伸出來其他很多慢。這裏個別講，「如是」是從大我慢起，「乃至」還有其他的慢，首先簡單講一個「慢」字。簡單的「慢」怎麼說

呢？就拿我們一個人的學術能力來講，我們所知道的學問或所求的知識，人家的學問知識比不上你，你對他：唉呀，他比不上我，這是一種。還有別人跟你相等的，同樣在一個學校同一班畢業的，所得的學位也是同等，這樣一看起來，他沒有什麼高明，我們都是同等的，既是同等，自己就不肯禮讓人家。中國文化講禮，最重要的是自卑而尊人，自己要把自己處在卑下的地位，要尊重他人，遇到跟自己相等的人，你不肯謙卑自己，這也是一種慢。所以遇到比不上自己，他對人傲慢；遇到跟自己差不多（平等）的，他自己也不肯恭敬對方，這都叫慢。簡單說就是一個慢字，這個慢是最普通的，人人都有。

再講「過慢」，過慢怎麼講呢？彼此平等的，學識、能力這兩者都是同等的，可是自己認為比他高明，我的學識比他好，我的能力也比他強。這還不算，還有進一步的，就在下面，這是對與自己平等的，覺得自己比他高；還有，人家學問比他實在豐富，能力也比他強，他認為跟他自己差不多。這兩種情況，也叫作過慢。

再是「慢過慢」，慢過慢是人家的學識、能力都比他好，他反過來說自己比對

方更好；人家懂的知識比他多，能力品德都比他好，他不但不像前面說彼此差不多，差不多還平等的，他進一步說：我比他還要強得多，這叫作慢過慢。

「或增上慢」，「增上慢」是就修養方面來講，修道沒有得到那種工夫，他說他有那種工夫，這叫未得謂得。或者得到一點小小的境界，他感覺得了很多夠多了，這叫增上慢。

「或卑劣慢」，所謂「卑劣慢」，拿事實來講，他的確也承認人家各方面都比他強，比如在古時候作皇帝、作天子，誰比得上他？他當乞丐，自己實在一無所有，向人家求一點飲食來生活，他當乞丐的覺得：我當乞丐就當乞丐，他作他的皇帝，有什麼了不起。這是就錢財方面來講。再從知識方面來講，人家念書念得滿腹經綸，他只認識幾個字，我們老師在世講：斗大的字，你認識幾斗字？你認識幾個字而已。你認識幾個字，你怎麼能夠比得上滿腹經綸的人呢？你自己是劣，是下劣的，跟人家比錢財、比地位、比學問，你都是卑劣的，你自己自甘卑劣，不求上進。不想求進步，也不想求學問，一切都不想求，這叫卑劣慢。他甘願這麼作，他覺得這樣作，

比那些有學問的人高明，這也是一種慢，雖是卑劣，還有傲慢心在，這叫卑劣慢。

還有一種邪慢，邪知邪見的，不正當的慢。那種慢是什麼呢？自己一點品德都沒有，他就把自己沒品德的那種當作最好的品德，就跟現在的人一樣，殺盜淫妄無所不為的人，他覺得他的德行非常好，你跟這些人講道德，叫他來學佛，叫他來學菩薩、學大菩薩，他講：佛法講的道理，還有我懂得多嗎？他還不相信，這叫作邪慢。從大我慢到慢、過慢、慢過慢、增上慢、卑劣慢，下面講：「心中尚輕十方如來」，這就是邪慢。

「一時俱發」，「一時」是同時，大我慢一起的時候，其他所有的慢一時俱發，同在這個時候，統統都發生出來了。這七種慢一時發作出來，他的心中「尚輕十方如來」，「如來」指的是佛，比如我們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、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是阿彌陀佛，十方世界每個世界都有佛，他對於十方世界已經成佛的如來，他心裏還輕視他。怎麼輕視他呢？把事實說出來，確實是這樣，我們現在講《楞嚴經》，大家都在聽，有善根的人才聽得進去，多生多劫接觸佛法，才能聽得進去。

假使我們現在把《楞嚴經》跟得到諾貝爾獎金的科學家講，他會問我們：經是誰講的？經是釋迦牟尼佛講的，他就問：釋迦牟尼佛懂得現在的物理學嗎？我研究物理學，得到諾貝爾獎金，我們現在的物理科學可以把太空船送到太空裏去，釋迦牟尼佛對這個學問知道嗎？就憑這個問題，他就輕視十方如來，現在有這種心理的人多得很。

成佛的人，任何一尊佛都有很多名號，其中有一個名號叫世間解，對世間一切事情，他無所不了解，無所不可以說明的。現在科學家研究的科學，到佛那裏，一粒微塵還比不上，太渺小了。別說在地球上研究物理科學，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，過去雪廬老人就說：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，下了多少毛毛細雨，成佛的人都知道，無所不知的。再說現在世間一切的科學、哲學，一切學問，你書念得再多，你如果不把它引導到佛法上，你的學問都是有限的，不能解決問題。不能解決什麼問題呢？佛法教你覺悟，解決人的生死大問題，科學能夠把人送到太空裏去，甚至在太空裏建立太空站，但是這些科學家本身、哲學家本身，他的生死問題還不能解

決，這樣還有什麼理由輕視十方如來呢？

經文說：「心中尚輕十方如來」，十方如來（十方佛）他都輕視了，「何況下位聲聞緣覺」，「聲聞」是羅漢，「緣覺」比羅漢境界高，這兩者都還沒有成佛，但是他對於六道輪迴的生死問題解決了。我們現在一般人在世間受的痛苦，多是多，最痛苦的是生死的死苦，但是聲聞緣覺，他的生死大苦已經解決了，不過他還沒有成佛，所以是在「下位」。這種有大我慢的人，他對十方佛都看不起，聲聞、緣覺，他看得起嗎？更看不起了，這說明他慢的程度，到這種程度沒辦法救了。下面佛就說：

此名見勝無慧自救。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。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。不禮塔廟。摧毀經像。謂檀越言。此是金銅。或是土木。經是樹葉。或是氍毹。肉身真常。不自恭敬。卻崇土木。實為顛倒。其深信者從其毀碎。埋棄地中。疑誤眾生。入無間獄。

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「此名見勝」，這種「見勝」就是以上所講的慢，他這個慢是怎麼來的呢？他是修定工夫，修入定在定中，定中所得的受陰明白，色陰已經破，受陰明白的時候，在這時候的境界，他起了傲慢，傲慢是見勝。他在定中所見的境界，「勝」是比一般人高明，「勝」是優勝，比如我們現在普通人，我們又不修定功，我們念佛也還沒有得到好的境界，我們談不上見勝，他修定工夫，色陰都破除了，所以見勝。見勝是見勝，他在定中所見的那種好現象，可是「無慧自救」，沒有智慧。智慧是那裏來的呢？本有的智慧最可靠，證道、證果是自性中發出智慧，但是沒有到這種程度，要多研究經，讀經、研究佛經，明瞭佛教的道理，這個道理都是佛所講的，拿佛所講的，你自己雖然沒有開慧，你按照經文所講的道理，你也可以解決這些問題。比如見到好的現象，不明瞭佛理才起大我慢，你明瞭道理的話，慢就不會起來。所以無慧就是不明瞭佛理，自己本性的智慧也沒有發出來，自己不能解決問題就是無慧自救，自己不能解決問題。

下面說：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悟什麼呢？下面那句可以提到上面來講，悟這個不是聖證，就是沒有證到聖人的果位，你悟到這個道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裏講五十個陰魔，現在講受陰十種，在這個當中，就算受陰破了以後，後面還有想、行、識三種，早得很呢。你一悟這個道理的時候，知道自己程度還早，這不算是聖證，那你就無咎，無咎就是不會起那些慢心，傲慢心就不會起來。

學佛怎麼樣能夠成佛？第一步工夫先要了生死，就是解決我們的生死問題。構成生死問題當然是貪瞋癡，貪愛心是生死根本，除此以外，傲慢心是非常害人的，你要成佛、了生死，必得了解自己本性—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沒有生死。真如本性為什麼沒有生死呢？生死是彼此有高下比較，我比你高明，就是比較來的，然後再造業，才有六道生死輪迴，才有墮落。本性是真如本性，平等的，你的本性、我的本性、十方世界諸佛的本性，平等平等，沒有高下，必須了解這個。了解這個之後，悟了這個理，按照這個理去修行，時時刻刻以平等心待人、待自己，見到一切人都是平等，不要待人傲慢，這樣學佛，工夫才能用得上，才能了生死。假如一方面學

佛、一方面自己傲慢，沒辦法的。比如我們大家都是念佛的人，念著念著，自己念得很好，感覺我念佛的境界比人家都好，這個念頭一起來就不行，你的慢心就起來了。我們念佛只照顧自己，自顧不暇，念得清清淨淨的，自己知道就好，不必想我念得比人家好，人家念得還沒有進步，我念到這種好處了，這個念頭一起，慢心就起來了。我們不研究經，這一點不知道，我成天在念佛，成天起慢心，自己不知道，所以研究經重要就在此，它能幫助我們隨時調整克服慢心，把自己慢心克服下去，工夫就往前進步。你的慢心克服不了，工夫一點談不上。

下面釋迦牟尼佛就提醒大家：「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」，你若作聖解，前面講「非為聖證」，「作聖解」就是你認為已經證了聖果—聖人的果位，你證果了，你有這個心理的話，就有一分大我慢魔，那就有一分（或者一部分、或者一種），有這種大我慢，這種魔很多，這是大我慢魔，他就入其心腑，入到作聖解的人，到你心裏去了，換句話你就著了魔。

大我慢魔一到人的心裏，這個人就發狂了，發狂到什麼程度呢？下面說：「不

禮塔廟」，在印度有寺廟、有塔，這是佛教所在地，塔廟他不禮拜，這還不算，「摧毀經像」，只要有佛講的法，用文字記載下來的叫佛經，寺廟裏面供奉的佛像，這叫像。他把佛經、佛像加以摧毀破壞。他這樣的話，他有他的理論，這個理論是魔，是大我慢魔教他這麼說的，他「謂檀越言」，「檀越」是施主，出家人對於在家供養三寶的人，稱為施主，印度文叫作檀越。對那些檀越說：「此是金銅，或是土木」，這尊佛像是金銅作的，或是土塑（泥土作的）、木頭雕的，這是對佛像來講。經呢？印度的經書叫作貝葉，貝葉是樹葉子這一類的，經是樹葉寫的，「或是氍毹」，氍跟氈是不一樣的，氈是氈，這是氍，氍是印度很細軟的毛製品，有花紋織出來的，這叫氍毹。不過是這些東西，這那是佛像？那是經？佛也只不過是金銅、土木而已，經也只不過是樹葉、氍毹而已。他又告訴檀越，就是告訴一般信眾，他說：「肉身真常，不自恭敬」，「肉身」指他自己，我這個肉身是神通活佛，是真實的，是最真的、是常在的。「不自恭敬」，也告訴一切人，你們自己要珍重自己的肉身，這是最真實、最現實的，你自己不恭敬自己，卻要崇拜土木，卻倒過來崇拜泥塑、木雕的佛像，「實為顛倒」，這是顛倒。這是他說的魔話。

「其深信者」，這個著魔的人說的話，還有人信他的，為什麼信他呢？魔是順乎世間一般凡夫，我們凡夫從無始劫以來，惡習氣太深了，魔所講的話都是順乎一般人的惡習氣。修道的人要了生死、要成佛，就要反妄歸真，要把惡習氣翻過來，要歸到真常。所以魔說的話，一說，人家相信，「其深信者從其毀碎」，就照他所講的，把佛像也毀了，甚至於埋在地中，這就造大罪業，五逆十惡之中出佛身血。佛在世的時候，讓佛身出血，那是五逆十惡，佛不在世間，佛像就代表佛，毀壞佛像就是出佛身血，造這個大罪業，就要墮到無間地獄的，怎麼得了。下面釋迦牟尼佛說像這樣招大我慢魔的人，「疑誤眾生」，用似是而非的話讓眾生起了疑惑，誤導了眾生，教眾生「入無間獄」，墮到無間地獄。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這個著魔的人，他自己本來是修定功，他修得成嗎？「失於正受」，定功學不成，不但學不成功，「當從淪墜」，要墮落到無間地獄去。

說到這裏，注解經典的祖師就講毀壞佛像是造無間地獄的大罪業，古時候禪宗的丹霞燒佛，那怎麼說呢？在《禪宗語錄》裏有丹霞燒佛，這個要明瞭：丹霞燒佛，

那是跟他學禪的人，那個人已經快成功，將要大悟，還沒有大徹大悟的時候，他還著相，丹霞就燒佛像，針對這個根機來講，教他大徹大悟，是個別講的，那跟一般是不一樣的。所以《禪宗語錄》不是我們任何人能夠隨便看的，那是禪宗祖師個別教授的，沒到那種程度，一學就誤會了，那不得了。下一段講修定功得到輕安的境界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於精明中圓悟精理。得大隨順。其心忽生無量輕安。已言成聖。得大自在。此名因慧獲諸輕清。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

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正在修禪定的諸善男子，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看見色陰已經銷除掉了，可是受陰顯示出來了—受陰明白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「於精明中圓悟精理，得大隨順」，「精明中」就是在他入禪定之中。入禪定之中為什麼叫作精明呢？前面十種色陰已經破除了，一開始，我就跟各位說，我們凡夫眾生有色陰在障礙，我們看任何事情看不明白，他的色陰一破，他就明白，所以他悟到有精明

的理。他在精明之中「圓悟精理」，「圓悟」是完完全全地領悟到最精密的真理，精粹的這個理。什麼叫精理？「理」是真理，真理到最精的時候，就領悟到人人都有佛性。成佛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真如本性，這個真如本性實際上說起來就是法身佛，完完全全的，不是修來的，本來就有，圓悟是完全開悟，悟到自性中（自己心裏面）就有法身佛，悟到這個精理。「得大隨順」，隨順是什麼呢？就是用工夫有了消息，有門路可以入了，「隨順」就是隨順精理，他悟到自己有真如本性，他的知見就順著自性中這個本性（這個佛），所以得了大隨順。這個隨順不是世間任何的順，這叫大隨順，順乎自己本性。儒家的經典〈中庸〉就講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天命是本來就有的性，然後講率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你得了大隨順，你能事事順乎自己本性，這就是修道。

這個時候很危險，要了解：這是悟，只是悟而已，在知見上圓悟，境界（事實）上還沒有證果。這要了解。「其心忽生無量輕安」，這一悟已經不錯了，他的心理忽然發生無量輕安，輕是什麼呢？我們凡夫眾生一天到晚被粗重的煩惱壓著，我們壓

迫感太重了，不輕安。他一悟的時候，自性中就有佛，把世間一切的壓力取消了，這就得了輕安，輕鬆自在了。他這個粗重的煩惱，不過是把它壓下去，得到輕安，可是「己言成聖，得大自在」，他自己說自己成為聖人了，這個已讀作己，自己說自己成為聖人了。「成聖得大自在」，他這是一種誤解，把這個輕安當作大自在。成佛才是得大自在，怎麼大自在呢？生死一切自主，沒有生死。他這是誤解。

釋迦牟尼佛就講出這個道理：「此名因慧獲諸輕清」，這個叫作什麼呢？因為他研究教理知道不少，比如我們學佛的人，一開始常常說：你要了解人人都有佛性，自性中就有佛了。這些道理他了解不少，這是屬於慧這方面，然後獲得輕清，「輕」是輕安，下面的「清」解釋為清淨，獲得這樣的境界。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你悟的時候就無咎，悟什麼呢？悟你這個不是聖證，你不是證果，更不是聖人，你了解這個道理就沒有過失，換句話，就不會把自己當成聖人了。下面警告學的人：

若作聖解。則有一分好輕清魔入其心腑。自謂滿足。更不求進。此等多作無聞比丘。疑誤眾生。墮阿鼻獄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好輕清魔入其心腑」，假若把這個境界當作證果、成為聖人，這叫聖解，就有一分好輕清魔（這一類的魔），這一類的魔就到他心裏去了，這個人就著魔了。這個魔一到他心裏，魔在那裏教他，「自謂滿足」，這個著魔的人就說他感覺一切都滿足了。「更不求進」，不會再求進步了，當然不會跟善知識學，甚至佛來，他也不去求了。「此等多作無聞比丘」，「此等」是這一類的人，像這種修道人，他入了魔，「多作」，多作誰呢？「無聞比丘」，無聞比丘前面講過，修到第四禪天，無聞比丘只在用工夫，把佛理都誤解了，然後修到外道上去了，所以這一類人將來就作無聞比丘，成了外道。「疑誤眾生，墮阿鼻獄」，無聞比丘到了無想天，他就把無想天的禪定工夫當作涅槃的境界。可是他到後來定功一失，陰境現前，然後覺得還有生死，馬上就毀謗佛法，這一毀謗佛法，馬上就墮落了，墮落到阿鼻地獄，所以經文說「疑誤眾生，墮阿鼻獄」。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這種人作了無聞比丘，他自己墮落，他疑誤多少眾生，誤導多少眾生來造業，墮落阿鼻地獄。「失於正受」，定功沒學成，反而墮落下去了。「阿鼻獄」就是無間地獄，阿鼻地獄是印度文，翻成中文是無間地獄，你看多危險。

這部經，各宗教理都包含在裏面，各宗教理，你要學成佛，都要學定功，不了解經中這些道理，都有這些危險。好在我們學淨土宗的人，我們以求往生為重要目的，這個危險少，不能說沒有，只要老實念佛，這個危險就沒有。

第二七〇講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於明悟中。得虛明性。其中忽然歸向永滅。撥無因果。一向入空。空心現前。乃至心生長斷滅解。

方才念的這段是五陰之中的受陰，受是有所感受的受—受陰，在修楞嚴大定的時候，遇到受陰這方面的境界，一共有十種，前面已經講了八種，現在從第九種開始講。我們修道學佛，就是要把我們本有的真如本性開發出來，怎麼開發出來呢？因為有色受想行識五陰，把真如本性障礙了，把真如本性蓋起來，因此要開發真如本性，就要破除五陰。各位都念過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一開頭就講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用那個工夫，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五蘊就是五陰，用智慧的觀照工夫一照，就把五蘊照空了，真如本性就完全現出來了。真如本性現出來，那我們現在看的世間，在觀世音菩薩看，完全不同我們現在看的，那是另外一種境界。我們看的這個世間：你爭我奪，各有各的見解，意見不同，堅持到最後就是互相殺

害、搶劫、殺人、放火，或者自殺，這些都是五陰造的問題。一到五蘊皆空，完全破除了，真正的我就是真我，真我就是真如本性，真我顯出來，這些統統沒有，生死一切問題都沒有，那就永久是真我在那裏，真是自由自在了。《楞嚴經》講的是入楞嚴大定，大定修成功，五蘊就空了，總原則是如此。前面講十個色陰破除，現在講十個受陰，受陰剛才念的是第九，第九是什麼呢？著了空了，著空危險。著了空魔，就把一切戒律都毀了，所以這是大危險的境界。

現在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講完前面八種受陰之後，又告訴阿難說：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又說到「彼定中」，就是修楞嚴定、修禪定，在定中的諸善男子，就是修定功的這個人，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他看見前面色陰十種境界已經通過了，沒有著魔，銷了，這個銷就不得了。我們現在眼所看見、耳所聽到的，五官所接受的都是境界，這些境界任何一種境界，對我們都是一種障礙。他色陰銷的時候，就沒有障礙了，因此受陰明白，受是心理，外面的物質環境一切障礙都破除掉了，沒有障礙，所見受陰是一片抽象的，所謂抽象，沒有物質的境界妨礙，因此明白，受

陰出現了。我們現在有受陰，自己感覺不出來，沒有出現，必得要色陰破除，沒有障礙了，然後才感受到受陰出現。受陰明白就是受陰出現，他看得很清楚。這兩句是講在入定這個時候的狀況。

在這個時候，「於明悟中，得虛明性」，「明悟中」，他色陰破除，沒有任何障礙了，他眼界、心理一切都放開來了，想法、看見的、五官所接觸的，一切都豁然開朗了，所以在明悟中，「得虛明性」，虛明性的「虛」是虛空的虛，空空洞洞的，「明」是清清楚楚的，「虛明性」就指受陰，受陰出現了，得到受陰這個性。受陰性是什麼呢？古人注解說，你用這個工夫，已經了解本性空性的原理，空性的道理明瞭了。空性道理明瞭，真空的理與受陰性究竟有點不同，為什麼呢？真如本性的性要完全證到，那不是講悟的理，要完全證明出現，那就什麼障礙都沒有、什麼污染都沒有了。受陰性跟真如本性沒有兩個，但是有受這個陰在，他就有污染，不過他是了解，已經悟到本性了，還有受陰的污染，還沒有完全，不像證到本性那麼真，這還有一分污染在，這叫虛明性，指的就是受陰性。「得虛明性」是一切空虛了，就在一切

空虛這種感受之中，他沒有悟。一切佛法講的法，這個法講到真的時候是真空，可是真空有妙有。真空妙有，講是分開講，實際是一體的。他得到虛明性，只感覺到沒有一法可得，什麼都不存在的，這就只見到一個頑虛空的狀況。

「其中忽然歸向永滅」，「其中」就指在得了虛明性之中，在這個當中，他忽然之間歸向永滅，就是他的心投向永滅的境界，「永滅」是一滅永久就沒有了，是斷滅空。所謂斷滅空，空中什麼都沒有，冥頑不靈的斷滅空，這叫永滅的境界。這一點點差錯就不得了，跟佛法完全不一樣。佛法你看，成了佛的人，即使還沒有成佛，證到大菩薩境界的人，他要去就去、要來就來，他並不是永滅的，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，到我們世間來過八千多次，他是有來有去的，永滅就是什麼都沒有了，永久斷滅了，這是邪見。有「歸向永滅」的邪知邪見之後，這就不得了，就造業了。「撥無因果」，「撥」是撥斥的意思，他說沒有因果，用種種的理論跟人家說，佛法講有三世因果，在他有永滅的知見之後，他就說沒有因果。沒有因果，這就很可怕了。佛法講三世因果，這一生你這個人造善業，到來生可以生天上去；造惡業要墮落三

途；或者有善業、有惡業。合乎作人的業，那下輩子再到人間來。一切六道凡夫，都按照他所造的業，業是事業，按照業來定出他來生在那一道，來生造業又有來生，就是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。佛法把事實說明白以後，教人要解決三世因果、六道輪迴的問題，你就把生死問題解決，解決以後，你要到那個世界去度化眾生都可以，還是有來有去，都是有因果的。他撥無因果，凡夫眾生沒有過去（前生）、也沒有未來（來生），就這一生，這一生死了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這種知見使那些造大惡業的人敢造業，殺了人，他沒有來世，頂多這一生，完了就完了，什麼都沒有，他可以不負責任，所以這很可怕。沒有因果是很可怕的，邪知邪見的。事實上有沒有因果呢？不但佛家講有因果，中國文化儒家也講有因果，世界其他各種宗教都講有因果，惟有他邪知邪見，說沒有因果。

既是講沒有因果，「一向入空，空心現前」，「一向入空」，他專門取向入頑空，他沒有別的見解，他的見解只是空，因此「空心現前」，「空心」是執著頑虛空的心理出現了。出現之後，「乃至心生長斷滅解」，以至到最後，心裏生出來，發生什麼

呢？「長斷滅解」，「長」是永恆、永久的意思，永久是斷滅的，生出這麼一個見解。什麼叫永久斷滅呢？凡夫眾生死了，固然沒有來世，成佛也沒有什麼佛果可證，死後什麼都沒有，一切都歸到空，這是講永久歸向斷滅。

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。則有空魔入其心腑。乃謗持戒。名為小乘。菩薩悟空。有何持犯。其人常於信心檀越。飲酒噉肉。廣行婬穢。因魔力故。攝其前人不生疑謗。鬼心久入。或食屎尿與酒肉等。一種俱空。破佛律儀。誤入人罪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要是悟了，什麼叫悟呢？他修定，在定中，定中見到受陰那種虛明的境界，他要了解那是修定的時候暫時出現虛明的空境，那不是本性上的真空。了解這個道理的話，「無咎」，無咎就沒有過失了，這個過失指的是斷滅解、撥無因果，他了解這個道理，他就不敢說沒有因果了，他就知道那個境界不是聖證，也不是證果。下面釋迦牟尼佛就開示在會的大眾要了解：「若作聖解」，假使把這種境界，得到虛明性，把這個虛明性當作聖解，認為自己證果—證到聖人的果

位，成為聖人了，有這麼一個了解。有這個見解的話，「則有空魔入其心腑」，那就有頑空、斷滅空的魔，這一類的魔叫作空魔，「入其心腑」，就到這個入定人的心腑去了。

空魔到這個人的心理之後，那好了，他的言語、行為都被空魔控制住了。你看：「乃謗持戒，名為小乘，菩薩悟空，有何持犯」，「乃謗持戒」，「謗」是毀謗，毀謗持戒，佛法不論在家、出家，都要受戒持戒，在家人受三皈依之後，自認為可以的話，就接受五戒，五戒受了之後就要持戒，在家人除了五戒之外，還有菩薩戒，出家戒就更多了。他謗持戒，把那些持戒的人所持的戒律，他批評了，他說凡是持戒的修行人「名為小乘」，他的看法是小乘人注重戒，「菩薩悟空」，菩薩講開悟的，菩薩一悟到真空的時候，「有何持犯」，只要一悟真空的大道理之後，得到真理，那有什麼持戒、犯戒這些事情？有何持犯？「持」是持戒，「犯」是犯戒。凡是學大乘菩薩，注重開悟的，悟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真空的，得到真空理，那還有什麼持戒、犯戒的事情呢？你現在注重持戒，那都是小乘，他有這一套似是而

非的理論。他怎麼似是而非呢？他說持戒是小乘，菩薩是修大乘的，只要悟空就可以，沒有持戒、犯戒。那你可以問他：大乘不要持戒？在家有菩薩戒、出家也有菩薩戒，菩薩戒就不是大乘戒嗎？菩薩是修大乘的，學大乘的就要學大乘戒。

他就拿這些道理來迷惑人家，接著：「其人常於信心檀越，飲酒噉肉，廣行婬穢」，「其人」指入定的人，入定的人先有邪知邪見，著頑虛空，有斷滅知見，然後才引來空魔到他心裏。空魔到他心裏之後，他就受空魔指使著他，叫他「常於信心檀越」，「信心」是對學佛有信仰心，「檀越」指施主，拿錢財、飲食各種來供養出家人，在家菩薩也可以接受人家供養，出家當然不必說了。檀越就是施主，這個人經常在對佛法有信仰心的那種施主面前，或者在他的家裏，作什麼呢？「飲酒」，受了五戒，五戒之中就有戒飲酒，他卻飲酒，不但飲酒，「噉肉」，就是吃肉，喝酒吃肉。另外呢，「廣行婬穢」，犯了婬戒，這個根本戒就犯了。這樣犯了這些戒，「因魔力故，攝其前人不生疑謗」，他犯戒造魔業，就因為魔的力量，他著了魔，有空魔到他心裏去了，魔有魔的力量，魔用他的力量「攝其前人」，「前人」是現前的人，

「攝」是攝受，攝受在他面前（眼前）有信心的人，這個有信心的人相信修定而著魔的人。為什麼有人相信他呢？因為他的工夫也很好，修定功，前面的色陰都破除掉了，十種色陰破除，境界都通過了，到現在是受陰的境界，得到虛明性，當然工夫也不錯，就差一點點，知見不正，這就不得了，著了魔，所以有很多人信他。單靠他自己的工夫還不夠，他平常修持的與他現在所作犯戒的事，當然人家會毀謗他，可是他憑著他所著魔的力量，用魔的力量可以攝受在他面前的人，「不生疑謗」，對他不至於發生懷疑、毀謗。換句話說，對他的信心不會動搖，他無論怎麼作法，飲酒、吃肉，以至於破淫戒，他這些信徒還是依然相信他，對他沒有懷疑，也沒有毀謗。這股力量從那裏來的？從他心裏空魔的力量，叫那些信徒對他那樣相信，借助魔的力量。

下面說：「鬼心久入，或食屎尿與酒肉等，一種俱空」，「鬼心久入」，空魔也屬於神鬼這一類的，著了魔，這個空魔在他心裏面，「久入」是進入他心裏已經很久了，久了之後怎麼呢？就起變化了，剛開始的時候，他還是個人，這個入定的人雖

然著魔，他的飲食習慣還是人，久而久之，受神鬼（不是人道，是異類眾生），受他的生活習慣、種種熏習久了，他這個著魔的人起變化了。他這個習慣不是人，不像人道的人，「或食屎尿」，「或」是有時候，吃屎，「屎」是大便，「尿」是小便，吃大小便，「與酒肉等」，「等」是平等，吃人類解的大小便、畜生解的大小便，他吃的大便、飲的尿，就跟吃的肉、飲的酒是相等的，味道是一致的。為什麼一致？因為他是著了空，「一種俱空」，「一種」就指「等」的意思，屎尿與酒肉都是同一種類的，為什麼同一種類？「俱空」，都是空的，俱空的話，那都是平等，吃屎喝尿與吃肉喝酒是一樣的，起了這樣的變化。

既然一種俱空，也就是一切皆空的意思，所以「破佛律儀，誤入人罪」，他自己破壞佛所制的戒律，「儀」是威儀，統統破壞了。「誤入人罪」，「誤」有兩種：自己誤了自己，前面講入定見的那種境界，只憑定工夫見了那種境界，沒有佛法的理論，不知道理，所以一偏差，誤入了邪知邪見那種知見，然後進一步就著了魔，自誤，自誤之後，就破除佛的律儀，那就造大罪業了；還有，他拿斷滅（毀謗因果、

撥無因果）這個大罪業來誤人家，誤人家就「入人罪」，叫人家來造這個罪業。是兩種意思，一個是誤自己、一個是誤人家，讓人家來造罪。誤入人罪之後，「入」當動詞講，教人家入罪。然後自己怎麼呢？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「正受」是他現在修的定功，正定就沒有了，失掉了，失掉了定工夫，不但定工夫失掉沒有，「當從淪墜」，還要沈淪下去，人身保不住了。

下面是受陰十魔最後一種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。見色陰銷。受陰明白。味其虛明。深入心骨。其心忽有無限愛生。愛極發狂。便為貪欲。

這跟前面相反的，前面是著了空魔，這是著淫魔，我們看經文：「又彼定中諸善男子」，又在修禪定中的善男子，他「見色陰銷，受陰明白」，看見前面十種色陰破除掉了，障礙沒有了，受陰明白是受陰出現了。「味其虛明」，經文換一個字，意思就不同的，前面「得虛明性」，得到虛明性，這裏講「味其虛明」，「味」是什麼呢？比如我們吃東西，這個東西很好吃、很有味道，這是味，感受那

個好的味道，那就不肯放下了，就執著這個味，「味」在這裏當動詞，味其虛明，他就執著這個虛明的境界，執著到什麼程度？就像吃好東西那個味道，他執著放不下，叫味其虛明。下面這一句：「深入心骨」，味其虛明，執著那個虛明，執著到深入他的心裏，到他的骨髓裏，執著得太厲害了。深入到他的心裏，或是到骨髓裏，就在這個時候，「其心」，「其」指諸善男子，在入定之中的人，他的心裏「忽有無限愛生」，忽然就發生無限的愛，貪愛心從他的心裏忽然發生。「愛極發狂」，貪愛心愛到極處，愛到極點了，就發狂了，一發狂「便為貪欲」，「貪欲」就是淫欲。他入定得到虛明性，然後執著虛明性，為什麼忽然發生貪愛的心理呢？貪愛心愛到極處，就變成貪欲，成為事實。

下面就分析原因，這個原因非常重要。這是普通法門，修禪定的，我們雖然不是修普通法門，我們修念佛法門，念佛就是修禪定，一樣的，道理是一樣的。我們不明瞭佛法的道理，也許念到相當的程度，也會這種境界出現。在座的各位，有很多人都有參加助念的經驗，你幫人家助念，往往有些老修行人，念佛念了幾十年，

到臨命終時出現亂象，那個亂象之中，就有貪欲的這個相出現，不明理才有。明瞭佛法的理，平時就不會出現，平時不會出現，臨命終也不會出現，所以研究佛理非常重要。

這個入定的人，入了禪定工夫當然是很好的工夫，沒有很好的工夫，前面十種色陰不能破除的，也得不到虛明性，既是能得到虛明性，他禪定的工夫很深。到了第十種，「味其虛明」，問題就出現在這個「味」上面。為什麼出現味呢？他的入定工夫，定的力量，他用工夫把五陰的種子，五陰是簡單講，詳細分析，那個煩惱種子很多，煩惱種子當中，貪瞋癡是最基本的，貪愛心是最重要的生死根本。定力入到有工夫，普通法門貪瞋癡非斷不可，不斷就不能離開六道，不能了分段生死。他只用定工夫定力來激，激發含藏在第八識那個貪愛心的種子，你以定力去激發種子，種子原來潛伏在第八識裏面，潛意識裏面，潛在那裏，潛在第八識裏面，定力一激發，起現行了。你有佛法的理論，就有智慧、有觀察能力，你知道這是煩惱種子，貪愛心起了現行，你認識它，你就不受它的傷害。你只有定工夫，沒有佛法的

理論，認不得，它這一起現行，你就把它當作好的境界，就味其虛明的境界，然後激發貪愛心的種子，就變成貪愛。拿貪愛當作一個最好的境界，就發生這個，一點點知見不夠，就偏差了。說到這裏，我們今日之下，除了修念佛法門，求往生極樂淨土之外，如果你想在這個娑婆世界用普通法門把貪愛種子斷除，沒那麼容易的，所以想在這一生就能解決問題，只有求往生極樂世界。下面佛就說明：

此名定境安順入心。無慧自持。誤入諸欲。

「此名定境安順入心」，佛說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你修定功，修呀修，就變成貪欲了，這叫定境安順入心。修禪定，禪定的境界現前，得到禪定這種境界，心裏非常輕安、非常順遂，一切順心如意的，又感覺輕安，這種境界就隨著禪定的工夫入了禪定人的心裏。入了禪定人的心裏，你知道這個境界還不是證果的境界，這是一種禪定的工夫，你了解這個道理就好。下面很可惜，可惜什麼呢？「無慧自持，誤入諸欲」，他沒有慧，慧是什麼呢？慧是要了解佛法的理論，他才有這個智慧來辨別這是什麼境界，可是他懂的佛理不多，沒有這方面的智慧，所以「無慧自持」，自

己不能夠保持所得的禪定境界，因此「誤入諸欲」，有一點點誤會的時候，就入了諸欲，一切的欲望、貪欲，就入了那個境界去了。

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若作聖解。則有欲魔入其心腑。一向說欲為菩提道。化諸白衣平等行欲。其行婬者。名持法子。神鬼力故。於末世中。攝其凡愚。其數至百。如是乃至一百。二百。或五六百。多滿千萬。魔心生厭。離其身體。威德既無。陷於王難。疑誤眾生。入無間獄。失於正受。當從淪墜。

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」，一開悟、一警覺的話，你警覺什麼呢？「非為聖證」，警覺這不是證果成為聖人的境界，你一了解這個就無咎，就沒有這些問題。下面講要注意這些事情：「若作聖解，則有欲魔入其心腑」，釋迦牟尼佛說你把它當作證果成為聖人來理解，那就有欲望之魔，「欲魔」就是淫欲之魔，「入其心腑」，就到你心裏去了，到入定人的心裏去了。欲魔一到心裏，他怎麼呢？欲魔就指使著他、操

縱他，「一向說欲為菩提道」，「一向說」是專門說，他不說別的，唯一向人說的是什麼呢？「欲為菩提道」，行淫欲就是菩提道，「菩提道」是覺悟道、成佛道，他這種邪說邪到什麼程度？行淫欲就是菩提道，這就害死人了。

不但自己這麼說，「化諸白衣平等行欲」，「化」是教化，「白衣」是在家學佛的人，教化他的信徒、在家弟子，「平等行欲」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大家一律平等行欲。「其行婬者，名持法子」，他用怪論，他說為什麼行淫？行淫才叫作持法子，為什麼呢？你不行淫就沒有兒子，佛家的法子、法孫那裏來？你行淫才有子子孫孫的，所以行淫才叫持法子，續佛的法子法孫，這是魔說的話。「神鬼力故」，有神有鬼指魔，藉著神鬼的力量，那個魔力，「於末世中」，在末法時代，「攝其凡愚」，「攝」是吸引，吸引那些凡夫愚人，就指現代所講的外國傳來的性開放，信奉他的這一類人就叫凡愚。吸收多少人呢？「其數至百，如是乃至一百二百，或五六百，多滿千萬」，吸引那麼多的凡愚。現在全世界都講性開放，特別是我們台灣各級學校也講性教育，這裏講一百、二百，五、六百，千萬，恐怕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將來都變成

凡愚了。這麼多人都講淫欲，要知道，淫欲是生死根本，淫欲不斷怎麼了生死？不但不能了生死，而且墮落三途。

下面講：「魔心生厭，離其身體」，原來入到他心裏的這個魔，久而久之，也發生厭倦了，厭倦之後，「離其身體」，就離開著魔人的身體。「威德既無」，魔一離開他的身體，這個入定的人，他的威力道德就沒有了，那有什麼威力、什麼道德？一無所有，什麼都沒有。「陷於王難」，古時候的國家領袖是國王，他為什麼陷於王難呢？他著魔的時候，用邪知邪見的邪說吸引那麼多的群眾，群眾多了，他的勢力就大，就引發他的野心，他就干預政治，魔在他身上，他還有魔的力量，還有一種威力，魔一離開，他什麼都沒有了，所以陷於王難，國家來整理他了，拿王法來治他。再說，他「疑誤眾生」，說邪知邪見的魔話來誤導眾生，教眾生學那些貪欲，「入無間獄」，「無間獄」就是五種無間，那是最苦的地獄，他自己要入無間地獄，「疑誤眾生」，眾生跟他學，也入無間地獄。入正定的這個人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，他入定的工夫就失掉了，不但失掉定功，而且淪墜，入無間地獄。

今日之下，了解這個利害的時候，各位家裏都有兒童、都有青少年，他們都在上學的時候，你要把這個利害跟他講，不管他聽不聽，講清楚之後，教他在上網的時候，看網路上的訊息要當心，千萬不要信那些魔說的魔話，受他的害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。現世受害，往往上網之後，赴了約會，遭受性侵害之後，再被殺害，這是眼前的禍害。這還不算，死後要墮地獄，更不得了。無論如何，要講給家裏的兒童、子弟聽，讓他們知道。

第二七一講

阿難。如是十種禪那現境。皆是受陰用心交互。故現斯事。

剛才念的這段，是受陰十種境界講完以後的總結，前面講十種境界，遇到那種境界沒有警覺，然後著魔，著魔就危險了，最嚴重的要墮地獄，這一段是總結前面十種著魔的結論。

請看經文：「阿難」，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如是十種禪那現境」，「如是」指前面講的修禪定工夫的人現出十種境界，那十種境界是禪定工夫相當好，才有那種現象出來。「十種禪那」是禪宗參禪，早期修定功都叫禪定，那十種禪那所現的境界是好境界，雖是好境界，這個時候修道的人明瞭佛法的道理就知道，最重要的是明瞭道理，如果不明瞭道理，往往在這個時候著魔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下面講：「皆是受陰用心交互，故現斯事」，在修禪定的時候現出來的境界，這個境界現出來以後，為什麼著魔？下面就說出原因來，就因為受陰與當時用工夫在修定的時候，「用心」指把心思完全用在入定的工夫上，再加上自己的受陰，這

兩者在那裏交互，「交互」等於兩個人在互相爭奪，你爭我奪，我勝過你或者你勝過我，互相來往、互相攻擊。這樣交互的時候，「故現斯事」，「故」是所以，所以出現了斯事，「斯事」當此事講，就出現了這種事情，這種事情就指著魔，著魔的這種事情。

這個問題是自己受陰還在，沒有破除，既是受陰沒有破除，受是有感受的，不是苦就是樂，不是憂愁就是歡喜，這些受在那裏起作用，然後自己入定的時候，用的心思這種力量，這就是說，定力與自己懂得道理所開出來的智慧不平衡，定力與慧力這兩者不平衡，所以定功出現境界，沒有辨別能力，就是沒有慧。沒有智慧辨別這種能力，這時候或者發生歡喜心，或者發生悲哀心，這都是受的作用。前面講過歡喜心超過定力，歡喜魔就入到心裏，悲愍心超出定工夫，悲魔就入了心。所以這些魔能夠入，就因為沒有辨別能力的關係，這就是用心交互的時候，智慧與定功不平衡，才容易著魔。

說到這裏要知道：我們是念佛的人，尤其持名念佛，不會著魔的。雖然不會著

魔，可是佛法的理論非常重要，我們懂得佛法理論的時候，我們念佛念到什麼程度，自己知道。如果不懂佛法的道理，念佛念到什麼境界，也許只是念到心裏很清淨，妄想不多，這時容易自己感覺：這是不是得了一心不亂？自己很容易把剛剛得到一點很粗淺的好境界當作是最好的，那就容易壞事情。明瞭這些道理之後，念佛到什麼程度，是輕安就知道是輕安，你不會把輕安當作一心不亂。就算念到心裏很輕鬆、很自在，也不會跟人家發生利害衝突，不會有跟人家吵架的這些事情，你知道這只是把自己煩惱伏得住而已，只是能伏惑，沒有斷惑，明瞭這個理才知道自己的境界。不明瞭理，也許把伏得住惑當作是斷惑，那問題就大了。所以我們雖是念佛也要明瞭這些道理。下面佛就提出警告說：

眾生頑迷。不自忖量。逢此因緣。迷不自識。謂言登聖。大妄語成。墮無間獄。

「眾生頑迷」，「頑」是冥頑不靈，警覺心不夠，「迷」是迷惑顛倒，「眾生」指什麼呢？不學佛不必說，即使學佛，學的工夫很淺，還沒到這個程度，當然是頑冥；

這裏指的是已經破除前面十種色陰，現在著受陰這十種魔的這一類眾生，他是頑迷，不迷他就不會著魔，迷了之後，警覺心不夠，自己迷了，才會著魔。「不自忖量」，「忖」是自己測量自己，自己不知度量自己。普通人講度德量力，你自己不度量自己，度量自己什麼呢？你自己工夫到什麼程度。前面固然是把色陰破除了，現在受陰還沒有破除，受陰只是出現、看得見而已，你自己不明白的話，「逢此因緣，迷不自識」，「逢此因緣」是自己定工夫出現好的境界，自己一歡喜，或者一悲愍，心裏隨著自己的受—感受的這種情緒作用，然後外面的魔就得其方便了。好懂的話，你就給了他機會，他就有機可乘了，因此他就有這個機緣到你心裏面。「逢此因緣」就講這個事情，遇到這個因緣，「迷不自識」，魔來了，你不知道，自己著了魔，自己還不知道。「謂言登聖」，你還跟人家說你自己也認為是登聖了，你告訴人家你已經登到聖人的地位。所謂登到聖人地位，就是證了果位，把煩惱都破除掉，斷惑證果了—登聖，這就不得了。「謂言登聖」是「未證謂證」，未是尚未，還沒有證果的時候，你還沒有證果就說你證果了，還沒有成為聖人，你說成為聖人了。「謂言」，告訴人家當然是謂言，就是還沒有告訴人家，自己心裏有這麼一個認識，這

就是謂言，這是「大妄語成」，這是大妄語。

普通講受戒、持戒，戒妄語，妄語是什麼？一般說不符合事實，沒有那個事情，你偏偏說那個事情，這叫妄語。「大妄語」是：你沒有證果，說自己證果了，沒有得到聖人的境界，你說登到聖人境界。這個妄語不是小妄語，不是普通的妄語，是大妄語。為什麼是大妄語？自己著魔，自己還不知道，當作自己成為聖人了，再拿這種現象來迷惑人家，招搖惑眾，引導很多人跟著你一起學魔道了。你看，這不得了。人家正式開始學佛，走的是正路，你把他引導到魔道上去了，這是大妄語。這種大妄語成，成就了大妄語，要「墮無間獄」。無間地獄有五種無間，「間」是間隔，其中有一條我們要知道，普通人一死，這裏一斷氣，死了，然後就出現中陰身，就是靈魂，靈魂離開死人的身體，就出現中陰身。中陰身七天一個轉變、七天一個轉變，不會超過七七四十九天，然後就轉世。墮無間地獄的時候，這裏一斷氣一死，那裏就墮到地獄裏，他沒有中陰身。換句話說這個人在人道的生命一結束，他的靈魂直接就墮落到地獄去了，這中間沒有間隔，這是第一種無間。再說，地獄裏面有

好幾種無間，其中一種是受的痛苦沒有間隔的，這個痛苦受完了，那個痛苦接著來，一共有五種。可見無間地獄苦得不得了，苦不堪言的，這個苦不堪言就是由大妄語造成的。

最後一小段，佛教阿難以及在會大眾，把這個道理（把佛所講的話）傳到後來，讓後來學佛的人能夠辨別魔法，經文說：

汝等亦當將如來語。於我滅後。傳示末法。徧令眾生。開悟斯義。無令天魔得其方便。保持覆護。成無上道。

「汝等亦當將如來語」，「汝等」是你們大家，包括阿難尊者在內，就是當時楞嚴法會的大眾，「亦當」，也應當，「將如來語」，「如來」是佛稱呼自己，將佛的話「於我滅後，傳示末法」，把我所講的言語，當我滅度之後，把這些話傳到後來，傳到什麼時候呢？傳到末法時代。

「於我滅後」，成佛的時候，生死早就了了，那有什麼滅呢？「滅」是就凡夫眾

生講的，佛到世間來是度化眾生，佛來度化眾生是度有緣的眾生，凡是與釋迦牟尼佛有緣的人，釋迦牟尼佛就來度，把有緣的人都度完了，他就轉變到另外一個地區去。不在這個地方，轉到其他的地方，就這個地方來講，佛是滅度了，是這個意思。「傳示末法」，把釋迦牟尼佛在印度那個時候講的道理傳到末法，釋迦牟尼佛傳給當時的弟子，弟子再傳給弟子，一代一代傳下來，傳的佛法是純正佛法，還用文字記載下來的經書，這叫傳示末法。末法是什麼時候呢？我們現在就是末法，已經到了末法時代。在釋迦牟尼佛滅度那個時候，還是正法時期，正法過了若干年之後就是像法（好像還不錯），像法過後就是末法，所以從宋、明、清到現在，都算是末法。末法時代學佛的人，對經文沒辦法正確地了解，在末法時代，把經文看了不要起誤解，這就不錯了。

在末法時代，「徧令眾生」，「徧」是普徧，普徧教這些學佛的人，讓他們「開悟斯義」，「開悟」就是覺悟，「斯義」指佛在前面十種境界提示大眾，遇到這種境界，要小心、要警覺，不要讓魔趁機到你的心裏來，就是要了解這個道理。「無令

天魔得其方便」，不要使天魔得其方便，所謂「得其方便」，你自己心裏沒有正確了解，你心裏對佛法的理路不清楚，遇到入定的時候有了一些工夫，就執著那個工夫，把那個工夫當作最好的境界，當作證到聖人的境界，天魔就入到你心裏去了，他就得到方便了。佛在這裏告訴大家：一定要了解佛法的道理，了解之後，就不讓天魔得到方便，他就沒有辦法到你的心裏，這樣你就可以「保持覆護，成無上道」，「保持」，在末法時代還有很多學佛的人，無論學那一宗，他都要修定功，受到你傳示下來的—如來所開示的言語，覆護他，「覆護」是來保護你，讓你不受天魔的傷害，然後才能「成無上道」，才能夠成佛。

十種受陰的魔講完了，只要按照佛開示的言語，自己隨時提高警覺，就不會著魔的。下面就講想陰的魔，想陰也有十種，下面開始講這個，又是另外一大段，經文我先念一小段：

阿難。彼善男子。修三摩提。受陰盡者。雖未漏盡。心離其形。如鳥出籠。已能成就。從是凡身。上歷菩薩六十聖位。得意生身。隨

往無礙。

從這開始，想陰也有十種境界，先把十種境界從開始到終了，整體的意思說一徧，整體的意思說了以後，再分開來十段，最後有個總結，這個結構還是跟前面一樣，分三大段。

開始是總說，把意思從頭到後，整體地說一個大意，釋迦牟尼佛一開始就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阿難，彼善男子，修三摩提」，「善男子」就指前面色陰、受陰都通過了，都破除了，現在開始要破想陰，修這種定工夫（修禪定）的善男子，他在修三摩提，「三摩提」是印度文的音，翻成中國的意思是正定，修正定的時候，「受陰盡者」，就把前面說一遍，修正定的時候，前面的受陰已經破除乾淨了。破除乾淨到什麼程度呢？還沒有得到漏盡，「雖未漏盡，心離其形」，他雖然還沒有得到漏盡，「漏盡」是什麼呢？斷盡見思惑，思惑也斷乾淨了，叫作漏盡，「漏」是煩惱，見思惑煩惱的另外一個名稱，叫漏。為什麼叫漏？凡夫眾生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，流漏到六道裏面，流漏生死，這是有漏的。「漏盡」就是六道輪迴生死已經出來，

已經解決了，叫漏盡。受陰雖然盡了，還未漏盡，為什麼呢？我們凡夫眾生所以有生死、在六道裏面來來回回，生死不能了，就是有五陰把我們掩蓋，障礙本性才這樣。受陰雖然盡了，後面還有想陰、行陰、識陰，還有三個，所以說漏還沒有盡。雖然還沒有盡，可是心已經離開形了，心怎麼能夠離開形呢？因為受陰已盡了，我們凡夫眾生都執著這個身體，有身見，身見就把我們身體這個假相當作我，前面的色陰、受陰都破了，有受陰就有執著，就有那種執著的見解，受陰一破，身相（執著假身體那種執著）就破掉了，身相沒有了，所以他的心可以離開他的形體，「形體」就指身體。我們所以有生死，就是有身體才有生死，即使這個身體死了，心裏的執著還在，他到別處又找一個能夠轉世的另外一個緣，所以生死不了。受陰盡了，他的心可以離開他的身體，離開這個形。

受陰一盡，能夠心離其形，心離其形到什麼程度？拿佛法的教理來講，修小乘的，等於見惑已經斷了。什麼叫見惑？見到道，就是徹底明瞭理，見惑就斷了，思惑沒有斷，必得用工夫，一步一步地把貪瞋癡慢斷了。他這是見惑斷了，見惑一斷

的時候，得了自由自在，心就海闊天空。我們現在是凡夫眾生，我們的心理，有事情固然身體很勞累、很疲倦，即使沒有事情坐在家裏，心裏想到這裏、想到那裏，這就是受，感受在起作用，心裏閒不下來，你的心就離不開有形狀的身體，有形狀的身體就像牢籠一樣，把我們真正的心困在裏面，不得自由。見惑一斷，心胸一開朗，知見一開放，那就「如鳥出籠」，就像鳥原來關在籠子裏面，現在籠子一打開，從籠裏出來，一出來，海闊天空，自由自在了。要注意，這個自由自在，是思想上的自由自在，跟真正證到羅漢果那個事實還是有分別的。但是思想一得到開放，如鳥出籠，那我們處在這個世間就得了大受用，你跟世間一切人絕對沒有任何衝突，沒有是非利害的一切衝突，你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是逢凶化吉，沒有障礙，這就是如鳥出籠。

「已能成就，從是凡身，上歷菩薩六十聖位」，他這個時候，心裏一切都是自由自在了，他能夠得到自由自在，這是什麼境界呢？根據祖師注解，蕅益祖師就是這麼注的，其他祖師也是這麼注的，他說這個時候見惑斷了，我執也斷了。我執分兩

種：一個分別我執、一個俱生我執，分別我執就在這一生，受了社會環境、知見不正的那些人給他教導的，就是後天所得的我執；俱生我執是前生還有前生，與生俱來的，在過去世就有我執，從無始劫以來，就把執著的假我當作真我。那個俱生我執早得很，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斷，只能斷分別我執。只斷分別我執，沒有斷俱生我執，因此他還是個凡夫身。雖是凡夫身，他已能夠成就，成就什麼？「從是凡身」，「是」指這個，從這個凡夫的身體、凡夫的身分，就從這個凡夫身分，「上歷菩薩六十聖位」，我們凡夫身，地位很低，可是只要破除見惑，分別我執也斷了，你就能進步到上一層，進入菩薩的境界，「歷」是經歷，經歷菩薩的境界，一共有六十個聖人位置。六十個聖人地位，前面講過了，現在略為回想一下，怎麼算法呢？十信位，信是信仰，信仰我們自己有真如本性，相信我們自己有真如本性，有十信位。十信位滿了就是十住位，然後十行位、十迴向位、十地位，就五十個地位了。在十迴向位到十地位中間，有四加行位，四種加行，這就五十四個。在十信位之前有乾慧地，乾慧地之前有三漸次（三種漸次，三種準備修行的次第），這又是四個，加上四加行就是五十八，後面再加等覺、妙覺，合起來六十個聖位。

他還是凡夫身，這個時候怎麼能夠上歷菩薩六十個聖位？這是講利根的，最聰明的人，根器最利的人，他是圓教菩薩。所謂圓教是什麼呢？講到一個道理、聽到一個道理，他整個都明瞭，就跟儒家的顏回是一樣的，聞一以知十，十是個滿數，只聽到一個道理，他就把整個道理都圓滿明瞭，大開圓解，所以雖是凡夫身，能夠往上經歷六十個聖位。他「得意生身」才能辦得到，沒有得意生身是不能辦到的，「得意生身」就是前面講的要斷見惑，斷見惑、斷分別我執，在知見上大開圓解，他在這個時候就得了意生身。「意」是什麼呢？如他的意思，他想到那裏就到那裏。比如我們現在念佛，想到極樂世界，我們現在還有很多障礙，色陰、受陰滿滿的，一旦色陰、受陰都破除了，我們的心不會被我們有形狀的身體障礙，我們的心要去就去，這就是意生身。所以你得了意生身的時候，想到那裏就可以到那裏，而且是去得最快，你心裏一想，馬上就到了。這就無礙，一點障礙都沒有，就是「隨往無礙」，隨你的意思往到那裏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

要知道，意生身是從開悟來的，能夠圓融無礙是得了開悟這種境界，與證還不

一樣，「證」是把煩惱、無明一層一層破除乾淨了，那才一步一步證，這要分清楚。為了辨別這種境界，下面說比喻，佛就說：

譬如有人。熟寐寤言。是人雖則無別所知。其言已成音韻倫次。令不寐者。咸悟其語。此則名為想陰區宇。

「譬如有人」，比如有個人，「熟寐」，他睡得很熟，還在睡夢中，睡的時候「寤言」，他本人在睡的時候，還沒有清醒，可是在夢中講話，「寤言」是夢中說話，在睡中說話叫寤言。這是比喻什麼呢？雖然見惑斷了，思惑還沒有斷，他的心性還是被思惑障礙，等於一個人還在那裏睡著，沒有大覺，沒有清醒。雖是沒有清醒，他能夠言語，這叫寤言。

「是人」指熟睡的人，「雖則無別所知」，他自己說什麼話，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是「其言」，他在睡眠時講出來的話，別人（沒有睡的人）聽了他的話，「已成音韻倫次」，他說得有音有韻，還有倫次。什麼叫音韻倫次？「音」是從喉嚨裏發出音聲來，「韻」，比如經文裏有四句偈（頌），能夠唱，發出來的韻有平上去入，有這

些調子，「倫次」是文字、言語前後有章法的，別人都聽得清楚。他雖在夢中講這些話，那個沒有睡眠的別人（比如初機學佛的人）聽了，還可以聽得清楚。「令不寐者」，讓沒有睡的清醒的人，「咸悟其語」，他雖然寤言，人家聽起來，還能夠得到開悟，「此則名為想陰區宇」，這個名叫想陰區宇，他還在想陰的範圍。這個意思是說：想陰雖然還未破，他自己還沒有得到很大的受用，雖然自己還在睡眠狀態，人在睡眠狀態，身體不得自由，雖然如此，他說的這些話，根據佛所說的言語，別人一聽，還能得到受用，意思是如此。下面說：

若動念盡。浮想銷除。於覺明心。如去塵垢。一倫生死。首尾圓照。名想陰盡。是人則能超煩惱濁。

「若動念盡，浮想銷除」，「動念」是什麼呢？指在第八識裏，第八識所含的第六識的種子，種子一動就有念頭的，這叫動念。「浮想」是什麼呢？第六識浮動的枝末妄想，由種子起現行的妄想。「若動念盡」，如果在第八識裏含的第六識種子盡了，「浮想銷除」，種子一盡，第六識起現行的妄想自然就消除了。「於覺明心，如

去塵垢」，「覺明心」是第八識（根本識），它還不算妙覺明心，「妙覺明心」是純粹轉識成智了，那是就本性來講的。第八識叫覺明心，覺明心去了塵垢，「塵」是第六識的浮想，「垢」是塵垢裏微細的垢—動念，就是第六識的種子，這些種子跟妄想（浮想）都在第八識去掉了。

「一倫生死，首尾圓照」，「倫」當類講，「一倫」是一類，在我們世間，三界以內的眾生有十二大類，有胎生、卵生、溼生、化生，十二類的每一類眾生，他怎麼生的、怎麼死的，這裏叫一倫生死。「首尾圓照」，「首尾」是從生到死，每一類的眾生「圓照」，圓滿地照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就是說只要第八識裏面把第六識的種子、第六識的浮想去乾淨以後，就是塵垢去除以後，那第八識就像鏡子一樣，把自己以及十二類眾生怎麼生、怎麼死，在六道裏怎麼輪轉，都圓滿地照得清清楚楚，這就不得了。這樣了生死，馬上就很快得到了。

「名想陰盡」，這叫作想陰（十種境界的想陰）盡了，「是人則能超煩惱濁」，這個人就能超越煩惱濁，五濁惡世就是五濁，煩惱濁就能超越了。為什麼能超越煩惱

濁呢？一切煩惱都由妄想執著來的，妄想的想陰一破除，煩惱執著就可以破除，超越煩惱濁。

觀其所由。融通妄想以為其本。

「觀其所由」，煩惱濁、妄想怎麼來的呢？就由「融通妄想」，妄想怎麼來的？怎麼融通？就是一切的想（講的想陰），想陰就能夠融合、能夠變化，「融通」是能夠變化一切，他的心可以變化境界，境界可以變化這個心，隨心變境、隨境變心，這都是由想來的。古人講望梅止渴，比如一個人想到梅樹，梅是酸的，心裏一想到圓圓的梅子，心裏酸的水、口沫就出現了。你心裏想什麼境界，就出現什麼境界，境界可以生你的心，心也可以轉變這個境界，這叫融通妄想。「以為其本」，你一切境界都是從妄想為根本，才變化出來的。既是妄想變化出來，你想陰盡了，煩惱就能超越。

第二七二講

阿難。彼善男子。受陰虛妙。不遭邪慮。圓定發明。三摩地中。心愛圓明。銳其精思。貪求善巧。

剛才念的這小段是接著上回講的，五陰魔，色、受都講過了，這是講想陰魔。開始講想陰魔的時候，有一段把那個原則的道理講過了，從剛才念的這一段就講如果修正定的時候，遇到定工夫的境界出現，自己要是不明瞭佛法道理的話，往往就容易著魔，這一共有十種境界。開始第一條是貪求善巧，就是修定功的人修到這種程度，他想很快求到很多善巧的那些工夫，然後好度化眾生，但是由於這個貪求，使魔找到機會了，就容易著魔，第一就是貪求善巧。

請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叫阿難尊者的名字說：「阿難，彼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」，「彼善男子」是前面色陰破除掉、受陰也破除（通過）了，現在修想陰，想破除想陰。入了這個定工夫，修這種，在想陰修定功的修行人就是善男子，他們

已經破除色、受這兩種，就是二十個境界都通過了，所以「受陰虛妙」，受陰一共有十種可以著魔，有十種魔道，他都通過了，受陰破除了。前面那段就講「如鳥出籠」，原來就像鳥關在籠子裏，行動、一切都受限制。我們眾生就是這樣，首先最厲害的是色陰，色陰就是我們的身體，這個限制得太厲害了。色陰破除以後，受陰就是我們心理的問題，我們心理上給我們的限制也太多，有這個心理在作祟，處處都不得自由，就像鳥被關在籠子裏一樣。受陰破除，那就是說我們把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這些感受—心理上這些因素，把它破除掉了，然後心理上的約束就沒有了，就像鳥出籠那樣自由自在了。

經文裏就講虛妙，「虛」是一片空虛，很安靜，「妙」是不受一切限制，他的見聞，因為色、受兩陰都破除掉，眼所見、耳所聞的都擴展了。前面講的，可以普徧地了解，比如我們凡夫現在還有色陰、受陰，可是我們藉著科學工具，用衛星傳播收集到全世界的資訊，我們也可以看得遠、聽得遠，地球上任何角落裏發生什麼事情，一報導過來，我們可以看得見、聽得見，有聲音、有形色，但是這不是我們感

覺上的功能，是藉著科學工具的幫助。如果我們的色陰、受陰都破除了，不需要現在的電腦網路、電視，統統不需要，我們眼見耳聞，地球上每個角落，我們看得非常普徧，不但地球上，地球以外，太虛空裏面，我們什麼都可以看得見、也聽得見，所以叫「虛」。「妙」是離開色陰（有形身體）的限制，不受一切約束了，我們現在要到那去，不坐飛機行嗎？他這個破除以後，不必坐飛機，身體就自在了，離開身體的作用。前面講「得意生身」，意生身是：憑你的意識想出來的，你想到那裏就到那裏，這叫虛妙，受陰虛妙。破除色陰、破除受陰，就有這些虛妙的作用，功能就顯出來了。

受陰虛妙，「不遭邪慮」，「邪」指前面受陰十種魔，魔那些法術都是邪的，「慮」是他們的思想，沒有遭遇那些魔道的思想、方法。換句話說前面十種受陰魔都破除掉了。前面十種，大家一想都知道，比如發了悲心的魔，見到任何事情，心裏起了悲傷的心理，這是魔，還起勇敢、勇猛的魔，這裏一共有十種，「邪慮」指的就是那些。這個善男子受陰破除掉了，得到虛妙的境界，也不遭受十種魔的干擾—魔那

些思想、方法的干擾。

這個時候「圓定發明」，「定」是修定功—正定，正定加圓定，這部經在這裏講的，根據祖師注解，這是圓頓法門，是圓教，圓教的教理都大開圓解了，現在修定，圓解之後就修定功，由圓解進一步修圓定的時候，工夫更進一層。不過要了解這個圓定，雖然是圓解，他也要辨別，這是在想陰，前面已經破除色陰、受陰了，現在是思想的想—想陰，在想陰之中修定工夫。前面成就之後，進入到破除想陰的時候，在這裏修圓定。這個圓定修成功，就從有漏的定可以進入到無漏的定，無漏的定修成功，就不會失掉了。有漏的定，你入定時就有定工夫，出了定又是普通人了，到無漏定的時候，就得了正定。所以講「圓定發明」，在想陰之中修定工夫，已經開了圓解，現在修定工夫，從有漏到無漏，修成功就發明這種定。

「三摩地中，心愛圓明」，「三摩地」是正定，他修正定的時候，就頂著「圓定發明」，就是受陰已經破除乾淨，進入想陰的階段，到想陰階段，正在用工夫的時候，換句話有漏正要向著無漏的定工夫，在用功的階段。這個時候在定中，他發現

有這麼一個境界，「心愛圓明」，「圓明」就指圓定發明，指這個定，心裏就在入定中，他的心就愛這個圓明，指的就是這個定。一起愛的時候，接著就進一步，「銳其精思，貪求善巧」，他看見定境發明之後，圓定發明這種圓明的境界，他得了這麼一個好境界，剛開始還沒有完全得到，一開始有好境界，心裏就愛上了，從來沒有得這樣好的境界，他就「銳其精思」，「銳」是很猛利的，用功用得很猛叫銳，精思，「精」是精進，「思」是他心裏在想、在思惟，非常積極地在思想，想的什麼呢？更進一步，求得更多的善巧。所謂善巧是什麼？比如我們學佛修菩薩道，菩薩說法的時候，要使眾生能夠接受你所講的道理，要講究方法，很巧妙、很妥善地把話說出來，眾生一聽，他就歡喜，就能接受。除了言語之外，還有很多行動上的表現，讓眾生一看，他對於菩薩弘法教他學佛，他起了信心，這需要講究善巧。這個修定功的人，他在定（三摩地）中，在定中心裏一想：這個圓明好是好，好像還要求得更多善巧的事情、方法，那不是更好嗎？心裏一愛之後，他就非常積極勇猛地在那裏思想、用工夫，這是「貪求善巧」，貪比愛又更進一步。

先講愛，愛了之後，進一步就想得那些善巧方便的方法，就貪求了，這一貪求不得了。祖師注解就說出來了，萬益祖師就這麼說的：我們眾生的煩惱實在多，煩惱多的時候，你總要找一個主要的出來，一切煩惱以貪為首要。不學佛的人不必講，他成天在那裏貪，學佛的人一有這個貪的時候，你正在修定功，你就貪你這個定中的境界，想把這個境界再求得更多的善巧。你這一貪的話，好了，魔正好沒有機會，你貪心一出現，魔的機會就來了，他就來找上你了，你就著了魔。所以貪求，這個貪太厲害了。我們雖然沒有修普通法門的大定，可是我們念佛也是修定，我們是求往生，也不要貪什麼好境界，就是平平實實的、老老實實地一句佛號念下去，這就準保沒有事情。你一貪，可能問題就出來了，這是修道的人。不學佛的人，那貪哪，現在全世界處處是陷阱，欺騙人的那些壞人，他怎麼能欺騙人呢？就是被欺騙的人有貪心在，他才受人欺騙。如果他自己一點貪心都沒有，他學佛懂得因果，儒家講的「非義之財不要貪求」，自己有所得，一定要有所付出，你自己沒有付出，那得來的是不義之財，不能要。有這個修養，一切的欺騙都欺騙不了你。普通作人能夠有這一點修養，那在今日之下這個亂世，你就平安無事，這是講修道。修定功，更

不許有貪，一貪就會著魔。

至於善巧，我們學佛要行菩薩道，當然要講求善巧方便，但是這個善巧方便是由定工夫出現的，沒有定工夫就不會有善巧方便。除了定功以外，要研究佛法的教理，教理圓通了，大開圓解，他的善巧方便也出現了。除了一個求其了解教理、一個修定功，除了這兩個途徑以外，其他想要用貪求僥倖的心理，而不是一步一步地求，那都會著魔的，這個我們要辨別清楚。下面釋迦牟尼佛就說：

爾時天魔候得其便。飛精附人。口說經法。

「爾時」，指修定功的人貪求善巧這個時候，修定功的人一貪求善巧，「天魔候得其便」，什麼叫候得其便呢？修定功的人，前面已經破除色陰、破除受陰，天魔已經恐怖了，他一步一步往裏面修，修成功，他成道的時候，天魔的眷屬就少了，有一個眾生修成道，天魔的眷屬就少了一個人，我們凡夫眾生，人人都有貪求心理，都是魔子魔孫，都是天魔的眷屬，我們所想、所求的，都跟天魔一致的。我們如果修道，就跟我們現在凡夫的心理完全相反，凡夫心理是貪名圖利、貪圖五欲六塵一

切享受，修道人這些統統要放下、要破除，你不放下，六道三途沒有辦法出來，這些東西都是生死的根本，所以修道要跟天魔相反的。既是相反，他看誰真正在修定功、在修道，他就恐怖了，時時刻刻在候著你，候什麼呢？看你有什麼過失、有什麼缺點，「候得其便」就是：你修定功的人，一貪求善巧，你的過失就顯現出來，「得其便」，他就有機會了，他很方便地來找上你，你就著魔了。

下面就說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」，「精」指山上的精怪、魑魅魍魎這一類的，就是那些神怪，聽天魔指使的那些鬼怪，「飛」表示天魔採取行動飛快，飛得很快，就像飛的那麼快。一看見修定功的人一貪求善巧，馬上就派遣那些精怪、那些魔，附著在一個人身上，這個人不是指修定功的人，是附在其他人身上，教那個人「口說經法」，精魔這一類的，附到另外一個人身上，就藉另外一個人的口來說佛經、說佛法。為什麼要附在其他人身上？前面講受陰，魔直接入修定功人的心裏面，現在附在別人身上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修定功的人工夫進步了，他已經破除受陰，色、受二陰都破除，得到虛妙的境界，既是得了虛妙的境界，沒有辦法附著，附不到，

所以附在別人身上。下面就講口說經法的情形。

其人不覺是其魔著。自言謂得無上涅槃。來彼求巧善男子處。敷座說法。其形斯須或作比丘。令彼人見。或為帝釋。或為婦女。或比丘尼。或寢暗室。身有光明。

「其人不覺」，「其人」指被魔附在身上的人，魔附在這個人身上，這個人「不覺」，不覺得「是其魔著」，他沒有警覺到這是魔到他身上來了。被魔附身這個人，雖被魔附著，他不感覺是魔到他身上來，所以這兩句話「其人不覺是其魔著」，不感覺他著了魔。既是不感覺魔到他身上來，所以「自言謂得無上涅槃」，這個被魔附在身上的人，他自己就說了，他已經得到無上涅槃，「無上涅槃」就是成佛，他已經成佛了。

他自己說成了佛，他就「來彼求巧善男子處」，「彼」指那個求善巧的善男子，「處」指那個善男子的地方，他就到那個地方—就是到破除想陰、在修定功的那個

善男子，他修定功得了境界之後，貪求善巧，「善男子」就指那個人，他在那裏。這個著魔的人，魔附在他身上的這個人，他自己不知道魔附到他身上，他說他自己成了佛，他就到善男子這個地方來。到這個地方來，「敷座說法」，他認為自己成了佛，到修定功的善男子這個地方來，他自己「敷座」，把說法的座位安置好，安置好以後就說法了。

怎麼說法呢？「其形斯須」，「其」就指魔附在身上的這個人，他的形狀斯須，「斯須」指時間很短，在很短暫的時間之內，他有很多變化出來，怎麼變化呢？「其形斯須」連著下面說，他的身體形狀在很短的時間之中，「或作比丘」，或者作了比丘，自己身體一變，變成出家人，出家比丘就是法師。「令彼人見」，「彼人」指善男子，就是在修定功時貪求善巧這個人，使他能看見，把比丘相現出來了。這還不算，「或為帝釋」，「帝釋」是天上的帝釋，變成帝釋天了，這不得了。「或為婦女」，或者一下子變成婦女身分，「或比丘尼」，或者比丘尼，變化很多。這些變化「其形斯須」，在很短的時間內變來變去的，一會兒變這個、一會兒變那個。「或寢暗室」，

或者在暗室裏休息，黑暗的房間裏，那個房間很黑，「身有光明」，他在黑暗的房間裏面，他的身體發出光明。

這都是魔在指揮被魔所附的那個人，現出形相來，他能夠現出形相來，讓修定功貪求善巧的人，讓他知道這些神通變化，在很短暫的時間之內，就有這麼多的變化，要變什麼就變什麼，這不是普通人，他沒有神通是辦不到的。既是有這種神通，求善巧的人，正好合乎他的心理。下面佛就說了：

是人愚迷。惑為菩薩。信其教化。搖蕩其心。破佛律儀。潛行貪欲。

「是人」指修定功、貪求善巧這個人，他「愚迷」，愚迷是什麼呢？他沒有辨別是魔、不是魔，沒有這種辨別能力。為什麼沒有辨別能力呢？他那個貪求之心讓他的心亂了，我們普通人不是說嗎？某某人利令智昏，他一貪求名、貪求利的時候，別人看起來很愚，他自己不以為愚。為什麼不以為愚呢？他一貪求某種東西，他就自己愚癡，而自己不知道。我們學佛的人必得明瞭佛法的這些理，他對於佛法的理當然懂得一些，問題就出現在貪求，一貪求就昏了，迷惑了，就變成愚人了。一變

成愚迷的時候，「惑為菩薩」，被魔附在身體上的那個人，現出種種身分來，現出種種神通變化來，被他一誘惑，就認為那個人是菩薩。一受誘惑，認為他是菩薩，「信其教化」，就相信他，他教他怎麼作，他就跟著怎麼學，不但教，「化」是起變化，他原來修定功，現在引導他不要正定，就學成魔，受他的教化，變化為魔了。

「搖蕩其心，破佛律儀」，「搖」是動搖，「蕩」，不但動搖，而且蕩亂得更厲害，這指什麼？他原來修定，修的境界好，快要到圓定發明那種境界，定功非常好，被魔一誘惑的時候，他把魔當作菩薩，魔說的話認為是菩薩說的話，魔講的經也認為是菩薩講的經，這樣他心裏就動搖了。原來修定功，現在他入定的心就在那裏動搖了，不但動搖，而且蕩，蕩來蕩去，無主，亂了，自己不能作主了，搖蕩其心。如此一來的時候，「破佛律儀」，佛所制的戒律、威儀破壞了，既是信魔所教化的，魔教他佛的戒律不要遵守，佛不是這樣講法，我講的才是佛講的，他就把一切律儀都破壞了。

一破佛律儀，「潛行貪欲」，開始的時候，他還不敢明行貪欲，所謂「貪欲」，

佛戒殺盜淫妄，這幾條是最根本的性戒，尤其淫戒是生死根本，修普通法門，這一戒非戒除不可，不戒除怎麼樣也不能了生死。修淨土宗念佛法門，這一戒是戒邪淫，可以結婚，夫婦的關係不是邪淫，當然也不能多，多了就貪了。我們在這個世間不能斷惑證果，要換換環境，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就是帶業往生，帶業往生最低限度不能邪淫，除了夫婦之外，無論是男、是女，絕對不可以跟第三者亂談男女關係，這不許可。一有這個，別說帶業往生，帶業往三途裏去了，這要明瞭。普通法門沒有帶業，他們就在這個世間證果，所以證果難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。淨土宗是一帶業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一生就成功，特別法門是這樣的。他開始的時候，「潛行貪欲」，修定功的人原來是持戒的，雖然魔教他破戒，他受了戒又破戒，心裏感覺不對，怕人家知道，暗暗地行貪欲，一到後來，不是潛行，一旦到了不潛行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沒辦法挽救了。下面佛就說了：

口中好言災祥變異。或言如來某處出世。或言劫火。或說刀兵。恐怖於人。令其家資。無故耗散。

「口中好言」，是誰的口中呢？被魔附在身上的人，他來誘惑修定功求善巧的人，他教求善巧的人相信他是菩薩，他就說法，他在說法的時候，他口中好言，「好言」是喜好說，說什麼呢？說下面這些事情：「災祥變異」，一個災、一個祥、再就是變異。「災」是什麼呢？什麼時候會有災難發生（指個人的），你要小心，什麼時候你會有災難，這叫災。「祥」呢？預先就說：某人，你有什麼好事情要到了，或是什麼時候（等於報名牌）中一億、兩億的大獎。這一類的話叫作祥，除此以外，還有其他的吉祥事情，很多，他預先說出來，這叫作祥。「變異」是很多反常的事情，我們普通人日常眼所見、耳所聽的，就是人事上的事情，變異就指《論語》裏說的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，孔子對於怪力亂神，不太講，為什麼呢？那都是變異，變異的事情說多了，擾亂人心，他好說這些變異的事情。

「或言如來某處出世」，或者說：佛在某個地方出世了，那個地方有佛來了。過去我們老師剛剛到台中來講經說法，那時候外面常說這一類的話：彌勒佛下生了，現在是彌勒掌天盤的時候。還說有佛真正出世了，這些話常常有的。這個魔就說這

些，如來在那裏出來了。「或言劫火，或說刀兵」，「劫火」是什麼？就是佛法裏所講的，劫末有大三災—火災、水災、風災，這三災可以上到禪天去，這叫作劫火。或者刀兵，世界什麼時候會發生戰爭。拿這些災難來「恐怖於人」，這些恐怖於人的話說出來，不但迷惑修定功的人，而且對於一切其他的人，也普徧地來造謠惑眾。

「令其家資，無故耗散」，怎麼令其家資呢？一方面說：要有災難了，那裏有佛出現了，趕快到那裏去學佛。一方面說：把錢散開來，錢不必要了。要這麼多錢幹什麼呢？叫那些人趕快把家資，「家資」是用來維持生活的，這個依靠統統不要，趕快學佛去，跟佛去學，避免這些災難，無緣無故的，就把這些家資「耗散」，消耗了、散掉了。佛就提醒在會的大眾說：

此名怪鬼。年老成魔。惱亂是人。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。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。不入輪迴。迷惑不知。墮無間獄。

「此名怪鬼，年老成魔」，這個叫作怪鬼，「怪鬼」是什麼？他原來沒有形狀，遇見任何有形狀的人或物，他就附在他身上，成為一個有形狀的魔，叫作怪鬼。「年

老成魔」，怪鬼年紀老了，鬼既然久了，原來他是鬼，很怪的怪鬼，怪鬼到有了年壽，附在有形體的人或者其他任何東西，遇見任何有形的物體，他就成了魔，到了年老，就被魔王看上了，認為這個怪鬼好，可以用一用，就變成魔，變成魔可以使用的小魔了，所以年老成魔。這個怪鬼就是前面的飛精（精怪）那一類的，他是天魔派來的，「惱亂是人」，來惱害、擾亂修定功的人。擾亂到一個時候，「厭足心生」，過一段時候，他起了厭倦的心，「厭足心」是夠了，不想再繼續惱亂了，「去彼人體」，原來他附在這個人身上，他厭足心一生，他就離開原來所附的那個人身體上，就離開了。

「弟子與師俱陷王難」，「弟子」是修定功的那個人，他相信原來有魔附在身上的人，信他為菩薩，就拜他為師，現在魔一離開那個人的身體，這個「師」什麼能力也沒有了，所以弟子與師都陷入王難，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。為什麼呢？在魔沒有離開那個人身體的時候，他可以變現種種神通，可以妖言惑眾，那個時候國家注意到他，等過一個時候，魔一離開，國家一看，你妖言惑眾，就治他的罪。這在中

國古代，東漢的時候有五斗米教，東漢、唐、宋，歷代都有白蓮教，這些教都是邪門，到後來都被國家辦罪。

最後佛說：「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」，佛告訴阿難尊者：你應當先覺，魔一來，你就了解。佛把這些狀況都說明了，你修道的人，修定功的人預先就察覺、警覺，「不入輪迴」，就可以不入輪迴。「迷惑不知」，假如受他的迷惑，不知道的話，你相信他，跟他學，「墮無間獄」，那有罪受了。

要怎麼先覺呢？有一個重要的原則：學佛的人，一切神通道力都是根據定功來的，真正有定功，他就出現神通，雖有神通不表現出來，更不會告訴人他有神通。古代有神通的人，一現神通，他馬上就離開，達摩祖師、歷代祖師，神通一顯，馬上就離開這個地方。不是如此，他說了神通，不管他是不是真有神通，他說他有，說了以後，他還在那裏，這叫妖言惑眾，要了解這個。所以我們看見或聽見某某人有神通、他有好的什麼，一概不要相信。我們念佛的人，老老實實地念佛，相信因果，不要存著僥倖的心理，這樣一切就平安無事。

第二七三講

阿難。又善男子。受陰虛妙。不遭邪慮。圓定發明。三摩地中。心愛遊蕩。飛其精思。貪求經歷。

繼續講五十種陰魔，前面色陰、受陰都研究過了，現在講想陰，想陰的第一種是貪求善巧，上回講過了。現在開始念的這一段是貪求經歷，這是另一種貪求，凡是牽涉到貪求的時候，就是著魔的。

請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把前面那段講完以後，接著又叫「阿難」尊者的名字說：「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」，這個善男子跟前面一樣，是稱呼修正定的修行人，修正定的這個人受陰虛妙。前面受陰十種境界通過了，在前面十種境界都沒有著魔，魔雖然來，他都認得，能夠辨別出來，沒有受到魔的侵害，通過受陰十種境界了，所以虛妙。「虛」指前面講的：心裏一片空闊，心理上沒有任何障礙，這就了不得。「妙」呢？既是心裏沒有障礙，他眼所見的能力、耳所聽的能力，都能夠普徧。這就不像

我們凡夫眾生，我們普通人沒有學過什麼定功，就被自己受陰種種的感受，我們不是苦樂，就是憂喜的感受，即使不苦不樂不憂不喜，普通的感受也是一種妨礙，談不上是虛妙。他的受陰破除乾淨了，他得到虛妙的境界，虛妙的境界一出現，就「不遭邪慮」，「邪慮」就是邪魔外道，一切不正確的知見叫作「邪」，「慮」是不正確的思慮，「不遭邪慮」是不遭受那些邪思的迷惑。「圓定發明」，圓定是這部經前面講的一切佛法原理，講佛的道理都明瞭，聽了佛的開示都明瞭，自己有如來藏，聽了佛理之後，大開圓解，現在修定了，由圓解而修圓定，「圓定」就是圓通的定工夫。這種在想陰之中，現在講想陰，前面已經破除受陰了，受陰一破除，圓定就快要發明。

「三摩地中」，現在正是受陰破除盡了以後，這是想陰，在想陰之中修三摩地（修正定），就在修正定之中，「心愛遊蕩」，心愛遊蕩是什麼呢？心裏有這個「愛」就不得了，問題就出現了，他得了三摩地，在這種境界之後，他心裏著了遊蕩，「遊」是要到那裏就到那裏，「蕩」是無拘無束，這叫遊蕩，他心裏愛好能夠得到更好的，

一切都自由自在地遊蕩。心這麼一愛，「飛其精思」，他把心裏思慮的，這個思慮，愈是思慮到精微的地方，思得非常快。各位自己可以試驗，我們想一個粗淺的事情，時間稍微慢一點，想到最微細、最密的，那就非常快。這叫飛其精思，也可以說是思慮到最精微奧妙的境界。他把精思用在那裏呢？可惜用錯了，用在「貪求經歷」，「貪求經歷」就照應上面的「遊蕩」。為什麼愛遊蕩呢？他想：我既是得了正定這麼一個好境界，為了進一步度化眾生，像大菩薩一樣，想到那裏就到那裏。所謂經歷，「經」是經過，「歷」是遊歷，就像大菩薩願意到什麼地方都可以，不僅在我們這個世間，其他各尊佛所教化的地方都可以到（在佛經裏叫剎土）。他想進一步有這種本領，出發點也好，希望到處弘法利生，像大菩薩的行為，不但在我們這個世間，其他任何世間想去就去。問題在那裏呢？就在心愛的「愛」字、貪求的「貪」字，他著魔的原因就在這裏。

我們修道人，我們現在修的是念佛法門，修念佛法門最好的境界是：每天早晚功課念佛，不念佛的時候，平常心裏很平靜。不會忽然有高興的事情，就高興得不

得了；忽然不高興的時候，情緒就低落得不得了，這都是喜怒無常、都是煩惱。念佛人不要有這些喜怒無常的煩惱，心裏始終很平靜，這就是好現象，你念佛的工夫就在這樣的狀況之下，一天一天都有好的境界。千萬不可以貪，我什麼時候才得一心？我什麼時候才能見到阿彌陀佛？心裏貪得愈多，希望得愈多，心裏愈是不平靜。這個我們要了解，心裏不平靜，往往就容易著魔的。

他一貪求，他是貪求神通，沒有神通，怎麼到處遊蕩呢？神通是定功修成了，自然就發生，定功還沒有成就，你想求神通，那就容易著魔的。所以下面就說：

爾時天魔候得其便。飛精附人。口說經法。

就在他貪求的時候，「爾時」指那個時候，他在修定功，在定中貪求，「天魔」這個時候就「候得其便」，你一個人在用工夫修定的時候，天魔好像沒有辦法，找不到機會，你一貪求神通，得其便了，他老早就在候著，候著你這個時候，他正好能夠方便來擾亂你。因此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」，飛精前面講過了，飛快地差遣（派）精怪那一類的，附在另外一個人身上，就指揮被附身的那個人，教他口說經

法，藉著他的口，說出佛經的法。

其人亦不覺知魔著。亦言自得無上涅槃。來彼求遊善男子處。敷座說法。

「其人亦不覺知魔著」，天魔派精怪附在那個人身上，「其人」指那個人，「亦不覺知魔著」，那個人被精怪附在身上，他自己也不覺知是魔來附在他身上。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」，他也說自己得了無上涅槃，「無上涅槃」就是成佛，成佛就得了至高無上的大涅槃，沒有比這個再高了。這個被魔附在身上的人，當然他平常也會說法，不過是普通而已，現在魔一附在他身上，忽然之間他會說法了，要是真正警覺心很高的人，自己就應該覺察出來，我平常只有那麼點能力，只會說幾句而已，說的理論也不高，忽然之間什麼都會說了，自己警覺心夠的話，就知道這是魔來，可惜他不知道。不但不知道著魔，他還說自己得了無上涅槃。

他說自己得了無上涅槃，因此「來彼求遊善男子處」，這個來是誰來呢？就是其人—被魔附在身上的這個人，他就來到「求遊善男子處」，現在修定功，在定中

貪求遊歷各地方求神通遊戲這個人的地方來。來了之後，「敷座說法」，「敷座」是把說法的座位安置好，然後就說法，對修定功的善男子，當然不只他一個人，還有別人，他就來說法了。他一說法的時候，看下面的經文：

自形無變。其聽法者。忽自見身坐寶蓮華。全體化成紫金光聚。一眾聽人。各各如是。得未曾有。

「自形無變」，被魔附在身上的這個人，他自己的形（有形的身體）沒有任何變化，可是「其聽法者」，聽他說法的那些人，「者」指聽法的那些人，「忽自見身坐寶蓮華」，那些聽法的人一聽他說法的時候，那些人就看見自己，發現自己坐在寶蓮華上。要是我們現在一看，這種境界了不得，忽然有這麼好的境界，坐在寶蓮華上。這還不算，「全體化成紫金光聚」，「體」指身體，「全體」就是全身，整個身體都變化成紫金光聚，「紫金光」是身上發光，放光是放紫金色的光聚，一團紫金色的光芒發出來了，全身都發光，這個了不起。

「一眾聽人，各各如是，得未曾有」，「眾聽」是聽眾，就是眾生，眾生有兩個

意義：很多人在一起叫眾生；一個人也是一個眾生，眾緣合起來才有這麼一個生命現象，所以一個人也叫眾生。一眾，這個聽法的人如此，「各各如是」，不但一個人如此，凡是在場聽法的人各各如此。這個聽眾發現他自己坐在寶蓮華上，全身都化成紫金光聚，其他的人，人人都是這樣，都發現自己坐在寶蓮華上，然後化成紫金光聚，因此大家都讚歎這個了不得，「得未曾有」，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好的境界。

是人愚迷。惑為菩薩。婬逸其心。破佛律儀。潛行貪欲。

「是人」指在定中貪求遊蕩的人，這個人很「愚迷」，他不懂教理，既不懂教理，他一看被魔附在身上的人一說法，又把所有聽眾都變成坐在寶蓮華上，又放光，這就把他「惑為菩薩」，他的心理就受了迷惑，迷惑什麼呢？就把被魔附在身上說法的人，把他當作菩薩了—這是大菩薩。為什麼呢？他一說法，把我們這些聽眾都變成這樣好的瑞相。既是把這個人當作菩薩，然後「婬逸其心，破佛律儀」，「婬」是婬亂，「逸」是放逸，心裏既亂了，這個心放逸得沒辦法收拾，這樣一來就「破佛律儀」，佛所制的戒律，戒律之外，還有威儀，他都破壞了，都不守了。破壞之後，

「潛行貪欲」，「潛行」是暗暗地行，實際上他就順從他的貪欲，原來是貪求遊戲神通，現在經過魔這麼一擾亂，他不僅貪那個，而且是貪欲了，「欲」是五欲六塵，他無所不貪。

讀了這一段，我們修道的人、念佛的人，要特別注意。我們不要聽外面的人講：某人很有工夫，你只要一跟他見面，他給你摸摸頭頂，你就得了不可思議的功力，甚至他也可以教你放光，他本人更可以放光。這些話都不要聽。我們在這個道場念佛，我們老師傳授給我們的就是老實念佛。所謂老實念佛，不要存著僥倖的心理，只要把一句佛號念得清清楚楚，心裏很輕安自在，這就是最好的境界，久而久之，你實實在在的，工夫就在那裏一天一天增長。這樣工夫增長什麼？見思惑就不容易起來，你的心理長時期這樣很平靜，不起情緒，那就證明你在壓伏見思惑有工夫。平常能夠伏得住見思惑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才能夠心不顛倒。《阿彌陀經》講：是人命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帶著很多聖眾來了，在往生人的面前。來是來了，佛菩薩是來了，但是最怕心裏起顛倒，什麼顛倒呢？我在這個世間，某人對我不起；我家

裏還有些放不下的事情。這些事情在心裏一起就顛倒。《心經》所講的無罣礙，然後才破除種種的陰魔。心有罣礙，有陰魔就顛倒，所以我們平常必須自己注意，要老實念佛，求其心理能夠很輕安自在。不要隨便起見思惑，伏得好好的，這樣平常有工夫，臨命終的時候就不會有顛倒，雖然我們見思惑沒有斷除，可以帶業往生。

口中好言諸佛應世。某處某人。當是某佛化身來此。某人即是某菩薩等。來化人間。其人見故。心生傾渴。邪見密興。種智銷滅。此名魅鬼年老成魔。惱亂是人。厭足心生。去彼人體。弟子與師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。不入輪迴。迷惑不知。墮無間獄。

「口中好言諸佛應世」，他的口中，就是被魔附在身上這個人，他說法的時候，「口中好言」，就是喜好說，說什麼呢？「諸佛應世」，「諸佛」是不只一尊佛，他說，諸佛是應眾生所求而到世間來的。既是諸佛應世，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那麼諸佛在那裏呢？他就講：「某處某人」，在那個地方的那個人，「當是某佛化身來此」，他就是那一尊佛，「當是」，應當就是那尊佛，他化身到那個地方來的。既是佛到世間，

當然有菩薩陪同佛一起來，所以說「某人即是某菩薩等，來化人間」，某人就是某尊菩薩，他們「等」，不只一個人，那些人來到人間，來教化眾生，幫助佛一起來度化人間。

「其人見故，心生傾渴」，「其人」指在定中貪求遊戲神通的人，他一「見故」，見到被魔附在身上說法的人，一見由魔變現出來的現象（指那些事情），「心生傾渴」，因此他心裏就發生傾渴，「傾渴」就是傾仰，仰是信仰，「渴」是口渴得要水喝，那樣地傾慕於他。下面說：「邪見密興，種智銷滅」，「邪見」是修定功貪求遊戲（遊歷、遊蕩）的人，他的「邪見密興」，「密興」是不知不覺的，暗暗地發生、興起。相對的，「種智銷滅」，「種智」是一切種智（佛的智慧），我們為什麼能夠成佛呢？人人都有一切種智，本性才有這個智慧，這是正智，人人都有這個正智，定功修成功，都有這個智慧。這個修定功的人，他也在開發這個種智，所謂種智是什麼呢？世間任何事情，種種的現象、道理，他都能夠明瞭，都有智慧能明瞭，這叫種智。所以成了佛，這個智慧是全部的，這個種智是從本性裏出來的。修定功修到

這種程度，種智應該一天一天往外開發，然而他受魔的破壞擾亂，邪見就生出來，「興」是往外發生，種智也就銷滅了。種智一銷滅，定功就前功盡棄，學佛的慧命也就沒有了，消失掉了，很可惜。

這裏要注意的是：上面講魔說的那個人、那個地方，是佛、是菩薩來，都是妖言惑眾。妖言所以能夠惑眾，就是受誘惑的人本身對佛法沒有明白，因為佛理沒有明白，所以自己心裏有了貪求，魔一妖言、一惑眾，就被迷惑住了。所以後面這兩句：「邪見密興，種智銷滅」，邪見興起來，種智代表正知正見，也就消失掉了，我們一般講修道的人最怕就是這個。修道人為什麼要解行並進？只有解而不修行，當然不行，如同說食數寶一樣，沒有用。只注重行而不求解，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，這就免不了要著魔，所以必須解行同時注重。

下面佛說這是什麼魔：「此名魃鬼年老成魔」，這叫作旱魃之鬼，他到年紀老了，被天魔收容去了，供天魔派遣，他來「惱亂是人」，要他來惱害修行的人，擾亂修定功的人。「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」，魃鬼（被天魔派來的鬼）是魔的徒眾，「厭足

心生」，後來也感覺厭倦，惱害也差不多了，心裏也滿足了，這個心理一生的時候，「去彼人體」，就離開被魔附在身體的那個人，就離開那個人的身體。「弟子與師俱陷王難」，這跟前面講的一樣，說法的是「師」，聽法、修定功的是「弟子」，還有其他人，這個時候弟子與那個師，「俱陷王難」，因為他妖言惑眾，無論說法的人、聽法的人，國家用王法來治他們。

「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」，釋迦牟尼佛跟阿難尊者說，你們應當「先覺」，事先了解這些道理，遇到這個魔，就應該要覺悟不但先覺，自己不要起貪心，一起貪心就是著魔的原因，應該要先覺，這樣的話，「不入輪迴」，不再入輪迴。「迷惑不知」，假如不能先覺，被魔一迷惑還不知道，跟魔來學，「墮無間獄」，這就準要墮無間地獄。

下面第三層工夫，就是第三個境界了，這個境界開頭，佛就說：

又善男子。受陰虛妙。不遭邪慮。圓定發明。三摩地中。心愛緜溶。澄其精思。貪求契合。

釋迦牟尼佛講了前面這兩段以後，第三段講貪求契合，佛說：「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」，「善男子」指修定功的人，他在色、受二陰破除，得到虛妙的境界之後，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」，這跟前面一樣，他在想陰，修「三摩地中」，修正定的當中，在這個時候「心愛緜溜」。什麼叫緜溜呢？「緜」是綿綿密密的，指的定工夫，定的境界是連綿的，一直連續在那裏，「溜」當合字講，就跟綿綿密密、一直相續那種正定的境界相合，這個心發生了愛，就是愛的、迷糊的一種境界。「澄其精思，貪求契合」，「澄」就像水一樣的，安安靜靜，定在那裏不動，澄淨不動，這個澄淨不動就形容他的思慮，他精密的思慮定在那裏。定在那裏作什麼？貪求契合，這個貪求契合什麼？與最妙的理綿合，與那個相契合。

這種貪求也是自己不知道，入定的程度還淺得很。他不了解，他只發現，一愛上緜溜這種定功的境界，他就想契合這個妙境。什麼妙境呢？諸佛的妙境，他認為這種境界就跟佛的境界是一樣的，他就求著跟諸佛完全契合。換句話說跟諸佛的妙境契合，他就有辦法，他成佛就很快了。

爾時天魔。候得其便。飛精附人。口說經法。

這跟前面一樣的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天魔得了機會，候得其便，因此飛快地派遣精怪（鬼）這一類的，現在已經成為他的徒眾了，附在他人的身上，藉著他人的口來說經法。

其人實不覺知魔著。亦言自得無上涅槃。來彼求合善男子處。敷座說法。其形及彼聽法之人外無遷變。令其聽者未聞法前。心自開悟。念念移易。或得宿命。或有他心。或見地獄。或知人間好惡諸事。或口說偈。或自誦經。各各歡娛。得未曾有。是人愚迷。惑為菩薩。緜愛其心。破佛律儀。潛行貪欲。口中好言佛有大小。某佛先佛。某佛後佛。其中亦有真佛。假佛。男佛。女佛。菩薩亦然。其人見故。洗滌本心。易入邪悟。此名魅鬼年老成魔。惱亂是人。厭足心生。去彼人體。弟子與師俱陷王難。汝當先覺。不入輪迴。迷惑不

知。墮無間獄。

「其人實不覺知魔著」，「其人」指被魔所附的那個人，他實在不覺知是魔著，他真的不知道著了魔。既然不知道是著魔，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」，他自己就說他自己也得了無上涅槃，成佛了。因此他就「來彼求合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」，他就來到求契合、修定功這個人的地方來，然後敷座說法。這跟前面有點不同，「其形及彼聽法之人外無遷變」，「其形」是被魔附在身上的人，他自己的身體，還有來聽他說法的人，包括修定功的人，「外無遷變」，在外表上沒有任何變化。雖然外在身體沒有任何遷變，可是「令其聽者未聞法前，心自開悟」，就令聽的人（聽眾）在沒有聞法之前，他的心自自然然就開悟了。「念念移易」，念念都不同，這個念頭是這個境界，另外一個念頭又是另外一個境界，念頭一直在那裏改變，外境沒有遷變，可是內心的念頭不斷地在那裏遷變移易。

念念遷變移易指什麼呢？指下面這些事情—這些聽法的人，「或得宿命」，他忽然之間得了宿命通。「或有他心」，或者得了他心通。「或見地獄」，或者見到地獄了。

「或知人間好惡諸事」，人間的好事情、惡事情，他都知道。「或口說偈，或自誦經」，或者這些聽眾口裏能說出偈子來，說偈子不容易，他能夠說得出來，「或自誦經」，或者自己能夠背誦經書出來。

「各各歡娛，得未曾有」，因此聽魔講法的所有聽眾，人人都發生歡喜，感覺很娛樂，「得未曾有」，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好的事情。「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」，「是人」就指入定的人、貪求契合的人，他很「愚迷」，既愚而又迷惑，把魔說的這個人當作菩薩。「繫愛其心」，魔所說的法，正好合乎他心裏所求的，因此他心裏就發生貪愛了。一貪愛，魔所變化的事情，他心裏就迷了，因此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」，佛所制定的戒律威儀，他就破壞了，「潛行貪欲」，表面上他還是個修道人，實際上他的行為就在那裏貪欲了，貪一切的慾望，貪得非常厲害。他潛行貪欲跟魔是一致的，魔教他這樣，魔就是貪欲。

「口中好言，佛有大小，某佛先佛，某佛後佛」，「口中好言」指那個魔附在身上的人，他口裏喜好說什麼呢？「佛有大小」，你們知道嗎？這個佛有大佛、小佛，

「某佛先佛，某佛後佛」，某佛先成佛，是先來的，某佛是後來的佛，「其中亦有真佛，假佛」，這還不算，還有「男佛，女佛」，佛是這樣，「菩薩亦然」，菩薩也是這樣，菩薩也有大小、也有先後，有男菩薩、也有女菩薩。這就是魔說，佛還有男的、女的嗎？成佛都是中性的，成佛就是佛，大菩薩也沒有女相，成一尊佛還有大小嗎？沒有這些，這些都是魔說的。

「其人見故」，入定修行的人聽到講這些話，「洗滌本心」，他原來是修正定的，求圓通大定的人，把他的本心洗掉了，被他這番話洗刷乾淨了。「易入邪悟」，「易」是改變，改變原來的本心，而入了邪知邪見，悟也是邪悟。「此名魅鬼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」，這個叫作魅鬼，這種鬼到年老成為魔，被天魔收容去，聽候天魔使喚，他來惱害、惱亂修行人。到後來「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」，後來也感到厭足，沒有多大興趣了，這個心一生之後，就「去彼人體」，就離開那個著魔人的身體。

這個魔一離開這個人的身體，這個人原來說法、作老師，聽法的人都是他的弟子，因此魔不在，走了，這個人什麼也沒有了，什麼神通也沒有，因此「弟子與師

俱陷王難」，國家這個時候要問他的罪了。最後佛教人提起警覺心：「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」，你應當先覺，你把這些道理都記得，要明瞭，你一覺的時候，再怎麼樣的魔，他就惱亂不了你，因此就不入輪迴，就可以脫離輪迴。反過來，要是「迷惑不知」的話，那要「墮無間獄」，為什麼墮無間地獄呢？學魔，跟魔一起作貪欲，一貪欲就造大惡業，就要墮地獄，墮無間地獄。記住這個：要懂得佛理，再就是不起任何貪心，準是不會著魔的。

末那緣內緣外

四空狀況

初窮色令銷　二窮空令無（身境全空）

三窮識令滅　四窮性令盡（識亦不起）

妄想 → ← 真理

愛　癡

不覺心起　不如實知

而有其念　真如法一

發生（所）（業相）

生發（能）（見相）

世界生（境界相）

晦昧空

色陰十魔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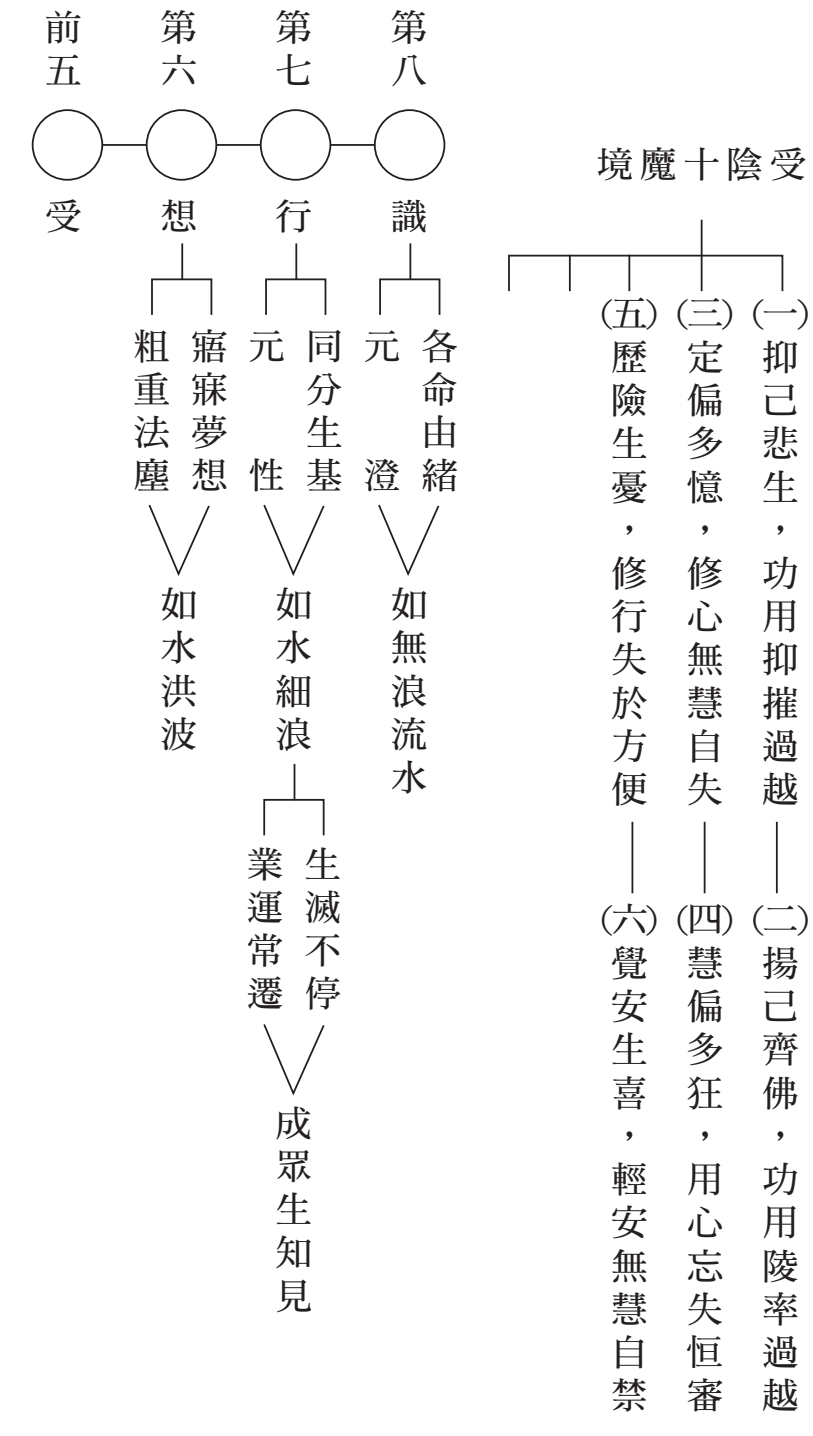
(一)身能出礙，精明流溢前境——(二)內徹拾蟲，精明流溢形體

(三)精魄離合，精魄遞相離合——(四)境變佛現，心魂靈悟所染

(五)空成寶色，抑按功力逾分——(六)暗中見物，心細密澄其見

(七)身同草木，塵併排四大性——(八)偏見無礙，欣厭想久化成

(九)遙見遙聞，迫心逼極飛出——(十)妄見妄說，邪心舍受魑魅


受陰十魔境
(一)抑己悲生，功用抑摧過越
(二)揚己齊佛，功用陵率過越
(三)定偏多憶，修心無慧自失
(四)慧偏多狂，用心忘失恒審
(五)歷險生憂，修行失於方便
(六)覺安生喜，輕安無慧自禁
第八 識 各命由緒 元 澄 如無浪流水
第七 行 同分生基 元 性 如水細浪 生滅不停 業運常遷 成眾生知見
第六 想 寤寐夢想 粗重法塵 如水洪波
前五 受
想破行現
想陰 外境 十種魔擾
行陰 定中所見 十種計度
通常邪見 斷見 常見

聲明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．十八 / 徐醒民講．一
彰化縣花壇鄉 ： 雪明講習堂，2019.09
面 ； 公分
ISBN 978-957-9649-60-5(平裝)
1.密教部
221.94 108014348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八】

講　者：徐醒民居士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住　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電　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住　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電　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公元二〇一九年九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